

阿加莎·克里斯蒂

侦探推理系列

Five Little Pigs

啤酒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平 秦越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10亿册。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部剧本,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献给斯蒂芬·格兰维尔

目　录

引子

卡拉·莱马钱特

赫尔克里·波洛用欣赏的目光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被领进来的这位年轻姑娘。

她的来信并无奇特之处。信中只要求安排会面，至于这个要求的背后还隐藏着些什么，没有任何暗示。信写得简洁明了，语气公事公办。只是从一丝不苟的字体中能看出卡拉·莱马钱特是个年轻姑娘。

现在她本人就站在那里，高个，身材苗条，二十出头的样子。回头率一定很高。穿着入时，衣裙十分合身，昂贵，毛皮大衣相当精美。她的头微微偏向一边，方额头，小巧玲珑的鼻子，坚毅的下巴。她看上去生气蓬勃。首先打动人的是活力而不是她的美貌。

在她进来之前赫尔克里·波洛觉得自己十分衰老——现在他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有了活力——有了希望！

他上前迎她时，发现她深灰色的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自己，认真而审慎。

她坐下来，接过他递上的烟。点燃后她吸了几口，依旧用真诚而若有所思的目光打量着他。

波洛和蔼地问道：

“是啊，得做出决定了，对吗？”

她有些吃惊。“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她的声音很动人，有点沙哑，却十分好听。

“你是在判断我究竟是一个江湖骗子，还是你所需要的人。是吗？”

她微笑着说：

“哦，差不多。不过，波洛先生，你跟我想象中的并不完全一样。”

“我很老，是吗？比您想象的要老吧？”

“噢，也对。”她有点儿犹豫。“你看，我很坦率。我想要——我得要最好的。”

“放心好了，”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就是最好的！”

卡拉说：“你不太谦虚……不过，我却有点相信。”

波洛平静地说：

“你知道，并不是一定得雇身强力壮的。我不需要去弯腰量脚印或者捡烟头或者检查被弄弯的草。我只要坐在椅子上想就足够了。是这里，”他拍拍自己蛋形的脑袋——“这里在起作用！”

“我知道，”卡拉·莱马钱特说，“所以才来找你。我是想要你做件异想天开的事！”

“挺有意思！”波洛说。

他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她。

卡拉·莱马钱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的名字，”她说，“本不叫卡拉，是叫卡罗琳，跟我

母亲的一样。我是以她命名的。"她停顿了一下。"尽管我一直用莱马钱特这个姓——我事实上姓克雷尔。"

赫尔克里·波洛迷惑不解,眉头皱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克雷尔——我似乎记得……"

她说:

"我父亲是一个画家——很有名的画家。有人称他为伟大的画家。我认为毫不过分。"

赫尔克里·波洛说:"艾米亚斯·克雷尔?"

"是的。"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而我母亲卡罗琳·克雷尔却因谋害他而被判刑!"

"啊,"赫尔克里·波洛说,"我现在记起来了——只是不很清楚。那时我在国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十六年了,"姑娘说。

她脸色苍白,两眼闪闪发光。

她说:

"您明白吗?她被判刑……她没有被判绞刑,因为他们觉得具有可以减刑的情节——于是改为终身监禁。但她一年之后就死了。你明白了吗?就这样——结束了——最后……"

波洛平静地说:"你的意思是?"

名叫卡拉·莱马钱特的女孩把双手绞在一起。她有些犹豫,慢慢地说着,却分明在强调着什么。

她说:

"你得准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当时才五岁。太小了,什么也不懂。当然,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记得突然

离开家——被带到乡下。我记得一群猪，还有一位胖胖的农夫的妻子——每个人都很善良——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总是怪怪地看着我——每个人都偷偷地看我。我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孩子们常常有这种本能——不过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接着我上了船——旅途很愉快——航行了许多天后我到了加拿大。西蒙叔叔来接我。我和他还有露易丝婶婶一起住在蒙特利尔。我问起爸爸妈妈，他们说很快就会来的。后来——后来我大概忘了——只知道他们死了，记不清楚是谁跟我说过。因为那时候我不再想他们了。我过得很开心。西蒙叔叔和露易丝婶婶把我当心肝宝贝。我上了学，交了许多朋友，几乎忘了我以前不姓莱马钱特。露易丝婶婶对我说这是我在加拿大的姓，我觉得有道理——只是我在加拿大的姓——但是到后来我忘了我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姓。”

她仰起高傲的下巴说：

“看着我。你会说——难道不会吗？假如你以前认识我：‘这个女孩有什么烦恼呢？’我富有，健康，美貌，完全可以过得很好。二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可我已经开始考虑问题，问及自己的父母，他们是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一定得弄明白——

“果然他们告诉了我真相。是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那时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己支配我的钱了。随后就得到了这封信。是我母亲临死前留给我

的。"

她的脸色变得暗淡，两眼不再闪闪发光，却像是两个黑暗的深潭。她说：

"我这才知道真相。知道母亲被判谋杀罪。简直太可怕了。"

她停了一下。

"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我订婚了。他们说我必须等到二十一岁才能结婚。我知道真相后就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说了。"

波洛受到了震动，他第一次开口问道：

"你的未婚夫怎么看？"

"约翰？他不在意。他说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他跟我只是约翰和卡拉——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

她身子向前倾了一下。

"我们保持着婚约。然而，你知道，这毕竟是有关系的。对我来说有关系。对约翰也一样……倒不是说过去的事情有关系，而是未来。"她握紧双拳。"我们想要孩子。我们都想要。可我们不想让孩子在恐惧中长大。"

波洛说：

"您难道没有想到过其实每一个人的祖先都曾经有过暴力和邪恶的行为吗？"

"你还不明白。诚然如此，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我们却知道。离我们太近了。有时候——我见过约翰那样看着我，飞快地一瞥——犹如闪电。设想一下我们要是结婚了吵起架来——而我见过他用那样的眼神看我——

我会怎么想?"

赫尔克里·波洛问:"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卡拉的声音清晰而坚定:

"被毒死的。"

波洛说:"我明白了。"

一片沉寂。

接着女孩平静地说:

"谢天谢地,你还挺敏感。你知道这有关系——这意味着什么。你别想着用几句安慰的话就草草敷衍了我。"

"我都听懂了,"波洛说。"我只是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卡拉·莱马钱特简洁地回答:

"我要和约翰结婚!我真的想要和他结婚!我至少要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你得使这些成为可能!"

"你是想让我和你的未婚夫谈谈?噢,不,我简直像个白痴!你不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你怎么想的。"

"听着,波洛先生。听清楚了。我要雇你调查一桩谋杀案。"

"你是要——"

"是的,是真的。谋杀案就是谋杀案,管它发生在昨天还是在十六年前。"

"但是小姐——"

"等等,波洛先生。你还没有听完。还有一点很重要。"

"噢?"

“我妈妈是无辜的，”卡拉·莱马钱特说。

赫尔克里·波洛摸了摸鼻子，喃喃地说：

“是吧，那自然——我觉得——”

“我不是感情用事，有她的信为证，是她死前留给我的。说要等到我满二十一岁再给我。她就是因为这个才留下信的——我敢肯定。一切都在信中，她没有杀人——她是无辜的——我应该相信她。”

赫尔克里·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么认真地凝视着他的这张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缓缓地说：

“无论怎样[1]——”

卡拉笑了。

“不，妈妈不是那样的！你觉得这可能是说谎——一个充满感情的谎言？”她热切地向前倾了倾。“听着，波洛先生，有些事情孩子们知道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我母亲——当然很模糊，但我清楚地记得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从不说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如果一件事会有害她总会明白地告诉你。比如说看牙医啦，手指上有刺啦，等等。她天性要说出真相。当时我不太喜欢她（我现在这样认为），却十分信任她。我现在仍然信任她！她如果说没有杀害我父亲那就是没有！她不是那种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还要写下一个庄严的谎言的人。”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几乎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

---

① 原文为法语。

卡拉继续说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我可以和约翰结婚。我自己知道这没什么。可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自然会觉得我母亲是无辜的。波洛先生，这事情得弄清楚。得由你来把它弄清楚！”

赫尔克里·波洛缓缓地答道：

“即使你说的是真的，小姐，十六年已经过去了！”

卡拉·莱马钱特说：“哦，办起来当然会很困难！但是除了你没有人能办到！”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亮。他说：

“你很会说话。”

卡拉说：

“我听说过你，以及你办的案子，还有你办案的方法。你感兴趣的是心理，对吗？心理并不随着时间而流逝。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脚印啦，烟头啦，弄弯的草啦，那些再也找不到了。但你可以翻阅关于此案的所有卷宗，也许可以同当事人谈谈——他们都还活着——然后，像你刚才所说的，你就可以靠在椅子上思考了。你一定能把真相弄个水落石出……”

赫尔克里·波洛站起身来。他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短髭，然后说道：

“小姐，受你之托倍感荣幸。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我答应调查此案。我要调查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弄出真相。”

卡拉站了起来，双眼闪闪发光，却只说出了一个字：

“好。”

赫尔克里·波洛晃了晃食指。

“稍等片刻。我说过我要找出真相。你知道我没有任何偏见。你确信母亲是无辜的,我可不能接受,假若她有罪——那么①,那怎么办呢?”

卡拉有些沮丧。她回答说:

“我是她的女儿。我要的是真相!”

赫尔克里·波洛说:

“那就往前②。不过我得说并不是这样。情况恰恰相反。应该往后③……”

① ② ③ 原文均为法语。

第一部

第一章　被告律师

“我记不记得克雷尔一案?”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问道。“当然记得。记得相当清楚。那个女人很有魅力。不过心理失去了平衡,没有自制力。”

他瞥了一眼波洛。

“你为什么问这个?”

“感兴趣而已。”

“你不太明智,老伙计,”德普利奇说着,露出他那著名的“狼的微笑”,这微笑曾对证人们有无比的震撼力。“我可办得不算成功。我没能替她开脱。”

“我知道。”

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耸耸肩说:

“当然那时的我没有现在经验丰富。不过我认为我当时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不合作,谁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做到了改判为终身监禁。有人请愿。许多夫人、许多母亲联名写信。同情她的人很多。”

他往后靠了靠,舒展一下两条长腿,脸上浮现出法官特有的审视的表情。

“假若她是用枪或用刀杀他的——我可以找出杀人

罪的一切证据。而投毒——这一招不灵，难弄得很，太难弄了。"

"怎么辩护的呢?"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他已经读过卷宗，一清二楚，但他觉得在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面前装糊涂有益无害。

"哦，是自杀。只能这样辩。可是进展不顺利。克雷尔根本不是那种人！我想你没有见过他吧？没有？哦，他生龙活虎，好玩女人，爱喝啤酒——诸如此类的。寻欢作乐，花天酒地。谁也劝说不了陪审团，这样一个人会静静地坐着结果自己的生命，完全不配合。一开始我就担心会败诉。而她不肯替自己开脱！我明白一开庭我们就会败下阵来。她根本不会争辩。事情就是这样——你说当事人无罪，而陪审团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波洛说：

"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不配合就没有办法了?"

"完全正确，老朋友。我们又不是魔术师。辩护是否成功一半取决于被告给陪审团留下的印象。我不止一次见过陪审团的裁决与法官的结论完全相反。'某某犯罪了，'——就是这样。或者'他从未做过那种事——别给我说这些!'卡罗琳·克雷尔甚至连试都没试过去争辩。"

"为什么?"

蒙塔古爵士耸耸肩。

"别问我。当然，她爱那家伙。当她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就完全崩溃了。鬼才相信她会从惊吓

中清醒过来。”

“如此说来，你认为她有罪？”

德普利奇爵士吃了一惊。他答道：

“哦——噢，我想当时我们觉得这理所当然。”

“她对你承认过她有罪吗？”

德普利奇爵士十分震惊。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你知道我们自有规矩。无辜往往是——哦——假定的。你如此感兴趣的话不去找我老梅休就太可惜了。梅休父子就是聘请我的律师。老梅休比我知道得更详细。可是——他已经死了。他儿子还在，不过当时还是个孩子。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明白。你还记得这样清楚，我实在太幸运了。记性真不错。”

德普利奇很高兴。他喃喃地说：

“哦，重要的事总是难忘的。尤其是重罪。而且克雷尔一案在媒体中报道很多。很多花边新闻。涉及此案的女孩相当动人。挺老练的，我认为。”

“也许我太顽固，你得原谅我。”波洛说，“我还想再重复一遍，你毫不怀疑卡罗琳·克雷尔有罪？”

德普利奇爵士耸耸肩。他说：

“坦率地说——我觉得没什么好怀疑的。对啦，她有理由这么做。”

“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吗？”

“糟透了。首先是作案动机。她和克雷尔多年来都吵个不停——无休无止。他不是与这个便是与那个女人

有瓜葛,制止不了。他就是那种人。总的来说她一直都够忍耐的啦。因为他的天性——他是个一流的画家,你知道。他的作品售价惊人——相当惊人。我本人并不喜欢那种风格,觉得难看得很——事实上却很棒,毫无疑问。

"啊,我说过,他老是因为女人惹麻烦。克雷尔夫人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羔羊,自然吵个不停。最终他总是回到她身边。他的那些桃色事件便都成为过眼烟云。最后这一次却不同,女孩相当年轻,才二十岁。

"那个女孩叫埃尔莎·格里尔。是约克郡某个工场主的女儿。既富有又倔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想要的就是艾米亚斯·克雷尔。她让他给自己画像——他一般不给社会名流画肖像,像'身穿缎子服、佩带珠宝首饰的布林克蒂夫人'之类的,但他画人体像。我不知道大多数女人是不是不愿意让他画像——他一个也不放过!他却给这位姓格里尔的女孩画像,最后完完全全地爱上她了。要知道他快四十岁了,结婚已经许多年。他傻得邪乎,居然跟个冒失姑娘好上啦,就是这位埃尔莎·格里尔。他对她着了迷,想要与妻子离婚,然后娶埃尔莎。

"卡罗琳·克雷尔无法忍受。她威胁他。有两个人听见她说若不放弃那个小丫头她就杀了他。她可不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发生的前一天,他们在一个邻居家喝茶。那个邻居在实验室弄药草,自己制药。他申请专利的药品中有一种毒芹碱——有斑毒芹。他在谈话间提及了这种药及其毒性。

“第二天他发现药瓶空了一半，他被吓坏了。他们在克雷尔夫人房间里发现了几乎已经空了的瓶子，藏在抽屉底下。”

赫尔克里·波洛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说：

“也许是别人放在那儿的。”

“哦，不！她向警察承认是自己拿的。当然很不明智，可当时没有律师给她出主意。一被问及她就坦率地承认是自己拿的。”

“她为什么要拿呢？”

“她说她是想要自杀。她没法解释为什么空了——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上面只有她的指纹。这一点糟透了。你知道，她同意艾米亚斯·克雷尔是自杀的说法。但如果是他从她藏在屋里的瓶子里取走了毒芹，瓶子上就会既留下她的也会有他的指纹。”

“药是下在啤酒里的，是吗？”

“是的。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酒送到他在花园画画的地方。她倒了酒端给他，看着他喝下去。大家都吃饭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他常常不去吃饭。后来她和家庭女教师发现他已经死在那里了。她说她给他的啤酒没有问题。我们论辩的是他突然很苦恼，十分后悔，于是自己偷偷喝了毒药。纯粹是瞎扯——他根本不是那种人！关于指纹的证据是致命的。”

“他们在酒瓶上发现了她的指纹？”

“没有——他们只发现了他的——而且是伪造的。要知道当家庭教师去叫医生的时候，她单独留在尸体旁

边。她很可能擦拭了酒瓶和酒杯,然后把他的手指摁在上面。你知道她想装做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的样子。唔,这没有用。原告律师老鲁道夫就此挖苦了一番——在法庭上演示得十分清楚,用这种方式谁都抓不住酒瓶!我们自然竭力证明他能够——他快要死的时候手可能会扭曲——但是我们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

赫尔克里·波洛回答说:

"毒芹碱肯定是在她送酒到花园之前下的。"

"酒瓶里根本没有毒芹碱。只有酒杯里有。"

他停顿了一下,他的宽阔而英俊的脸突然变色了——他飞快地转过头去。"喂,"他问道,"那么,波洛,你想说明什么?"

波洛回答说:

"假设卡罗琳·克雷尔无罪,毒芹碱怎么会到啤酒里去呢?你辩护说当时艾米亚斯·克雷尔是自己下的药。但是你告诉过我,几乎完全不可能——我个人赞成你的观点。他不是那种人。那么,卡罗琳·克雷尔假若没有这么做的话,有另外一个人做了。"

德普利奇连忙反驳:

"哦,乱弹琴,伙计,没有用的。都过去多少年了。当然是她干的。如果你当时在场只要看见她了就会清楚。她满脸上都写着!我甚至想判罪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毫不畏惧。一点也不紧张。只想审判早一点结束。一个勇敢的女人,真的……"

"然而,"赫尔克里·波洛说,"她临死前留下一封给

女儿的信，信中她严正地发誓她是无辜的。”

“我敢说她会的。”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回答。“处在她的位置你我都会这么做的。”

“她女儿说她不是那种人。”

“她女儿说的——啊！她知道什么？亲爱的波洛，当时那孩子不过是个小孩子。她四岁还是五岁？他们给她改了名字送出国到某位亲戚家去了。她能知道或者记得什么呢？”

“有时候孩子们对人很了解。”

“也许是。在此案中却不成立。这姑娘自然要相信自己的母亲没有犯罪。让她相信好了。没什么坏处。”

“不幸的是她要的是事实。”

“证明卡罗琳·克雷尔没有杀害丈夫？”

“是的。”

“那，”德普利奇回答，“她得不到。”

“你认为得不到？”

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的同伴。

“我一直觉得你很诚实，波洛。你在干什么？玩弄一个小姑娘的感情来赚钱？”

“你不了解这个女孩。她不寻常，很有魅力。”

“对，我应该能想象得出卡罗琳·克雷尔和艾米亚斯·克雷尔夫妇所生的女儿会是那样的。她想要怎样？”

“她想要事实。”

“哦——恐怕她会发现事实不尽如人意。老实说，波

洛,我觉得毫无可疑之处。她是凶手。”

“你会体谅我的,朋友,可我得弄明白。”

“是吗,我不知道你还能做些什么。你可以读一下关于本案的报道。汉弗莱·鲁道夫是法官。他去世啦。让我想想,他的副手是谁?我猜是年轻的福格。对,是福格。你可以和他聊聊。还有当事人。别以为他们会高兴你插手此事翻旧账,不过我敢肯定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你这个能说会道的魔鬼。”

“对,找当事人。非常重要。兴许你还记得他们都是谁吧?”

德普利奇想了一下。

“让我想想——那是很久以前了。说来只有五个人真正涉及此案——我没把仆人算在里面——几个上了年纪的忠心耿耿的老家伙,简直吓坏了——他们一无所知,怀疑不上他们。”

“你说有五个人,请你介绍一下。”

“哦,一个叫菲利普·布莱克。是克雷尔最要好的朋友,从小就认识。当时他一直在屋里。他还健在。我常在高尔夫球场上见到他。他住在圣乔治山,是证券经纪人。生意场上他总能技高一筹,事业成功,开始发胖了。”

“好。那下一个呢?”

“还有布莱克的哥哥。他是个乡绅,总呆在家里。”

波洛脑海中闪过一首儿歌。他努力地不去想它,命令自己一定不要老想着。最近这首儿歌时时萦绕着他。可是无论怎么压制,那旋律仍然挥之不散。

这头小猪进市场，这头小猪呆在家……

他喃喃地说着：

“他呆在家——是吗？”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弄药草的人——算是药剂师吧。那是他的兴趣之所在。他叫什么来着？名字文绉绉的——想起来了。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布莱克。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还有谁？”

“还有谁？哦，还有罪魁祸首。那个女孩子。埃尔莎·格里尔。”

“这头小猪吃烤肉，”波洛自言自语。

德普利奇瞪着他。

“他们当然喂过她牛肉，”他说。“她一不做二不休。之后她嫁过三个丈夫，频繁出入离婚法庭。每回离婚她都是为了找个更好的。迪蒂斯汉姆夫人——这是她现在的名字。翻开任何一本《闲话者报》你都会发现她的大名。”

“另外两个呢？”

“还有家庭教师。记不清她的名字了。她十分善良，值得尊敬。姓汤姆逊、琼斯之类的。此外是那个孩子。卡罗琳·克雷尔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可能当时十五岁左右。她挺出名，挖掘文物，研究历史。沃伦，是姓沃伦，安吉拉·沃伦。如今她相当厉害。有一天我还见过她。”

“那么，她是否就是那头嗷嗷叫的小猪？”

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他

愣愣地说：

“她有终生遗憾的地方！你知道，她破相了。一边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她——噢，肯定会有人告诉你一切的。”

波洛站起身来说：

“非常感谢。你真是太好了。要是克雷尔夫人没有杀她的丈夫——”

德普利奇打断了他：

“可她杀了，老伙计，她是凶手。相信我。”

波洛不顾被打断，继续说道：

“看来这五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凶手，这个假设成立。”

“也许其中有一个是凶手，”德普利奇半信半疑地回答。“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毫无道理呀！事实上我敢肯定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行凶。别傻啦，老伙计！”

然而赫尔克里·波洛只是微笑着摇摇头。

第二章　原告律师

"的确有罪。"福格先生斩钉截铁地说。

赫尔克里·波洛盯着这位律师轮廓分明的尖下巴。

皇家法律顾问昆廷·福格和蒙塔古·德普利奇截然不同。德普利奇有魅力,有些专横霸道。他的态度变化迅速而富有戏剧性,能获得很好的效果。前一分钟还英俊,有涵养,有魅力——转眼就像变魔术似的,龇牙咧嘴,冷嘲热讽——咄咄逼人。

昆廷·福格瘦小而苍白,说不上有什么个性。他平静地发问,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十分固执。如果说德普利奇像一把短剑,福格则像一个锥子。他令人乏味,从未名声赫赫,却是公认的一流的律师。打官司他总能胜诉。

赫尔克里·波洛盯着他,若有所思。

"你就是这样认为的吗?"他说。

福格点点头,说:

"你要是在被告席上看见她就好了。老汉皮·鲁道夫(他主办此案)简直是很轻易地驳倒了她。很轻易!"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出乎意料地说:

"总的来说,要知道,也不太好。"

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好像没太听懂你的话。"

福格细细的眉头紧皱，左手不停地摸着刮得干干净净的上唇。他说：

“怎么说呢？这种说法很有英国色彩。‘枪打停落的鸟’是最恰如其分的。你明白吗？”

“的确很有英国色彩，不过我像是明白了。刑事法庭同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或是在猎场上一样，英国人喜欢让猎物有逃命的机会。”

“完全正确。不过，在这桩案子中，被告没有机会。汉弗莱·鲁道夫对她为所欲为。一开始是德普利奇发问。她站在那儿——就像第一次参加晚会的小姑娘，用背得烂熟的话来回答德普利奇的问题，温顺，对答如流——却毫无说服力！她仅仅是把别人教她的话重复一遍。不能怪德普利奇 那个老浑蛋演得好极啦——不管怎么说戏得两人演，一个人演不了。她不会配合。效果糟透了。接着老汉皮登台了。你大概见过他了吧？他按捺不住，撩起袍子，晃动着腿——然后连珠炮似地发问了！

“我说过，他很轻易地驳倒了她！声东击西——她每次都落入陷阱。他使她承认自己的话很荒谬，使她自相矛盾，她越陷越深。最后他用惯用的伎俩结束发问，咄咄逼人——很有说服力：‘克雷尔夫人，我认为你说得不对，你偷毒芹碱目的不在于自杀。我建议你说其目的是为了毒死就要离开你跟另一个女人走的丈夫，你是蓄意谋杀他的。’她看着他——那样美丽——仪态万方，弱不禁风——她说：‘哦，不是的——不是的，我没有。’那是你所

能听见的最简洁的话——也是最没有说服力的话。我看见可怜的德普利奇在座位上局促不安。他知道一切全完了。”

福格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然而——我不太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这样做却是最明智的！迎合了侠义心肠——那种奇怪的与血淋淋的狩猎场面相关联的侠义心肠，让外国人把我们称为傻瓜蛋！陪审团——以及整个法庭都认为——她没有得到机会。她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和老汉皮那样老奸巨滑的浑蛋比起来她当然不是对手。那句轻飘飘的没有说服力的话：‘哦，不是的——不是的，我没有。’叫人怜悯，仅仅叫人怜悯。她完了！

“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她最明智之举。陪审团退庭了半个小时。他们判定：有罪，建议从轻发落。

“事实上，你知道，她同涉及此案的另一个女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小丫头。从一开始陪审团就一点也不同情她。她一直面不改色。她非常漂亮，老练而时髦。对于法庭中的女士们来说，她代表着一类人——破坏家庭的人。有这种狐狸精便家无宁日。这种女孩有很强的性感，蔑视太太母亲们的合法权益。我得说，她并不袒护自己，很诚实，诚实得叫人佩服。她爱上了艾米亚斯·克雷尔；他也爱上了她。她毫无顾忌想要把他从妻子孩子身边带走。

“我有些佩服她。她有勇气。德普利奇紧锣密鼓地盘问，她从容应战。而全庭的人都不喜欢她。法官也不

例外。法官是老阿维斯。自己年轻时也很放荡——穿上制服却成为道德的化身。他作总结说卡罗琳·克雷尔是有罪的,但语气十分平和。他无法否认事实,却分明在强烈暗示请求宽恕之类的理由。”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他不同意自杀一说?”

福格摇摇头说:

“那个从来都站不住脚。不过,我不是说德普利奇没有竭尽全力。他干得漂亮极了。他描述了一个豪爽、爱玩、神经质的人,突然对一个可爱的姑娘产生了激情,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却又不能自拔。接着他退缩了,讨厌自己,因为自己这样对待妻女而后悔万分,突然决定要结束这一切!这是高尚的解决办法。表演得动人极了,德普利奇的声音催人泪下。当时这个可怜的家伙充满了激情。效果好极了。只不过——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魔法被打破了,你却没法把那个神秘的角色和艾米亚斯·克雷尔等同。谁都太了解克雷尔啦。他根本不是那种人。而德普利奇没有证据。我得说克雷尔几乎没有起码的良知。他是一个放荡不羁、自私自利、好脾气的快活的自我主义者。他要是有什么道德标准的话也全都用在绘画上了。我深信,他不曾画过一张草率的糟糕的画——不管价格多么优厚。但除此之外,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热爱生活的人——他对生活很有激情。自杀?他绝对不会!”

“也许不会,假若要是辩论的角度选择得更好呢?”

福格耸了耸肩。他说：

“还能辩什么呢？又不能坐下来乞求陪审团，没什么好辩的——原告证明案件对被告不利。证据太充足了。她碰过药——事实上她承认拿过。既有手段，又有动机和机会——一切具备。”

“有没有人试图说明这些都是人为制造的假相？”

福格坚决地说：

“她几乎都承认了。而且，不管怎样都太牵强了。你大概是暗示别人杀了他，伪装成是她杀的吧。”

“你觉得根本就不成立？”

福格缓缓地回答：

“恐怕是的。你在暗示有个神秘的X。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波洛说：

“很明显是在亲近的人当中。涉及此案的有五位，是吗？”

“五位？让我想想。首先是鼓捣药草的老傻瓜。这嗜好太危险——人却和善，性格不太鲜明。别把他当成那个神秘的X。接着是那个女孩——要杀人她会杀卡罗琳而不是艾米亚斯。然后就是证券经纪人——克雷尔最要好的朋友。在侦探小说中随处可见你说的那种场面，现实生活中我却不相信会发生。别人没有了——噢，对了，那个小妹妹，不过一般谁也不会怀疑她。四个了。”

赫尔克里·波洛说：

“你忘记算上家庭教师了。”

“对了。倒霉的人，家庭教师，总是被人遗忘。不过我还有点记得她。她是个中年人，相貌平平，很有能力。也许心理学家会说她对克雷尔有一种罪恶的激情，于是她把他给杀了。压抑的老处女！不对——我没法相信。虽然我记得不很清楚，她却根本不是那种神经质的人。”

“时间过了好久了。”

“大概十五六年了。对了，有那么长。别指望我能记得那么清楚。”

赫尔克里·波洛说：

”恰恰相反，你的记性相当惊人，让我大吃一惊。你明白，是吗？你谈起这些的时候仿佛眼前展现着一幅画面。”

福格缓缓地回答：

“你说得对——我真的看见了——相当清楚。”

波洛说：

“朋友，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我很感兴趣。”

“为什么？”福格思索片刻。他瘦削而智慧的脸有些兴奋——他显然也很感兴趣。“是啊，为什么呢？”

波洛问道：

“你清楚地看见谁了呢？是证人？是律师？是法官？还是被告？”

福格静静地回答说：

“就是她，当然是！你提醒了我。我应该是常常见到她的……有意思，罗曼蒂克。她具有浪漫气息。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很漂亮……她不很年轻了——看上去很疲

倦——眼圈发黑。但一切都以她为中心展开。她是兴趣的焦点——也是戏剧的中心。然而，一半的时间里她却显得心不在焉。她的心飞向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只剩下躯体，沉静而有礼貌，嘴唇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要知道她显得朦朦胧胧。尽管如此，她却比另外一个更有生气——那个女孩身材苗条，脸蛋标致，富有青春活力。我羡慕埃尔莎·格里尔，因为她有勇气，会辩论，敢于迎接挑战，从不退缩！我崇拜卡罗琳·克雷尔是因为她退到朦朦胧胧的个人世界里去了。她从来没有被打败，因为她从未交锋过。”

停顿片刻后，他说：

“我只确信一件事。她爱她杀死的那个人。她如此爱他以至于几乎与他一同死去了……”

皇家法律顾问昆廷·福格先生停下来擦了擦眼睛。

“天啊，”他说，“我这么说似乎很奇怪！你知道我当时还年轻，还是个有抱负的小伙子。这些事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我还是相信卡罗琳·克雷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永远忘不了她。是的——我永远忘不了她……”

第三章　年轻的律师

乔治·梅休谨慎而优柔寡断。

他当然记得这个案件，但不太清楚了。案件是由他父亲负责的——他当时只有十九岁。

是的，这个案件相当轰动。因为克雷尔先生太有名了。他的画画得很好——好极了。有两幅陈列在泰特美术馆里。这倒不能说明一切。

他希望波洛原谅他，但他不明白波洛为什么对此案如此感兴趣。哦，原来是因为那个孩子！真的？是吗？在加拿大？他一直听说是在新西兰。

乔治·梅休不再板着面孔。他变得和蔼起来。

这件事对女孩的一生影响当然会很大。他对她深感同情。知道真相对她有好处。尽管如此，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她想有所了解？哦，要了解什么呢？案件记录当然会有。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他觉得克雷尔夫人有罪一说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她这么做有一定的原因。这些艺术家——太难相处了。他知道，总有些女人与克雷尔先生有瓜葛。

而她本人也许占有欲太强，无法接受现实。倘若是现在，她和他离婚不就得了。他谨慎地又加上一句：

“让我想想看——啊——是迪蒂斯汉姆夫人，她应该就是案中的女孩。”

波洛说肯定没错。

“报纸上常常提起这件事，”梅休说，“她老是出现在离婚法庭。她很有钱，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在嫁给迪蒂斯汉姆之前她曾和一位探险家结过婚。她不时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我觉得她臭名远扬。”

“或者是个英雄崇拜者，”波洛提示说。

这种想法让乔治·梅休很不自在。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那，也许是吧——噢，我想肯定是的。”

他脑海里似乎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

波洛问：

“贵事务所为克雷尔夫人服务有很多年了吧？”

乔治·梅休摇着头说：

“恰恰相反。克雷尔家是乔纳森与乔纳森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然而，当时乔纳森先生觉得不能胜任为克雷尔夫人办理这件事，于是他和我们商量——让我父亲接手此案。我觉得，波洛先生，你要是见见乔纳森先生收获一定会很大。他已经退休——年逾七十——但他对克雷尔家族了如指掌，他能告诉你的比我多得多。真的，事实上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甚至不记得是否出庭了。”

波洛站起身来；乔治·梅休也起身，又补充道：

“你也可以和我们的书记员埃德蒙兹谈谈。他当时

就在事务所任职，对此案有浓厚的兴趣。”

埃德蒙兹说话慢吞吞的。他眼里闪着法律工作者特有的谨慎。他上下打量了波洛一番才开门说道：

“啊，我对克雷尔一案有印象。”

他又强调说：“真丢人现眼。”

他机敏的目光颇为赞许地投向波洛，他说：

“过了许多年了，怎么又提起它来？”

“法庭定案也不见得就万事大吉了。”

埃德蒙兹缓缓地点了点他的大脑袋。

“我不想说你无权过问此事。”

赫尔克里·波洛答道：“克雷尔夫人有个女儿。”

“啊，我记得是有个孩子。被送到国外某个亲戚家去了吧？”

波洛答道：

“那个女儿坚信母亲是无辜的。”

埃德蒙兹先生浓黑的眉毛竖了起来。

“那自然啦。”

波洛问道：

“你能为我提供一点证据吗？”

埃德蒙兹陷入沉思，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有证据。我崇拜克雷尔夫人。不管她干了些什么，她都是个淑女！不像另外那个女人，十足的荡妇。胆大包天！无耻的烂货——就是这样的——她还招摇过市！克雷尔夫人很有涵养。”

“尽管如此却还是杀人犯，是吗？”

埃德蒙兹皱着眉头。他用异乎寻常的流利的语调说：

“我过去曾日复一日地这样问自己。她站在被告席上如此平静，如此安详。‘我无法相信。’我常自言自语。波洛先生，你如果听明白了我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了。‘毒芹碱不是无缘无故跑进克雷尔先生的啤酒里的，有人投毒，要不是克雷尔夫人放的，那又会是谁干的呢？’”

“这是个问题，”波洛答道，“是谁干的呢？”

那双机敏的眼睛又在他脸上搜寻着。

“你自己怎么看呢？”

沉默半晌，书记员才回答。他说：

“没有别的可能。”

波洛问道：

“开庭期间你出庭了吗？”

“每天都在。”

“你听到证人的证词了吗？”

“听见了。”

“他们的证词中有让你听上去觉得怪异或者不真实的吗？”

埃德蒙兹果断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有人说谎吗？是否有人有理由希望克雷尔先生死去？请原谅，波洛先生，我觉得很荒谬。”

“至少考虑考虑，”波洛连忙说道。

他注视着那张精干的脸和那双迷茫的眼睛。埃德蒙兹缓缓地，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

“那个格里尔小姐，”他说，“是够坏的，而且报复心很强！她的确说了不少过头的话，可是她要的是活生生的克雷尔先生。死了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她希望克雷尔夫人上绞刑架——但那是因为死神把心爱的人从她身边夺走了。她恰似一只关在笼中的母老虎！然而，我方才说过，她要的是活着的克雷尔先生。菲利普·布莱克先生也与克雷尔夫人作对。他有偏见，处处把矛头指向她。可我得说他是诚实而有良知的，曾经是克雷尔先生的密友。他的哥哥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作为证人算是糟透了——含糊其词，犹豫不决——对自己的回答从来都不太肯定。这种证人我见过不少。他们说的都是实情，却像一直在说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口。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尽可能不多说一句话。这么一来律师能问出这么多已经不错啦。这些过惯了安静日子的绅士们很容易发窘。而那位家庭教师则竭力地反对他们。没有一句废话，回答得简明扼要。听着她的话，很难弄清她站在哪一边。很有头脑。”他停顿了一下，“可她只是家庭教师，却了解得那么多，我禁不住有些疑惑。”

“对，我也禁不住有些疑惑，”赫尔克里·波洛答道。

他用锐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艾尔弗雷德·埃德蒙兹精明的布满皱纹的脸，上面没有任何表情。而赫尔克里·波洛忍不住要想他是否在暗示什么。

第四章　老律师

凯莱布·乔纳森先生住在埃塞克斯郡。交换了几封正式信件之后，波洛收到了一份请柬，郑重地邀请他前去，并提供食宿。这个老绅士的确是个人物。刚刚和枯燥乏味的年轻人乔治·梅休打完交道，波洛觉得乔纳森先生像自家酿制的葡萄酒那样耐人寻味。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切入正题。直到深夜，品着一杯酿制已久、醇香扑鼻的白兰地，乔纳森先生才真正变得和颜悦色起来。按照东方的习惯，他十分欣赏赫尔克里·波洛的彬彬有礼，并没有拼命地追问自己。这时，他自己兴致来了，倒是很乐意详细谈谈克雷尔家族的事。

"我们公司，当然啰，熟识一代又一代的克雷尔家族。我认识艾米亚斯·克雷尔和他父亲理查德·克雷尔，我还记得伊诺克·克雷尔——他的祖父。他们都是乡绅，想得更多的是马而不是人。他们直来直去，像女人一样，没什么思想。他们不相信什么思想。而理查德·克雷尔的妻子却是满脑子的思想——比理智还要多出几分。她喜欢诗和音乐——竖琴弹得好，你知道吗？她身材很好，坐在沙发上显得楚楚动人。她十分推崇金斯利。这就是为什么她给儿子取名艾米亚斯的缘故。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名字嗤之以鼻——但他屈服了。

“艾米亚斯·克雷尔继承了父母的双重优点。从弱不禁风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艺术天分，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强健的体魄和无情的自我主义。克雷尔家人毫无例外，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从来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老人用手指轻轻地拍着椅子的扶手，机敏的眼睛扫视了一下波洛。

“我要是说错了请指出来，波洛先生，不过你像是对性格感兴趣？”

波洛回答道：

“我对所有案件最感兴趣之处就在于此。”

“想象得出来。揭开犯人的内心世界。多有意思。要花多大的气力呵。当然啰，我们公司从未经手过刑事诉讼。即便有兴趣承担，我们也无法胜任替克雷尔夫人辩护，梅休事务所却很适合。他们聘请德普利奇做辩护律师——可不太明智——况且，费用很高，不过当然啰，他很有表演才能！他们没料到的是卡罗琳无法胜任为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会演戏。”

“她是什么样的人？”波洛问道，“我很想知道。”

“对，对——是啊。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这的确是问题的关键。她还没结婚时我就认识她了。叫卡罗琳·斯波尔丁。她情绪不稳，老不开心，却很有朝气。母亲很年轻时就孀居了，卡罗琳十分爱她。后来母亲再嫁——又有了个孩子。是呀——是呀，她很沮丧，很伤心。孩子们十多岁时就是嫉妒心强。”

“她很嫉妒？”

“非常嫉妒。以至于发生了不可挽回的事。可怜的孩子，事后她无法原谅自己。可你知道，波洛先生，有些事情无法避免，刹不住闸。这跟——这跟青春期的躁动有关。”

波洛问：

“出了什么事？”

“她把镇纸扔向襁褓之中的婴儿。那孩子瞎了一只眼睛，并且永远地破相了。”

乔纳森先生叹了口气说：

“你想象得出来在法庭上只要稍稍问起这件事就能产生什么效果。”

他摇了摇头说：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卡罗琳·克雷尔性情暴烈。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的。”

稍作停顿他接着说：

“卡罗琳·斯波尔丁常常呆在奥尔德伯里。她喜欢骑马，也骑得很好。深得理查德·克雷尔的欢心。她乖巧而温柔地服侍克雷尔夫人——也赢得她的宠爱。这姑娘在家里不开心，到了奥尔德伯里可不这样。艾米亚斯的妹妹戴安娜·克雷尔和她成为好朋友。邻近的庄园主的儿子菲利普和梅雷迪思·布莱克也常来奥尔德伯里作客。菲利普从小就是个讨厌的一心想弄钱的家伙。我得承认我一直不喜欢他。但据说他善言辞，对朋友忠贞不贰。梅雷迪思婆婆妈妈的，显得矫揉造作，喜欢动物，捉

蝴蝶啦、观察鸟兽之类的。如今这被称作博物研究。呵，哎呀——这些年轻人都叫父母失望。他们中没有一个子承父业，像什么打猎呀，射击呀，钓鱼呀等等。梅雷迪思宁愿观察鸟兽而不愿猎取它们；菲利普压根不愿呆在乡下，他进城做了赚钱的买卖。戴安娜嫁的人不是绅士——是个打仗时的临时军官。而艾米亚斯，健壮、英俊、生龙活虎的艾米亚斯，干什么营生不好，偏偏渐渐成了个画家。我猜理査德·克雷尔是惊愕而死的。

“后来艾米亚斯娶了卡罗琳·斯波尔丁。他们常常打打闹闹，但还算得上是恩爱夫妻。他们彼此都有些着魔，彼此都爱着对方。可艾米亚斯跟所有克雷尔家的人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他爱卡罗琳，但从来不顾她怎么想。他随心所欲。依我看他很爱卡罗琳——但将她远远排在他的艺术之后。艺术第一。任何女人都取代不了艺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常和女人有来往——她们刺激他的灵感——可他玩腻了就把她们抛弃掉。他既不缠绵又不浪漫。他也称不上完全的享乐主义者。他在乎的惟一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因为她了解这一点所以她一再忍耐。要知道他是个很不错的画家。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十分敬重他。他常常在外面有艳遇最后又回到家中——总是有一幅新作作为见证。

“要是没有埃尔莎·格里尔，事情也许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埃尔莎·格里尔——”

乔纳森先生摇着头。

波洛问：“埃尔莎·格里尔怎么啦？”

乔纳森先生的话出乎意料：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波洛问：

“你就是这样评价她的？”

乔纳森说：

“也许因为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觉得年轻人没有城府，有时把我感动得落泪。年轻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荡不羁——如此自以为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费苦心。”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旁边。他取下一本书，翻开朗诵起来：

> 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的，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那么明天我会叫一个人到你的地方来，请你叫他带一个信给我，告诉我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1]

“用朱丽叶的话来说，爱和青春是不能分开的。敢于表白，毫不掩饰，没有所谓的少女的矜持。这就是青春的勇气，一往无前和不羁的力量。莎士比亚深深地懂得什么是青春。朱丽叶选择了罗密欧。苔丝狄蒙娜选择了奥

---

① 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全集》之八，P. 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瑟罗。年轻人毫不怀疑，无所畏惧，也没有傲气。”

波洛若有所思地问道：

“这么一来你是觉得埃尔莎·格里尔是代表着朱丽叶的精神？”

“对。她是幸运的宠儿——年轻、可爱而富有。她找到了她爱的人并要得到他——不是年轻的罗密欧，而是一个已婚的中年画家。埃尔莎·格里尔没有道德准则来约束她，她有的是很现代的信条，‘想要什么就得到它——生命只有一次！’”

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又用手轻轻拍打着扶手。

“一个占有欲很强的朱丽叶。年轻、心狠，却惊人的脆弱！孤注一掷。她似乎赢了……然后——到最后关头——死神悄然而至——活泼、奔放、快乐的埃尔莎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留下的是个报仇心切、冷漠而残忍的女人，对制造这种后果的女人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

他话锋一转：

“你看，你看。请原谅我都沉湎于这桩颇有戏剧性的事件中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生活的看法相当单纯，我觉得，这性格不太叫人感兴趣。白玫瑰般的青春，苍白，热情洋溢，等等。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呢？只是一个平庸的年轻姑娘在寻求一个值得崇拜的英雄。”

波洛问道：

“艾米亚斯要不是一个著名画家的话——”

乔纳森立即表示同意。他说：

“说得对，说得对。你真是一针见血。世上埃尔莎之

类的女孩都是英雄崇拜者。男人一定得有所作为,得名声显赫……而卡罗琳·克雷尔哪怕从一个银行或保险公司职员身上都能看见不凡的品质！卡罗琳爱的是艾米亚斯·克雷尔本人,而不是画家艾米亚斯·克雷尔。卡罗琳没有那么单纯——埃尔莎·格里尔却是。”

他补充道：

“可她又年轻又漂亮,我心中对她充满了同情。”

上床休息时赫尔克里·波洛仍在沉思。他被性格问题迷住了。

在书记员埃德蒙兹眼中,埃尔莎·格里尔是个十足的荡妇。

乔纳森老先生却认为她是不朽的朱丽叶。

而卡罗琳·克雷尔呢?

每个人对她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蒙塔古·德普利奇鄙视她,说她是失败主义者——是个逃兵。年轻的福格说她是浪漫的象征。埃德蒙兹眼中的她只是个“淑女”。乔纳森先生则说她情绪不稳,常常大发雷霆。

而他自己,赫尔克里·波洛会怎样看待这个女人呢?他若见过她,又会留下什么印象呢?

他觉得,一旦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就会成功。

迄今为止他拜访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怀疑卡罗琳不是凶手,无论在他们眼中她是怎样一个人。

第五章　警监

前任警监黑尔沉思地抽着烟斗。

他说道：

“你有些异想天开，波洛先生。”

“也许是有些不寻常，”波洛小心地附和道。

“要知道，”黑尔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赫尔克里·波洛感到黑尔有些不悦。他委婉地说：

“当然，时间太长也增加了难度。”

“翻陈年老账，”对方沉吟道，“要是有的放矢还行，而……”

“是有的放矢。”

“目标是什么呢？”

“追求真理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就是这样的。而且别忘了那位年轻的小姐。”

黑尔点点头。

“对，从她这方面看是的。可是——请原谅，波洛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你完全可以编个故事给她听。”

波洛答道：

“你不了解这位小姐。”

“噢，是吗——你可够老练的呀！”

波洛挺得笔直，他说：

“我也许，我亲爱的[1]，是个十足的骗子，说起谎来绘声绘色——你似乎就是这么想的。但我觉得这是不义之举。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对不起，波洛先生。我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的感情。但怎么说呢，这样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哦，真的，是吗？”

黑尔缓缓地说：

“对于一个就要出嫁的快活而单纯的女孩来说，发现母亲原来是个杀人犯未免太不幸了。我若是你我会去告诉她，事实上是自杀。告诉她都怪德普利奇没打好官司。说你对克雷尔自己服毒身亡毫不怀疑！”

“可我心中充满了怀疑！我丝毫都不相信克雷尔会自己服毒。你自己认为这合乎情理吗？”

黑尔慢慢地摇了摇头。

“是吧？不，我得说实话——站不住脚——或者说这个故事不太可信。”

黑尔转过来盯着波洛。他宽阔的红脸膛变得更红了，甚至也显得更宽阔了。他说：

“你说要弄清实情。我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们都认为克雷尔之案早已弄得水落石出。”

波洛立即回答道：

“你的话很有意义。我知道你是个诚实而有能力的

① 原文为法语。

人。请你告诉我,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克雷尔夫人真的有罪吗?"

警监的话斩钉截铁:

"从来没有,波洛先生。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地说明是她干的,我们找到的每个事实都证明了这个观点。"

"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说明她有罪的证据吗?"

"能。收到你的信后我查了一下。"他拿起一个小笔记本,"我把一些重要的事实大致列了出来。"

"谢谢你,朋友。我洗耳恭听。"

黑尔清了清嗓子。他的语气有点像在作报告。

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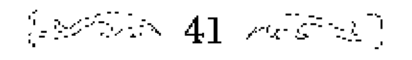
"九月十八日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警督康韦接到安德鲁·福塞特医生的电话。福塞特医生报告说奥尔德伯里的艾米亚斯·克雷尔先生暴卒,根据死亡迹象以及在庄园做客的一位布莱克先生的陈述,他觉得这件事得由警察出面处理。

"康韦警督在警官和法医的陪同下迅速赶到了奥尔德伯里。等候在那里的福塞特医生把他们带到了保存完好的现场。

"克雷尔先生一直在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里画画,这花园被称为巴特利[1]花园,得名原因是它俯瞰大海,雉堞墙上点缀着微型的大炮。从花园到房子的路步行需要四分

---

① 意为"排炮"。



钟，克雷尔先生没有回到房子里用午餐，他想要得到阳光照在石头上的某种特定的效果——稍晚一些就不行了。于是，他就一个人留在巴特利花园里继续作画。据说他经常这样做。克雷尔先生很少注意进餐时间。有时候叫人送去三明治，更多的时候他不愿让人打扰。他活着时最后见到他的是格里尔小姐（客人）和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邻居）。这两位一起回到房子里和其他的人共进午餐。午餐后，他们在阳台上喝咖啡。克雷尔夫人喝完咖啡后说自己'该下去看看艾米亚斯画得怎么样了'。家庭教师塞西莉亚·威廉斯小姐站起身和她一起走出去。她去找她的学生安吉拉·沃伦小姐（克雷尔夫人之妹）的毛衣，沃伦小姐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她觉得可能是忘在海滩上了。

"两人一同出发。小道向南，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通向巴特利花园之门。若不进花园，你可以继续沿路走到海边。

"威廉斯小姐继续向南走，克雷尔夫人拐进了巴特利花园。然而，马上传来了克雷尔夫人的一声尖叫，威廉斯小姐赶忙返回。克雷尔先生倒在椅子上已经死去。

"在克雷尔夫人的催促下，威廉斯小姐离开巴特利花园匆匆返回去打电话叫医生。而她在路上碰见了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她请他代劳，自己则回去陪克雷尔夫人，她觉得也许她需要人陪伴。福塞特医生一刻钟后赶到现场。他立即判断克雷尔先生死了已有一段时间——死亡时间大约在一点和两点之间。死亡原因不详。没有

受伤的迹象，克雷尔先生的姿势显得十分自然。福塞特医生熟悉克雷尔先生的健康状况，深知他不会因病致死，于是觉得事态十分严重。恰在此时菲利普·布莱克先生对福塞特医生讲明了情况。"

黑尔警监稍作停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翻到了下一页。

"后来布莱克先生对康韦警督重述了情况。大意如下：那天上午他接到其兄梅雷迪思·布莱克（住在一英里半外的汉德克罗斯宅）的电话。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是位业余药剂师——称他为植物学家也许更恰当。那天早上一进实验室他就惊愕万分，一瓶配置好的毒芹碱，昨天还是满满的，现在几乎全空了。焦急和恐惧阵阵袭来，他赶忙给其弟打电话问该怎么办。菲利普·布莱克先生让其兄马上来奥尔德伯里商量对策。他自己半路上去迎接其兄，两人一道进屋。他们一时未能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打算午饭后再商议。

"康韦警督不停追问，弄清了如下事实：头天下午有五个人一起从奥尔德伯里前往汉德克罗斯宅喝茶。他们是克雷尔夫妇、安吉拉·沃伦小姐、埃尔莎·格里尔小姐和菲利普·布莱克先生。喝茶时，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讲述了一大通自己的爱好，还把一行人带到自己的小实验室'参观'。参观过程中，他提到了几种特殊的药品——其中之一是从有斑毒芹中提炼出来的毒芹碱。他解释了它的药性，哀叹它如今已从药典中消失，并吹嘘说他知道用极小的剂量就会对咳嗽、哮喘有神奇的疗效。后

来他又说此药毒可致命，甚至还向客人们朗诵了一段一个希腊人描写其毒性的文章。”

黑尔警监歇息了一下，装满烟斗，开始了第三章。

“警察局长弗里尔上校把此案交给我来办理。验尸结果是毒药致死不容置疑。我了解到，因毒芹碱致死者死后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但医生们自有办法，结果找到了很大的剂量。医生的意见是在死前两三个小时之内服用的。克雷尔先生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只空玻璃杯和一个空啤酒瓶。其中的残渣都经过了分析化验，发现只有杯子里有毒药，瓶中并没有。经过询问，我得知巴特利花园的储藏室里存有一箱啤酒及一些玻璃杯，以防克雷尔先生画画时口渴，而这天上午克雷尔夫人却从房子里送来了一瓶刚刚冰镇过的啤酒。当时克雷尔先生正忙着画画，而格里尔小姐坐在一处雉堞墙上摆着姿势。

“克雷尔夫人打开酒瓶倒酒，然后把酒杯递到站在画板前的丈夫的手中。他一饮而尽——据说是他的习惯。随后他做了个鬼脸，放下酒杯说：‘今天什么东西吃起来都有股味儿！’格里尔小姐闻之笑道：‘像肝脏！’克雷尔先生回答说：‘喔，还算是凉的。’”

黑尔停住了。波洛问道：

“这些是几点钟的事？”

“约在十一点一刻。克雷尔先生继续作画。格里尔小姐说他后来抱怨四肢发僵，嘟哝道肯定是得风湿了。但他是那种人，从不承认自己有病，毫无疑问，他努力地掩饰自己感觉很不好。他怒不可遏地要求别人都回去吃

饭，让自己单独呆一会儿，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波洛点点头。

黑尔接着说：

“于是克雷尔独自一人呆在花园里。无疑一见没人了他就倒在椅子上休息。肌肉开始瘫痪。身边没有人救他，死神已经降临。”

波洛再次点头。

黑尔说：

“嗯，我继续查询。没费多大劲就弄清了那几天发生的事。头天格里尔小姐跟克雷尔夫人发生争执。格里尔小姐放肆地形容‘将来我住在这里时’这些家具该怎样重新摆放。克雷尔夫人打断她的话问：‘你是什么意思？将来你住在这儿的时候？’格里尔小姐回答说：‘别假装没听懂我的话，卡罗琳。你就像只鸵鸟，把头埋在沙里。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和艾米亚斯情投意合，我们就要结婚了。’克雷尔夫人答道：‘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接着格里尔小姐说：‘是吗？那你现在听说了。’似乎恰在此时克雷尔先生走进来，克雷尔夫人转向他问道：‘艾米亚斯，你真的就要娶埃尔莎了？’”

波洛饶有兴趣地问：

“克雷尔先生怎么回答？”

“他似乎转向格里尔小姐冲她吼道：‘你疯了？干吗说出来？你就不能闭嘴吗？’

“格里尔小姐说：‘我觉得卡罗琳应该知道真相。’

“克雷尔夫人问丈夫：‘真的，艾米亚斯？’

“他好像避开了她的眼睛，转过脸去嘟哝了一句什么。

“她说：‘大声说吧。我有权听见。’于是他说：

‘噢，没错——可我现在不想讨论此事。’

“然后他拂袖而去。格里尔小姐说：

‘看见了吧！’又接着说什么克雷尔夫人采取这种狗占马槽的态度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他们都得理智些。而她本人希望卡罗琳和艾米亚斯能一直保持朋友关系。”

“克雷尔夫人怎么回答她呢？”波洛好奇地问道。

“据证人们说她冷笑着说：‘埃尔莎，等我死了吧。’她向门口走去，格里尔小姐喊住她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克雷尔夫人回头说：‘我先杀了艾米亚斯再把他给你。’”

黑尔稍作停顿。

“够糟糕的——啊？”

“是的。”波洛像在沉思，“这一席话谁听见了？”

“威廉斯小姐在屋里，还有菲利普·布莱克先生。他们十分尴尬。”

“他们对这一席话的叙述是否一致？”

“差不了多少——永远别指望两个证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能一模一样。你我心里都清楚，波洛先生。”

波洛表示同意。他沉吟道：

“嗯，有意思，要是知道——”他没有把话说完。

黑尔继续说道：“我着手对这所房子进行搜查。在克雷尔夫人卧室的最下面一个抽屉中，我发现了一个标签

为茉莉花香水的小瓶子,包在冬天的厚长袜里。这是个空瓶。我取了指纹。上面只有克雷尔夫人的指纹。经过分析,发现含有极少量的茉莉花油成分,而毒芹碱氢溴化物溶液浓度却很高。

“我叫来克雷尔夫人,向她出示了瓶子。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她一度曾经心情很糟。听了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的介绍后她偷偷溜回实验室,取出装在包里的一瓶茉莉花香水把它倒空,灌了满满一瓶毒芹碱溶液。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我想要尽可能不多说话。可我受到了震惊。我丈夫想要离开我跟另一个女人走。要是真的走了我也不想活了。这就是我偷它的原因。’”

黑尔停了下来。

波洛说:“如此看来——很有可能。”

“也许是的,波洛先生。但这与别人听见她所说的有出入。而且第二天早上又发生了另一幕。菲利普·布莱克先生听见了一部分。格里尔小姐听见了另外一部分。当时克雷尔夫妇在书房说话。布莱克先生在客厅听见了只言片语。格里尔小姐坐在屋外靠近书房的窗户,听见了一些。”

“他们听见说什么了?”

“布莱克先生听见克雷尔夫人在说:‘你,还有那个淫妇。我要杀了你。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没提过自杀?”

“完全正确。压根儿就没提过。没有一句‘如果你这么做我就自杀’之类的话。格里尔小姐的证词也差不

多。她听见克雷尔先生说：'卡罗琳，理智些。我喜欢你，也会永远为你和孩子祝福。但我要娶埃尔莎。我们不是一直赞成要给予对方自由吗？'克雷尔夫人回答说：'那好啊，别说我怎么没警告过你。'他问：'你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我爱你，不愿失去你。让你跟那个小丫头走？我宁愿杀了你。'"

波洛作了个不易觉察的手势。

"我觉得，"他喃喃地说，"格里尔小姐提这件事真是不太明智吧？克雷尔夫人要想拒绝离婚易如反掌。"

"对此我们也有些证据，"黑尔答道，"克雷尔夫人似乎和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说了一些。他是个深受信赖的老朋友。他很难过，设法跟克雷尔先生谈了一下。这应该发生在头天下午。布莱克先生婉言规劝他的朋友，说要是克雷尔夫妇之间的婚姻不幸破裂他会感到很痛心。他还强调说格里尔小姐还很年轻，如果在离婚法庭上牵扯到她就太严重了。对此克雷尔先生报之一笑(一定是个无情的东西)，他说：'埃尔莎压根不是这样想的。她不需要出庭。我们会按通常的办法了结此事。'"

波洛答道："如此说来，格里尔小姐就更不应该把这事抖落出来。"

警监黑尔说：

"哦，女人不就是这样的吗？非得当着面较量一场。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尴尬。我无法理解克雷尔先生会听之任之。据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说他想把画画完。你觉得有道理吗？"

“对，朋友，我想有道理。”

“我可不这么认为。他在玩火！”

“她这样抖落出来，他也许很恼火。”

“嗯，对。梅雷迪思·布莱克说是这样的。如果他真想把画画完，他干吗不先拍些照片再按照片画呢。我认识一个人，画水彩风景的，他就这么作画。”

波洛摇摇头。

“不，我能理解作为艺术家的克雷尔当时的心情。朋友，你必须意识到，在当时，也许对于克雷尔来说，画画是惟一要紧的事。无论他多么想娶那姑娘，画画却更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想在她离开之前公开此事。当然啰，女孩子不是这样想的。女人们总是觉得爱情比什么都重要。

“你以为我不知道？”警监黑尔有些不悦。

“而男人，”波洛接着说，“特别是艺术家——他们截然不同。”

“艺术！”警监黑尔不无嘲讽，“老谈什么艺术！我从来没弄懂，永远也不会！你要是看见克雷尔画的那幅画就好了：歪歪斜斜的。他把那姑娘画得像是在患牙痛，雉堞墙都像要塌了。整幅画都难看死了。过后好长时间我都忘不了，甚至还梦见了它。更重要的是刺激了我的视觉——一看到雉堞墙、墙壁啊，还有别的东西，就觉得跟画上画的似的。对了，看到女人也是！”

波洛微笑着说：

“尽管你不懂得他的画，你却相当敬仰他的艺术之伟

大。"

"无稽之谈。画家干吗不画点好看的叫人赏心悦目的东西呢？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机找出些丑陋的来画？"

"有些人,就是在丑中求美。"

"那姑娘真的挺漂亮,"黑尔说,"妆化得浓,几乎一丝不挂。这些女孩子招摇过市真不像话。别忘了这事发生在十六年前。如今大家就不这么看了。可是当时——我吃了一惊。穿着袜子,露脖子的帆布衬衣——别的什么都没穿!"

"你似乎记得相当清楚,"波洛开玩笑说。

警监黑尔脸红了。"我只是在叙述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一脸正色地回答道。

"那当然——那当然,"波洛赔着笑。他继续问道:

"对克雷尔夫人不利的证人主要是菲利普·布莱克和埃尔莎·格里尔,是吗?"

"是的。他们态度强烈,两人都是。但原告律师也请了家庭教师作证,她的话比另外两个的有分量。你知道吗,她完全站在克雷尔夫人一边,为她两肋插刀。但她很诚实,如实地陈述证词,并不故意地为她开脱。"

"那梅雷迪思·布莱克呢?"

"整件事弄得他伤心透了,可怜的人。他也该如此!责备自己不该鼓捣药草——验尸官也责备他。《毒药法案》附录一中就提到了毒芹碱和一种盐类。他活该受到强烈谴责。他跟双方都是朋友,受的打击太大了——他还是那种隐居乡里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的绅士,就

更甭提了。"

"克雷尔夫人的小妹妹作证了吗?"

"没有。没那个必要。克雷尔夫人威胁丈夫时她不在场,她也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从别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她看见克雷尔夫人走近冰箱取出啤酒,当然,被告律师也可以传她作证,说克雷尔夫人径直拿走了啤酒,并未做什么手脚。但这毫不相干。因为我们从未说过毒芹碱是在啤酒瓶中。"

"那两位在看着,她怎么能够往杯中下毒呢?"

"哦,首要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看她。就是说,克雷尔先生在作画——看着画布和模特。而格里尔小姐在摆姿势,坐在那里几乎是背朝克雷尔夫人站的地方,她的视线越过克雷尔先生的肩膀。"

波洛点点头。

"因此两人都没有注意克雷尔夫人。她把那东西放在一个球状管里——人们以前用它来灌自来水笔。我们发现那球状管在回房子的路上摔成了碎片。"

波洛低声说道:

"你都能自圆其说。"

"噢,你看,波洛先生!不要有偏见。是她威胁要杀他。是她从实验室拿走了毒药。是在她的房间里找到的空瓶子,除了她没有人动过。她特意给他送冰镇啤酒——怎么说都很滑稽,要知道他们连话都不说了——"

"很蹊跷。我已说过。"

"是的。无意之中有些暴露了。她为什么一下子大

发慈悲！他抱怨说啤酒难喝——而毒芹碱味道的确令人难受。发现尸体是她一手安排的，她还把另一个女人打发走去打电话。为什么？于是她便可以擦去酒瓶和酒杯上的指纹，把他的手指摁在上面。然后她就可以说是由于悔恨他才自杀的。编得倒挺像。”

“当然编得不太巧妙。”

“是的。要是让我说，她根本就没有费劲去想。她充满了愤恨和嫉妒。惟一的念头就是要杀了他。尔后，等一切都结束了，当她看见他死在那儿时——嗯，于是，她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谋杀罪——谋杀罪是要处以绞刑的。绝望之中，她孤注一掷——说是自杀。”

波洛答道：

“你说得对。她也许就是这么想的。”

“可以说这桩案件是有预谋的，也可以说不是。”黑尔说，“我相信她事先没有想过。只是无意中干了。”

波洛喃喃地说：

“我觉得奇怪……”

黑尔好奇地打量着他，说道：

“波洛先生，这桩案子十分明了，难道我还没能说服你吗？”

“差不多。也不完全是。有一两处有些蹊跷……”

“你能提出别的——站得住脚的解决办法吗？”

波洛回答说：

“那天上午其他人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调查过了，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们调查了每

一个人的行踪。没有人有这么做的借口——没有毒死他的借口。当然啰，保不住有一个凶手头天交给受害人一瓶毒药，告诉他说专治消化不良，他必须在午饭前服用——然后逃之夭夭。"

"你认为在此案中不会发生？"

"克雷尔先生没有患消化不良症。无论如何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梅雷迪思·布莱克是曾推荐过一些自己配制的偏方，但我不认为克雷尔先生试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要是他试过，他很可能提起，并嘲弄一番。另外，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为什么要杀死克雷尔先生呢？一切都证实他俩关系不错。他们都是如此。菲利普·布莱克先生是他最好的朋友。格里尔小姐是他的恋人。威廉斯小姐不赞成他的做法——我想，是强烈反对——但出于道德上的不赞成也不会导致谋杀。年幼的沃伦小姐常和他吵嘴，她正处在令人讨厌的年龄——正该上学了，应该是的。他却很喜欢她，她对他也一样。要知道，在那个家里，她得到了特殊待遇。可能你已经听说了其中的原因。还在襁褓之中她就受了重伤——是克雷尔夫人狂怒之下干的。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她无法自制吗？找一个孩子出气——使她终身残废！"

"也许说明，"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安吉拉·沃伦有理由忌恨卡罗琳·克雷尔。"

"也许吧——但不是忌恨艾米亚斯·克雷尔。而且不管怎么说，克雷尔夫人一心扑在小妹妹的身上——她的双亲过世后，她给予她家庭的温暖，而且对她百般

爱护——他们说，简直把她宠坏了。那姑娘显然很喜欢克雷尔夫人。人们不让她卷入案件，尽可能让她躲得越远越好——我相信，克雷尔夫人坚决要求这么办。而那姑娘难过极了，一直想让人带她去狱中探望姐姐。卡罗琳·克雷尔不同意。她说这种事会对一个女孩子的生活态度带来不良影响。她安排人把她送到国外去上学。"

他又加上几句：

"沃伦小姐后来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她去过不少稀奇古怪的地方，在皇家地理协会之类的地方作演讲。"

"没有人记得那桩案件吗？"

"噢，一方面是因为名字不一样。她们姐妹俩不同姓。同母异父，克雷尔夫人闺姓是斯波尔丁。"

"这位威廉斯小姐是孩子的家庭教师，还是安吉拉·沃伦小姐的？"

"是安吉拉的。孩子有个保姆——但我想，她每天都跟威廉斯小姐学点东西。"

"当时孩子在哪儿？"

"保姆带着她看祖母去了。特雷西利安夫人过着寡居生活，两个小女儿都死了，对这孩子十分疼爱。"

波洛点头说："我明白了。"

黑尔接着说：

"至于谋杀案当天其他每个人的行踪，我都可以告诉你。

“早饭后格里尔小姐坐在阳台上靠近书房窗户的地方。在那儿，她听到了克雷尔和妻子之间的争吵。之后她陪克雷尔去花园给他当模特，直到午饭时为止，中间只休息了几次，松弛一下肌肉。

“菲利普·布莱克早饭后呆在屋里，也听见了夫妇俩争执的一部分。克雷尔和格里尔走了之后，他在看报，这时接到了他哥哥的电话。于是他去海边接哥哥。他们一起沿路上来，途经花园。格里尔小姐刚回屋去取一件毛衣，她觉得有点冷，克雷尔夫人在和丈夫讨论安吉拉离开家去上学的事。”

“啊，谈得挺友好的。”

“噢，不，不友好。克雷尔差不多是在吼她，据我所知。拿这些琐事来烦他，他大为光火。我看她是想把事情都先处理妥当，如果真的要离婚的话。”

波洛点点头。

黑尔继续说道：

“兄弟俩和艾米亚斯·克雷尔聊了几句。这时格里尔小姐回来了，又摆好了姿势，克雷尔重新拿起了画笔，显然不想让他俩久留。他俩知趣地回到房子里。就在他们呆在花园时克雷尔抱怨那里的啤酒全都太热，他妻子答应给他送冰镇啤酒的。”

“啊哈！”

“的确如此——啊哈！她倒像个天使！兄弟俩回屋坐在外面的阳台上。克雷尔夫人和安吉拉·沃伦给他们端来了啤酒。

“后来，安吉拉·沃伦去海边游泳，菲利普·布莱克跟她一起去。

‘梅雷迪思·布莱克走到一片开阔地上坐下来，这片开阔地恰恰在巴特利花园上方。他正好可以看见坐在雉堞墙上的格里尔小姐，听得见她和克雷尔交谈的声音。他坐在那里想毒芹碱的事。他仍然担心，不知如何是好。埃尔莎·格里尔看见他了，向他招手。午餐铃响了，他走进花园，和埃尔莎·格里尔一起回到屋里。据他所说，他注意到克雷尔看上去很怪，但当时他没往那上面想。克雷尔这种人从不生病——因此谁也不会想到他会生病。另一方面，要是他的画没有他预想的好他也会恼怒，情绪低落。这种时候大家都让他一个人呆着，尽量不跟他说话。这次他俩就是这么做的。

“至于别的人，仆人们在忙于家务，在准备午餐。威廉斯小姐先是在教室批改作业，后来她带了些针线活去了阳台。安吉拉·沃伦大半个上午都在花园里瞎逛，爬树啊，找吃的呀——要知道十五岁的孩子就是这样！找什么李子呀，酸苹果呀，硬梨子呀，等等。回屋后，我说过，她和菲利普·布莱克先生一起去海边，午饭前在那里游泳。”

警监黑尔略为停顿了一下：

“那么现在，”他故意问道，“你发现什么破绽了吗？”

波洛回答说：“毫无破绽。”

“那就对了！”

这句话意味深长。

“不过,”赫尔克里·波洛说道,“我仍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我——”

“你打算怎么做?”

“我想分别拜访这五个人——从每个人那里了解一下。”

警监黑尔悲哀地长叹一声。

他说:

“你这个人,顽固不化!他们说的绝不会一致!怎么还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没有哪两个人会记得事情发生的顺序是一样的。况且过了这么多年!天啦,你会听到他们讲的是五个不同的案件!”

波洛答道:“我要的就是这个。这会很有启发的。”

第六章　这头小猪进市场

菲利普·布莱克跟蒙塔古·德普利奇形容的一模一样：富有、精明，看上去很友好，有些开始发福了。

赫尔克里·波洛把见面的时间定在了星期六下午六点半。菲利普·布莱克刚打完了十八个洞，他是在打高尔夫球——赢了对手五英镑。他心情不错，很友好，也很健谈。

波洛作了自我介绍，解释了来由。这次他至少没有表现出凡事刨根问底的极大热情。布莱克听出来他是为编写关于著名案例的一套丛书而来的。

菲利普·布莱克皱了皱眉头说：

"老天爷，编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赫尔克里·波洛耸耸肩。今天他显得格外像个外国人。他知道这样会遭人鄙视，但同时他想借此赢得庇护。

他轻声回答说：

"是广大读者。他们热衷于这类读物——是的，热衷得很。"

"食尸鬼，"菲利普·布莱克答道。

他的语气却相当温和——换上一个敏感的人，肯定会显得挑剔，觉得倒胃口。

赫尔克里·波洛耸耸肩说：

“人天性如此。布莱克先生，你我深谙世事，对众人不再存在什么幻想。大多数人并不坏，但也不必把他们理想化。”

布莱克由衷地感叹道：

“很久以前我就不存幻想了。”

“可是，我听说你很会讲故事。”

“啊？”布莱克眨了眨眼睛，“这个你也听说过了？”

波洛不失时机地笑了。这虽然不是个叫人深受启发的故事，却很有意思。

菲利普·布莱克靠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显得怡然自得。

赫尔克里·波洛突然觉得他像一头心满意足的猪。

一头猪。这头小猪进市场……

面前的这个人，这位菲利普·布莱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富有、心满意足，不追悔过去，不因往事受良心的谴责，也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不，只是一头喂得饱饱的猪，去了市场——卖得了一笔好价钱……

然而，菲利普·布莱克从前也许有所不同。年轻时，他一定十分潇洒。眼睛是有点显小，两眼之间的距离稍微有点近，或许——除此之外是个魁梧、精神的棒小伙子。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大约在五十到六十之间。那么，克雷尔被害时，他大概快四十了。那时，不会像现在这样显得笨拙，这么洋洋得意，也许追求更多，得到的却少得多……

波洛冒出了一句口头禅：

"你对我是了解的。"

“不，我真的一点也不了解。”证券经纪人重新坐直身子，目光重新变得敏锐。“怎么是你写？你不是作家吧？”

“根本不是——不是。事实上我是个侦探。”

波洛以前谈话时语气从来没有这样谦虚过。

“是侦探，我们当然知道。谁不知道鼎鼎大名的赫尔克里·波洛！”

然而他的语气略带讥讽。从内心来讲，菲利普·布莱克太精明了，根本不会太在意一个外国人的装腔作势。

对友人们他会说：

“这个怪里怪气的骗子。不过，我期待着他那些玩意儿能博得女人们的欢心。”

尽管这种毫无戒备的嘲弄态度是波洛所希望的，他却莫名其妙地感到恼火。

面前的这个人，这个生意上发达的人，居然对赫尔克里·波洛不放在心上！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波洛言不由衷地说：“很感激你对我如此了解。请容我解释一下，我的成功是建立在心理研究之上，即永远问个为什么。人们为什么这么做？布莱克先生，今天人们对案件感兴趣的地方也就在此。过去人们是对罗曼史感兴趣。以前只是从一个角度写那些著名的案件——即与之相关的爱情故事。现在不同了。人们津津有味地读着克里平大夫杀妻的故事。他杀她是因为她身材高大、身

强体壮，而他则矮小、貌不惊人，因而她使他相形见绌。他们还看某个女人犯罪的故事。她杀人的原因是三岁时受到父亲的痛骂。我要说明的是，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案件发生的原因。”

菲利普·布莱克打了个哈欠，说：

“作案动机大部分都很明显。一般都为了钱。”

波洛大声说道：

“啊，亲爱的先生，动机从来都不那么简单。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你就从此着手吗？”

“是的，你说得对，我就从此着手。有人建议重写过去某些案件的故事——从心理角度来写。犯罪心理学，这是我的专业。我接受了这项使命。”

菲利普·布莱克咧着嘴笑了。

“一定挺赚钱吧？”

“希望如此，我当然希望如此。”

“祝贺你。也许现在你该告诉我我该从何人手吧？”

“那是当然。先生，是克雷尔一案。”

菲利普·布莱克并不感到吃惊。但他看上去像在沉思。他说：

“哦，那当然，克雷尔一案……”

赫尔克里·波洛急切地问：

“提起此事不会让你心烦吧，布莱克先生？”

“哦，这个嘛，”菲利普·布莱克耸耸肩，“一桩事件你无力制止，讨厌它有什么用。对卡罗琳·克雷尔一案

的审理众所周知。任何人都可以写它。我反对又有什么用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介意让你知道——我相当讨厌别人这么做。艾米亚斯·克雷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件让人难受至极的事又要被人翻出来我深感遗憾。可这种事一再发生。"

"你的话很有哲理,布莱克先生。"

"不,哪里。我只知道不要拿鸡蛋碰石头。我敢说你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写得那么露骨。"

"我希望,至少写得比较委婉,不那么低级趣味,"波洛回答说。

菲利普·布莱克大笑起来,可并不是真的开怀大笑。"听你这么说我就想笑。"

"我向你保证,布莱克先生,我真的感兴趣。对我来说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我的确想要再现过去,去体会,亲眼去看看发生的事情,透过表面现象,把那出戏中的角色的思想和感情再现出来。"

菲利普·布莱克说:

"我不知道这个案件有什么复杂之处。一清二楚,相当明了。女性强烈的嫉妒心理所致,就这么简单。"

"布莱克先生,我若是能知道你对此事的反应,我会十分感兴趣的。"

菲利普突然叫起来,脸色阴沉下来。

"反应!有什么反应!别那么迂腐了!我不可能仅仅站在那儿表示出我的反应!你似乎不太明白,我的朋友——是我的朋友被人谋杀了——被毒死了!我要是早

一点行动就能救了他！”

“你怎么知道呢，布莱克先生？”

“是这样的。我猜你已经读过此案的卷宗吧？”波洛点点头。“那好。当天上午我哥哥给我打电话。他忧心忡忡。他配的一种该死的药不见了——这该死的药毒性是致命的。我做了些什么？我叫他过来商量，一起决定什么办法最好。这至今让我痛心，我怎么是个如此优柔寡断的蠢货！我应该意识到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我应该径直去找艾米亚斯，警告他有危险。我应该对他说：‘卡罗琳弄走了梅雷迪思配的一种毒药，你和埃尔莎最好当心点儿。’”

布莱克站起来，激动地踱来踱去。

“老天啊。你以为我没有一再考虑过？我知道。我本来有机会救他的——我却贻误了时机——偏要等梅雷迪思！我怎么就没有意识到卡罗琳丝毫不会犹豫。她一有机会就下手了。她不会等到梅雷迪思发现丢了东西的。我知道——我当然知道——艾米亚斯危在旦夕——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先生，你不必过分自责。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方打断了他的话：

“时间。我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采取任何一种行动。我说过，我可以去找艾米亚斯，不过他当然有可能不相信我的话。艾米亚斯就是那种人，很难让他相信他会有危险。听这话他会冷嘲热讽。而且他从来不清楚卡罗琳是个如此歹毒的女人。我本来可以去找她。我可以对

她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要是艾米亚斯或者埃尔莎叫毒芹碱害死了，你会上绞刑架的！’这样兴许就制止她了。再者我也可以打电话叫警察。噢！那么多事都可以做——而我呢，却让自己受梅雷迪思的影响，要谨慎、慢吞吞地做事。‘我们得弄清楚——仔细谈谈——弄清到底会是谁拿的……’该死的老傻子！一生中从没有果断地作过决定！好在他是长子，可以靠庄园生活。他要是试着挣过钱的话准得把每一个子儿都输掉。”

波洛问：

“你对谁会弄走毒芹碱毫不怀疑吗？”

“当然不怀疑。我立刻就明白会是卡罗琳。要知道，我很了解卡罗琳。”

波洛说：

“有意思。布莱克先生，你能告诉我卡罗琳·克雷尔是怎样一个人吗？”

菲利普·布莱克尖刻地说：

“她可不是出庭审讯时人们认为的那种受欺凌的无辜者！”

“那她是什么样的呢？”

布莱克重新坐了下来。他严肃地问道：

“你真想知道吗？”

“真的，非常想知道。”

“卡罗琳是个无赖，简直坏透了。记住，她有魅力。她那种甜甜的样子把人们完全给骗了。她的脆弱、无助

的神情迎合了人们的侠义心肠。我读历史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苏格兰的女王玛丽很可能和她有些相似。总是显得甜甜的，那样的不幸而有魅力——事实上冷酷，工于心计，阴谋害死了达恩利却逃脱了罪责。卡罗琳就是那样冷酷、工于心计的策划者，而且她脾气糟透了。

“不知他们告诉你了没有——不是审讯中的关键，却也能说明问题——她对自己的小妹妹都干了些什么？要知道，她嫉妒心很强。她母亲再嫁了，所有的精力和爱都转移到小安吉拉身上。卡罗琳无法忍受。她曾用一根铁棍想杀死襁褓中的婴儿——击中了头部。好在没击中要害。做这种事简直太可怕了！”

“是的，实在可怕。”

“喏，卡罗琳就是这样的。她凡事都得优先。要是不能优先考虑她，她简直无法忍受。她身上冷酷、自私的一面若被刺激，就有可能去杀人放火。

“她看起来容易感情用事，但事实上她会用心计。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她呆在奥尔德伯里，一下子就把我们迷住了，自己心里却打开了算盘。她自己没有钱。我从来就没有优势——我不是长子，得靠自己挣钱维持生计（真滑稽，今天的我买得起梅雷迪思的家产，还有克雷尔的，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她考虑过一阵和梅雷迪思好，后来决定嫁给艾米亚斯。艾米亚斯将继承奥尔德伯里庄园，尽管他不会有多少钱。她意识到艾米亚斯作为一个画家却是很有天赋的。她把赌注押在他身上，觉得他不仅是个天才，而且在经济上也会不赖。

“她赢了。艾米亚斯很早就得到大家的承认。他完全不是那一类赶时髦的画家——但他的天才得到公认，也有人买他的画。你见过他的画吗？这儿就有一幅。来看看吧。”

他在前面带路，来到餐厅，指着左边的墙壁说：

“就是这幅。艾米亚斯画的。”

波洛静静地看着。他感到震惊，居然有人能把传统的主题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表现得这样完美！画的是磨光的红木餐桌上的一瓶玫瑰花。古老、陈旧的主题。而艾米亚斯是如何使玫瑰怒放，色彩如此浓艳，甚至有些淫猥呢？磨光的桌子的木头似乎在颤抖着，有了灵性。该怎样解释这幅画激起的兴奋之感呢？它就是令人兴奋。桌子的比例肯定叫警监黑尔不舒服，他肯定要抱怨说没见过玫瑰还有这个样子、这种颜色的。过后他又会莫明其妙地觉得所见到的玫瑰都令人不满，而圆的红木餐桌不知不觉地又会惹他生气。

波洛轻轻地叹息着。

他轻轻地说：

“啊——尽在其中。”

布莱克又把他带回客厅。他咕哝道：

“我本人从不懂艺术。不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看那幅画，我的确很爱看。这画——噢，见鬼，画得真好。”

波洛重重地点点头。

布莱克给客人递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他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画玫瑰的人——他画了

《女人和鲨鱼》,他画了痛苦的《耶酥的诞生》;就是这个人在盛年猝死,就因为一个禀性顽劣、报复心强的女人,他被夺去了精力充沛的生命!”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

“你会说我太尖刻——我对卡罗琳过于偏狭。她很有魅力——我感觉到了。但我了解——我从来都了解——魅力背后的那个真正的女人。而那个女人,波洛先生,她是邪恶的。她残忍、歹毒,是个惟利是图的小人!”

“可是别人告诉我克雷尔夫人婚后受了不少苦,是吗?”

“是的。可她弄得有谁不知道?总是显出受气包的样子!可怜的艾米亚斯。他的婚姻生活简直是地狱——或者不妨说,要不是他独特的性格,那真的就是地狱了。他的艺术——你知道,他总是热爱艺术。是一种逃避。只要画画,他就不在乎,他完全摆脱了卡罗琳和她的喋喋不休,永远没个完的唠叨和争吵。要知道,吵闹从未停过。从来没有哪一个星期没有因为某种事而闹得鸡犬不宁。她就喜欢这样。吵架使她兴奋,我相信是这样的,是一种发泄。她只要想说,什么尖刻、难听的话她都说得出来。吵完了她就心满意足——就像一只喂得饱饱的健壮的猫。可他却精疲力竭。他需要的是和平——安宁——平静的生活。当然这种人不该结婚——他不适合过家庭生活。克雷尔这种人应该追求事业,不该有人拖后腿。他肯定受不了。”

"他跟你说起过?"

"嗯——他知道我是个忠实的朋友。他向我摆事实。他并不抱怨。他不是那种人。有时他会说,'女人们都见鬼去吧。'或者他会说,'千万别结婚,老伙计。死了下地狱也值得。'"

"你知道他和格里尔小姐的事吗?"

"嗯,是的——至少我发现了苗头。他跟我说遇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他说,她与以前遇见的任何人都不同。不过我没太在意。艾米亚斯老是碰见一些'与众不同'的女人。通常是一个月之后你再提起,他会瞪着两眼不知你在说哪一个!但埃尔莎·格里尔的确不同。我一到奥尔德伯里就意识到了。她把他迷得神魂颠倒。这个傻家伙完全听她摆布了。"

"你也不太喜欢埃尔莎·格里尔吧?"

"是的,我不喜欢她。她占有欲极强。同样,她也想完全拥有克雷尔。但我同时又认为,对于克雷尔来说,她应该比卡罗琳更强。一旦她对他感到放心了,也许她就会由他去。或者她觉得腻了也许会移情别恋。对克雷尔最有利的便是没有女人缠着他不放。"

"不过,他大概不太乐意这样的日子吧?"

"这个该死的家伙不是和这个女人便是和那个女人纠缠不清。然而,从某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女人对他来说无足轻重。一生中真正给他留下印象的只有两个女人,即卡罗琳和埃尔莎。"

波洛问道:

“他爱孩子吗?”

“安吉拉?嗯,我们都喜欢安吉拉。她挺好玩。她把什么都不当回事。把家庭教师弄得难堪得很。对,艾米亚斯当然喜欢安吉拉——可有时候她太过分了,他经常很生气——于是卡罗琳又插手——卡罗琳总站在安吉拉一边,最后艾米亚斯总以失败告终。他讨厌卡罗琳老帮着安吉拉对付自己。有点嫉妒心理,是吧。艾米亚斯嫉妒的是卡罗琳从来都把安吉拉放在第一位,愿意为她付出任何代价。而安吉拉也嫉妒艾米亚斯,反抗他的独断专行。要她那年秋天离家去上学就是艾米亚斯决定的,她怒不可遏。我觉得,她不是不愿意去上学,事实上她早就想去了,应该是的——她愤慨的是艾米亚斯一手遮天,不跟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决定。她使出各种花招来报复他。有一回,她往他床上放了十条鼻涕虫。总的来说,我觉得艾米亚斯做得好。她该受点约束了。威廉斯小姐很能干,但甚至她都说有些管不了安吉拉了。”

他停了下来。波洛问道:

“我问艾米亚斯爱不爱孩子,我指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女儿。”

“哦,你指的是小卡拉?是的,她可是个开心果。他心情好的时候很喜欢陪她玩。但他对女儿的爱不足以阻止他娶埃尔莎,我想你要问的就是这个吧。他不可能爱孩子爱到那个程度。”

“卡罗琳·克雷尔一心扑在孩子身上吗?”

菲利普的脸一阵抽搐。他回答说:

“我不能说她不是一个好母亲。不，我不能这么说。这是惟——”

“什么？布莱克先生？”

菲利普缓缓地十分痛苦地说：

“这就是在此事中真正——真正叫我痛心之处。想到那个孩子，真叫人痛心。小小年纪就遭遇这种悲剧。他们把她送到国外艾米亚斯表妹夫妇那里去了。我希望——我真心希望——他们尽量不让她知道真相。”

波洛摇摇头说：

“事实总会真相大白的。哪怕过了许多年。”

证券经纪人喃喃地说：“不会吧。”

波洛接着说：

“说起真相，布莱克先生，我想请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求你把那些天发生在奥尔德伯里的事详实地记录下来。也就是说，我想请你给我出具一份关于谋杀案及其它情况的材料。”

“可是，可爱的朋友，都过了这么久了！我恐怕记得根本就不准确。”

“不一定吧。”

“真的。”

“不会的。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脑海里总留下一些根本的东西，至于表面现象可能都忘了。”

“噢！你指的是个大体轮廓？”

“根本不是。我指的是详尽地如实地记述发生的每

一件事以及你还能记得的每一次谈话。”

“要是我记错了呢?”

“你尽可能如实地写下你能记得的。兴许会有些出入,但那谁也无法避免。”

布莱克好奇地打量着他。

“干吗这么做呢?警察的卷宗写得准确得多。”

“不,布莱克先生。我们现在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我不想要简单的事实。我要的是你所选取的事实。时间和你的记忆对这种选取负责。有可能做过的一些事、说过的一些话我翻遍了那些卷宗也找不到。有些事、有些话你从未提到,也许因为你觉得不相干,或者因为你不愿重复。”

布莱克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我写的东西要出版吗?”

“当然不会。只是我本人过目。帮助我进行推理。”

“你不会不经过我的同意引述上面的话吧?”

“当然不会。”

“嗯,”菲利普·布莱克说,“我非常忙,波洛先生。”

“我将非常感激你花了时间和精力。我也会乐意付——一定的报酬。”

一阵沉默。接着菲利普·布莱克突然冒出一句:

“不,我要是写——我就分文不取。”

“你答应了?”

菲利普先生提醒他说:

“记住,我可不敢打包票我记的准确无误。”

“完全可以理解。”

“那我想，”菲利普·布莱克说，“我会乐意干的。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是欠了艾米亚斯·克雷尔一份情。”

第七章　这头小猪呆在家

赫尔克里·波洛从不忽视细节。

他经过深思熟虑才动身去找梅雷迪思·布莱克。他确信梅雷迪思·布莱克和菲利普·布莱克迥然不同。仓促作战不会奏效。应该慢慢发起进攻才是。

赫尔克里·波洛知道进入这座堡垒只有一条路。他必须持有恰当的证件才能接近梅雷迪思·布莱克。不是职业证件,而应该是社交方面的。幸亏在工作过程中,他在各地都结识了不少朋友。德文郡也不例外。他坐下来回忆在德文郡有哪些熟人。结果他想起两个人,也许他们是梅雷迪斯·布莱克的朋友或者熟人。于是他启程时带了两封信,一封是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写的,她是个深居简出的寡妇,收入有限;另一封信出自一位退休的商船船长之手,他家在本县已定居四代了。

梅雷迪思·布莱克接待波洛时略显慌乱。

他最近老是觉得世道变了。真见鬼,过去私人侦探就是私人私探——婚庆时让他们看着结婚贺礼,要是摊上了肮脏的事,你想掌握实情,就——难以为情地——去找他们。

可是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却写道:“赫尔克里·波洛是我的老朋友。请尽全力帮助他,行吗?”而且玛丽·

利顿·戈尔夫人不是——不，绝对不是——那种能使你联想起私人侦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人。还有克朗肖船长写道："人很不错——非常正直。若能帮助他我深表感激。他很叫人开心，会说不少故事。"

如今这个人就在面前。简直是不可思议——衣服不合时宜——还穿着带纽扣的靴子！还有叫人难以置信的胡子！和自己——梅雷迪思·布莱克本人根本不是一类人。看上去从来没有打过猎或开过枪——甚至没有玩过体面的游戏。一个外国人。

赫尔克里·波洛准确地判断着从对方脑海中掠过的思绪，觉得有些好笑。

火车把他带到西部时，他觉得自己的兴趣大增。他现在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往事发生的地点了。

正是在这座汉德克罗斯庄园，两兄弟曾住在这里，他们一起去奥尔德伯里庄园嬉戏，打网球，还结识了小艾米亚斯·克雷尔和一个名叫卡罗琳的姑娘。悲剧发生的那个上午，梅雷迪思正是由此出发去的奥尔德伯里。都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致地打量这个对自己很有礼貌却又不太自在的人。

他所预料的一点不错。梅雷迪思·布莱克和其他的英国乡绅差不多，看上去手头拮据，又喜爱户外活动。

他穿着一件花呢的旧外套，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看上去是个中年人，蓝色的眼睛有些暗淡。嘴巴不大，几乎淹没在蓬乱的胡子之中。波洛发现梅雷迪思·布莱克与他的弟弟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犹豫不决，

心理活动的过程显然也是慢吞吞的。似乎时间的流逝使他的节奏慢了下来,而他的弟弟却会越来越快。

正如波洛所料,跟他在一起没法着急。英国乡村的悠闲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侦探心想,他看上去比他的弟弟老得多,虽然,听乔纳森先生说,好像两人只差几岁。

赫尔克里·波洛常常自鸣得意,自己知道怎样对付"老式领带"。现在可不是显得非常英国化的时候。不行,必须是个外国人的样子——纯粹的外国人的样子才行——才能得到谅解。"当然了,外国人不懂规矩。吃早饭时还跟人握手。不过,还真是个挺体面的人……"

波洛故意装出这副样子,两人彬彬有理地谈着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和克朗肖船长。还提到了别的名字。幸亏波洛认识某人的表亲还见过另外某个人的嫂子。他可以看出乡绅的眼睛里渐渐露出一丝暖意。"这个家伙还真认识几个体面人呢。"

波洛很得体、很巧妙地切入了正题。先退守不可避免,现在急于反攻了。"这本书,啊哈！就要着手写了。克雷尔小姐,她现在是莱马钱特小姐,急于要他这个编辑更公正些。不幸的是,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他们在写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些,以免伤感情。"波洛轻声说道,以前他曾利用自己的威信谨慎地避免了一部回忆录中出现亵渎的文字。

梅雷迪思·布莱克气红了脸。他一边装着烟斗,手一边在微微地颤抖着。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翻出这些事来，真——真是些食尸鬼。都过了十六年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放过？”

波洛耸耸肩说：

“我跟你想的一样。可是又能怎么办呢？有这种需求。而且每个人都有自由去重构一件已经证实的案件并且作出自己的评论。”

“我觉得这么做不体面。”

“唉，人们现在都这么庸俗……布莱克先生，要是你见过我接手的那些出版物的话你会大吃一惊的——我还尽力使语气缓和了许多。为了给克雷尔小姐能留些面子，我愿尽最大的努力。”

梅雷迪思·布莱克喃喃地说道：“小卡拉！那孩子！现在长大成人了。简直难以置信。”

“对。时光飞逝，是吧？”

梅雷迪思·布莱克叹息道：“太快了。”

波洛说：

“要是我把克雷尔小姐的信给你看了，你就会知道她多么想尽可能地了解那些悲惨的往事。”

梅雷迪思·布莱克愤愤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再提起往事？要是大家都忘了该多好。”

“布莱克先生，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了解得太清楚了。要知道，克雷尔小姐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她只能从正式文件中得知。”

梅雷迪思·布莱克一颤，说：

“是啊，我忘了。可怜的孩子。她的处境多么糟糕。得知事实叫她震惊。况且还是——那些关于案件审理的无情而歹毒的报告。”

赫尔克里·波洛说：“仅仅一个案件记录根本说明不了真相。没有记录的那些才是真正重要的。那些感情、感觉——剧中角色的性格。那些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

他停下来，而对方急切地说起来，就像忘了台词的演员接到了提示似的。

“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案件都没有像这个案子这样更情有可原。艾米亚斯·克雷尔是我的老朋友——两家是世交，不过，坦率地说，他做事叫人不能容忍。当然了，他是画家，情有可原。但问题就在这儿——他导致了最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的发生。一般的体面人连想都不会想到要像他那样做。”

赫尔克里·波洛回答说：

“你的话我很感兴趣。当时的情况很令我费解。一个教养很好、阅历丰富的人一般是不会这么做的。”

布莱克瘦削的脸渐渐生动起来。他说：

“对。但关键在于艾米亚斯从来都不同凡响！你知道，他是个画家，画画是第一位的——真的，有时甚至叫人吃惊！我本人不太懂得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从来都不懂。对克雷尔我能理解一些，我从小就和他熟识。他家的人和我家的人差不多。克雷尔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家风——只是因为画画他才有所不同。这根本不是业余

的爱好。他是一流的画家——的确是一流的。有人说他是个天才。也许他们说得对。但结果,像我所说的,他不平衡。他画画的时候,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他不允许受到任何干扰,像在梦游一般,完全沉浸在他所做的事中。直到画完了他才摆脱出来又捡起平时的一套来。"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波洛,波洛点了点头。

"我想,你是明白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种特殊情况,我猜是的。他爱上了那个姑娘。想娶她。他打算为她抛弃妻子和女儿。但他已经开始在这里为她画像,他想先画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别的什么他都没有在意。这种状况使相关的两个女人无法忍受,可他却连想都没有多想。"

他停下来。波洛回答说:

"对于卡罗琳来说,是的,的确如此。"

梅雷迪思·布莱克说得有些费劲。

"卡罗琳——我一直——啊,一直非常喜欢卡罗琳。曾有一阵——我想娶她,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我仍然,可以这么说吧,忠实地为她效劳。"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觉得,这个有些过时的说法表明面前的这个人很典型。梅雷迪思·布莱克属于那种乐于以浪漫为荣誉而献身的人。他会为他的情人忠实地效劳而不求任何回报。对,确实很典型。

他仔细掂量了一下才说:

"你一定很反感这种——态度——站在她的立场上来说,是吧?"

“是的。啊，我的确很反感。我——我还就此事规劝过克雷尔。”

“什么时候？”

“就在出事的头天下午。他们过来喝茶，你也知道。我把克雷尔叫过来——我跟他摊牌了。我记得，我甚至还说对双方都不公平。”

“啊，你这么说的？”

“是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

“可能没有。”

“我跟他说这叫卡罗琳没法忍受。他要真想娶那姑娘，也不应该把她留在家里——还——当着卡罗琳的面打情骂俏。我说，这样的侮辱谁也无法忍受。”

波洛好奇地问道：“他怎么说？”

梅雷迪思·布莱克不屑地说：

“他说：‘卡罗琳得忍着。’”

赫尔克里·波洛的眉毛都竖起来了。

他说：“真没心肝。”

“我觉得真是乱弹琴。我发火了。我说，那当然了，他不顾妻子，听凭她受苦，但是总该为那个姑娘考虑考虑吧？难道他没有想到她的处境也很糟吗？他回答说埃尔莎也得忍着点！

“接着他又说：‘你好像不明白，梅雷迪思，我在画的这幅画是我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告诉你，真不错，而两个嫉妒的争吵不休的女人想要打扰——不，妈的，办不到。’

“跟他谈不下去了。我说他是中邪了,画画又不能当饭吃。他打断了我,说:‘啊,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我十分生气。我说他老是这样对待卡罗琳实在太过分了。她跟他在一起简直是活受罪。他说他知道,还说他很过意不去。他说:‘我知道,梅里,你不相信,但这是真的。我让卡罗琳难受,她一直忍受着。但我觉得,她以前就心里明白,会有什么样的日子等着她。我曾毫不隐讳地告诉过她我是怎样一个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荡不羁的家伙。’

“接着我竭力劝他不要使家庭破裂。还得考虑孩子等等。我说我能理解像埃尔莎那样的女孩子无疑会使任何一个男人吃惊,即使为她着想他也应该与这一切决裂。他现在会不顾一切,但以后会万分后悔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咬咬牙一刀两断回到妻子身边去呢?”

“那他怎么说?”

布莱克回答说:“他只是看上去很——尴尬。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真好,梅里。可是太多愁善感了。等我把画画完了,你会承认我是对的。’

“我答道:‘你的画见鬼去吧。’他笑着说全英国的神经质的女人也没有一个会这样。我回敬道他要是能等画完画再把这事告诉卡罗琳就好得多。他说那不是他的错,是埃尔莎非要抖搂出来的。我问道,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她要是心里有事就不舒服。她希望把所有的事弄得明明白白,光明正大。啊,当然啦,怎么说呢,这姑娘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值得尊敬。不管她做得怎么过分,至少她

是要做到坦诚。”

“多少不必要的痛苦和忧伤就是由于诚实所致，”赫尔克里·波洛感叹道。

梅雷迪思·布莱克疑惑地看着他。他不喜欢这样多愁善感。他叹息道：

“当时我们都——很不开心。”

“不为所动的似乎只有艾米亚斯·克雷尔一个人，”波洛答道。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头号自私者。我现在还记得他。他走的时候咧嘴笑着对我说：‘别着急，梅里。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波洛自言自语地说。

梅雷迪思·布莱克说：

“他这种人不把女人当回事。我该告诉他卡罗琳绝望了。”

“她这么跟你说的？”

“没说那么多。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天下午的脸色。白得吓人，脸拉得老长，带着一种绝望的兴奋。她不停地说笑。可是她的眼睛——里面有一种我所见过的最让人心碎的痛苦和忧伤。有时显得那么无助。”

赫尔克里·波洛无言地看着他，看了一两分钟。显然面前这个人完全不像在说一个次日就对自己的丈夫下毒手的女人。

梅雷迪思·布莱克继续说着。他一开始的疑虑和敌意早已消失殆尽。赫尔克里·波洛是个天才的听众。对

于梅雷迪思·布莱克这种人来说，回忆一下过去显然很有吸引力。这时他更像是在和自己而不是在和客人谈话。

“我觉得我应该有所觉察。是卡罗琳把话题引到——引到我的业余爱好上去的。我得承认，我对此十分着迷。要知道，古老的英国草药方剂，研究起来很有意思。很多植物曾经入药，现在在药典上再也见不到了。真叫人吃惊，这种或那种的药，用那么小的剂量就有那样惊人的疗效。一半的时候都用不着医生。法国人懂得这些——他们有些治疗方法是一流的。”他完全离题，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业余爱好。

“打个比方说，蒲公英花，这东西妙极了。还有，一定剂量的蔷薇果——有一天我在哪儿看见说医疗界又兴用它了。是的，我得承认，我弄这些得到了不少乐趣。选择时令采药，弄干——浸泡——如此等等。有时我还很迷信，在满月时采草根之类的，反正是古书上说的。我记得，那天我给客人们专门讲了一下有斑毒芹。两年开花一次。等果实快成熟但还没黄时采集。要知道，毒芹碱这味药已经淘汰了——我相信上一部药典上没有记录——但我证实用它治疗咳嗽——以及哮喘方面很有效，因为——”

“这些你在实验室里都讲了？”

“对，我带他们参观——解释各种药品——缬草以及它如何吸引猫——闻一下就够它们受的了！接着他们问起致命的茄科植物，我讲起颠茄和颠茄碱。他们都十分

感兴趣。"

"他们？都有谁呢？"

梅雷迪思·布莱克有点吃惊，似乎忘了他的听众对当时的一幕没有第一手的资料。

"噢，所有的人。我想想看，菲利普在，还有艾米亚斯，当然卡罗琳也在。安吉拉。加上埃尔莎·格里尔。"

"没有别人了吗？"

"啊，应该是的吧。是的，没错，"布莱克好奇地看着他。"还会有谁呢？"

"我想也许那位家庭教师——"

"哦，我明白了。不，那天下午她不在。我把她的名字给忘了。她人不错，非常负责。安吉拉没少给她找麻烦。"

"为什么呢？"

"啊，她是个好孩子，但有点野，总要找点麻烦。有一天她把一只鼻涕虫还是什么的放到艾米亚斯背上去了，当时他正专心致志地作画。他火冒三丈，把她骂得狗血淋头。就是在那之后他才坚持要她去上寄宿学校的。"

"送她去上寄宿学校？"

"是的。我不是说他不喜欢她，但他觉得她有时候太调皮了。我觉得——我常常这么想——"

"什么？"

"他有点嫉妒。要知道，卡罗琳简直是安吉拉的奴隶。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讲，她把安吉拉看得更重，所以艾米亚斯不乐意。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不想多说，但

是——"

波洛打断他说：

"原因是卡罗琳一直因为自己使她致残而自责。是吗？"

布莱克感慨地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本不想说的。不过是的，我想原因是这个。她老是觉得做什么都弥补不了啦，事实就是如此。"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问道：

"那安吉拉呢？她是否忌恨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

"噢，不，别往那上面想。安吉拉太爱卡罗琳了。我敢打包票她从来想都没有这么想过。只是卡罗琳自己没法原谅自己。"

"安吉拉高兴地接受了去寄宿学校的安排吗？"

"不，她才不呢。她对艾米亚斯大发雷霆。卡罗琳站在她一边，但艾米亚斯主意已定。尽管脾气暴躁，艾米亚斯一般还是挺随和的，但是要是他真的犟起来，谁都得让步。卡罗琳和安吉拉两个都只得服从。"

"她要去上学了——什么时候去呢？"

"秋季——我记得他们在给她准备行装。我估计，要不是发生了那场悲剧的话，她过不多久就该动身了。就在那天上午还谈起给她打点行装的事呢。"

波洛问道："那位家庭教师呢？"

"你问她——什么意思？"

"她乐意这么做吗？这下她该失业了。"

"哦，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小卡拉常常跟她

学点东西，但是她才——多大来着？六岁还是几岁。她有一个保姆。他们不会留威廉斯小姐教她的。是的，是叫这个名字——威廉斯。真有意思，说着说着有些往事你就记起来了。"

"的确如此。你是不是已经回到了过去？那一幕幕重新出现在你的面前——听见了人们说的话，看见了他们的手势——还看见了他们脸上的表情？"

梅雷迪思·布莱克慢吞吞地说：

"好像——是的……但是还是有出入。要知道……很大一部分都记不住了。比如说，我记得我首先得知艾米亚斯要离开卡罗琳的时候万分震惊——但我记不清是他还是埃尔莎告诉我的。我清楚地记得因为还与埃尔莎发生争执——努力向她说明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她只是像平时一样淡淡地笑着，说我太守旧了。啊，我是有点守旧，但我至今仍然觉得我是对的。艾米亚斯有妻室儿女——他应该忠诚于他们。"

"可是埃尔莎觉得这个想法太过时了吧？"

"是的。别忘了，十六年前离婚不像现在这样，如今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可埃尔莎很新潮。她的观点是两个人在一起过得不好的话还不如分开。她说艾米亚斯和卡罗琳吵个不停，分开对孩子会好多了，不应该让她在不和睦的气氛中长大。"

"你不觉得她的话有道理吗？"

梅雷迪思·布莱克慢吞吞地回答：

"我当时一直觉得，她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她只是在背诵着那些——从书上看来的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东西——鹦鹉学舌。她也很有同情心——这么说像是很怪。那么年轻，那么自信。"他稍作停顿。"波洛先生，青春有时——有时会令人感动不已。"

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布莱克继续说着，更像是跟自己而不是跟波洛在说话。

"我想，这就是我责备克雷尔的部分原因。他差不多比那女孩大二十岁。这太不公平了。"

波洛轻声回答说：

"是啊——常常无济于事。要是一个人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想要让他回心转意不容易。"

梅雷迪思·布莱克答道：

"太对了。"他的语气有些愤愤然。"我干涉有什么用呢？那时我没有说服力。从来都没有人听我的。"

波洛向他飞快地瞥了一眼。他听得出来，这略显酸涩的话中饱含着一个敏感的人对自己没有性格魅力的不满。他承认布莱克的话是真的。梅雷迪思·布莱克不像是那种能说服谁不去干什么事的人。他善意的尝试常常被当成耳边风——回回如此，虽然不招人生气，但总是被当成耳边风。他的话没有分量。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

波洛显然是想扭转这个令人痛苦的话题，他说："你的实验室和那些药品都还在吧？"

“不在。”

回答得斩钉截铁，梅雷迪思·布莱克痛苦得涨红了脸。他说道：

“我全都扔了——扔掉了。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没有办法再干下去了——怎么能有心情再干下去呢？要知道，说起来整件事都可以说是我的错。”

“不，不能这样说，你太敏感了。”

“可是你还不明白吗？要是我没有收集那些致命的药呢？要是我不强调它们——不大吹特吹——不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它们身上？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有料到——我怎么能料到呢？”

“的确料想不到。”

“可是我继续胡说八道，知道一星半点就胡说八道，是个盲目、自负的傻瓜。我特别指出该死的毒芹碱。我甚至还傻到那种程度，把他们领回书房，给他们念了《菲多篇》中描写苏格拉底之死的段落。写得漂亮极了——我向来都这么认为。但是从此以后这段话就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再也不散了。”

波洛问道：

“他们在毒芹碱瓶上发现指纹了吗？”

“发现了她的。”

“卡罗琳·克雷尔的？”

“是的。”

“没有你的？”

“没有。你知道，我没有碰瓶子，只是指了一下。”

“但是你以前肯定动过吧？”

“哦，那当然，但是我不时地定期打扫那些瓶子——我从来不让仆人们进去——在那之前四五天我打扫过一遍。”

“你把门锁起来了？”

“确定无疑。”

“卡罗琳·克雷尔什么时候从瓶中拿走的毒芹碱？”

梅雷迪思·布莱克犹豫了一阵说：

“她是最后一个离开屋子的。我记得，我叫了她，她匆匆忙忙地跑出来。她双颊微红——眼里闪着光。噢，天啦，我现在还能看见她的那副样子。”

波洛问道：“那天下午你跟她说过话了吗？我的意思是，有没有谈起她和丈夫之间的事？”

布莱克低声缓缓地说：

“没有直接提到。我说过——她看上去非常不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亲爱的，有什么让你难过的吗？’她答道：‘什么都让我难过……’但愿你能听出来她有多么沮丧。那些话听起来相当真实。无法避免——艾米亚斯·克雷尔是卡罗琳的一切。她说：‘一切都完了，结束了。我完了，梅雷迪思。’接着她笑了，向别人转过身去，突然变得很不自然地极度兴奋起来。”

赫尔克里·波洛缓缓地点头称是，看上去很像一位满清官员。他答道：

“是啊，我明白了，像是这样的……”

梅雷迪思·布莱克用拳头敲打着桌子。他提高了嗓

门，简直是在咆哮。

"我跟你说，波洛先生——当卡罗琳·克雷尔在审讯时承认是自己拿的毒芹碱时，我发誓她说的是实话！当时她并没有想过要杀人。我发誓她没有，是后来想到的。"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

"你肯定她后来真的想到了吗？"

布莱克大吃一惊。他问道：

"你说什么？我没太听懂——"

波洛答道：

"我问的是你是否确信她后来真的想到要杀人？你心中是否确信卡罗琳·克雷尔真的故意杀人了？"

梅雷迪思·布莱克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问道："但要不是——要不是——你是在提出，某种事故？"

"也不完全是。"

"这么说太异乎寻常了吧？"

"是吗？你刚才称卡罗琳·克雷尔很温柔。温柔的人会杀人吗？"

"她是温柔——但同时——要知道，吵得很凶。"

"那时不那么温柔吧？"

"但她的确——噢，这些事太难解释了。"

"我在努力想弄明白。"

"卡罗琳嘴很快——说起话来很厉害。她也许会说'我恨你。我巴不得你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并不真的有——行动。"

“那你的意思是，杀人完全不符合克雷尔夫人的性格？”

“你说话真怪，波洛先生，我只能这么说——是的——我觉得似乎不符合克雷尔夫人的性格。我只能这样解释，她是被逼到绝路上了。她爱她的丈夫。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女人也许——也许也会杀人。”

波洛点点头说：“是的，我同意……”

“一开始我目瞪口呆。我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真是——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真正的卡罗琳不可能这么做。”

“你十分肯定——从法律的意义上讲——卡罗琳·克雷尔真的这么做了吗？”

梅雷迪思·布莱克再次瞪着他。

“老天爷——要是她没有——”

“对，要是她没有呢？”

“我想不出别的解释。事故？当然不可能。”

“可能性相当小，我得这么说。”

“我无法相信自杀一说。不得不这么提，但任何认识克雷尔的人都不会相信。”

“很可能。”

“那还有什么解释呢？”梅雷迪思·布莱克问。

波洛平静地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艾米亚斯·克雷尔被他人所杀。”

“简直荒谬！”

“你这么认为？”

“我敢肯定。谁会想杀他呢？谁会杀他呢？”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但是你的确相信——”

“也许不。但我向来喜欢考察一下各种可能性。认真考虑一下吧。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

梅雷迪思·布莱克瞪着他看了一两分钟，然后垂下了双眼。又过了一两分钟他摇摇头说：

“我想不出别的任何一种可能。我倒是希望有。如果真的有怀疑别人的可能，我倒愿意相信卡罗琳无辜。我不愿意认为是她干的。一开始我无法相信。还有谁会呢？大家都在场。菲利普？是克雷尔最好的朋友。埃尔莎？荒唐。我自己？我看上去像杀人犯吗？令人敬重的家庭教师？几个忠实的老仆人？也许你指的是那个孩子安吉拉干的？不，波洛先生，没有别的可能。除了他的妻子没有人会杀艾米亚斯·克雷尔的。可这是他逼出来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还真是自杀。”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死是他自己造成的，虽然不是他亲手干的？”

“对，也许这完全是凭想象。但是——有因果关系。”

赫尔克里·波洛问：

“布莱克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过，研究被害人本人几乎常能找到谋害的理由？”

“我没有真正——喔，我好像明白了你的话。”

波洛回答道：

“在没有完全了解被害者的性格之前，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弄清案件的真实情况。”

他补充说道：

“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个——你和你弟弟都给了我不少帮助——使我能重构艾米亚斯·克雷尔其人。”

这句话在梅雷迪思·布莱克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的注意力被一个词吸引住了。他忙问：

“你说菲利普？”

“是的。”

“你也跟他谈过？”

“当然。”

梅雷迪思·布莱克坚决地说：

“你应该先到我这里来。”

波洛微笑着做了一个很谦恭的手势。

“我知道长幼有序，”他说道。“我考虑过你是长子。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弟弟住在伦敦附近，先去拜访他要容易一些。”

梅雷迪思·布莱克还在皱眉头。他噘了噘嘴，重复道：

“你应该先到我这里来。”

这次，波洛没有答话。他在等待。梅雷迪思·布莱克继续说道：

“菲利普，”他说，“有偏见。”

“是吗？”

“说实在的，他偏激透了——总是这样。”他不安地

瞥了波洛一眼。“他肯定会拼命地使你反对卡罗琳。”

“还这样要紧吗——都过了这么多年?”

梅雷迪思·布莱克长叹一声。

“我知道。我都忘了已经过了那么久——一切都过去了。卡罗琳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但我还是不想让你获得错误的印象。”

“你认为你弟弟也许会给我留下错误的印象?”

“坦率地说,是的。这可该怎么说呢?他和卡罗琳之间总是不和睦。”

“为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惹恼了布莱克。他回答道:

“为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事情就是这样。一有机会菲利普就和她作对。我想,他可能是在艾米亚斯娶卡罗琳的时候生的气。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他从不去他们那里。而艾米亚斯按道理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大概就是真正的原因,我猜是的。他觉得任何一个女人都配不上艾米亚斯。很可能他觉得有卡罗琳在会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果真如此吗?”

“不,当然没有。艾米亚斯一直都特别喜欢菲利普——自始至终。他常常取笑他爱钱如命,说他办公司什么的,是个法利赛人。菲利普不在乎。他只是笑笑,说艾米亚斯总算有个值得人尊敬的朋友,这是件好事。”

“你弟弟对埃尔莎·格里尔的事有什么反应?”

“你知道吗,我觉得很难说。他的态度总是不容易弄

清楚。他大概很恼火,觉得艾米亚斯因为这个女孩把自己弄得太被动。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不成,艾米亚斯会后悔的。同时我有一种感觉——对,我清楚地感到他看到卡罗琳日子不好过了又有点高兴。”

波洛的眉毛竖了起来。他说:

“他真的这么认为吗?”

“噢,别误会。我至多只能说他心底暗暗想过。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有这种感觉。菲利普和我大相径庭,但你知道,既是一母所生,还是有某种联系。兄弟之间总是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悲剧发生之后呢?”

梅雷迪思·布莱克摇头叹息。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抽搐。他说:

“可怜的菲里。他痛苦极了。简直心都碎了。你也知道,他一直倾心于艾米亚斯。我觉得这里面有英雄崇拜的成分。艾米亚斯·克雷尔和我一般大。菲利普小我们两岁。他向来很敬仰艾米亚斯。是的——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了。他——他对卡罗琳气愤已极。”

“那,他至少不怀疑吧?”

梅雷迪思·布莱克答道:

“我们没有任何人怀疑过……”

一片静寂。接着布莱克用一个弱者难以忍受的痛苦声调说:

“都过去了——都忘了——现在你又来——提起这一切……”

"不是我。是卡罗琳·克雷尔。"

梅雷迪思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卡罗琳？你说什么？"

波洛盯着他说：

"小卡罗琳·克雷尔。"

梅雷迪思的脸色缓和下来。

"呵，是那个孩子。小卡拉。我——我一时弄错了你的意思。"

"你以为我指的是原来的那个卡罗琳·克雷尔？你以为是她——怎么说呢——她无法在坟墓中安息？"

梅雷迪思打了个寒噤。

"别说了，你。"

"你知道吗？她给女儿写信说她是无辜的——这是她的遗言。"

梅雷迪思盯着他。他回答的声音听上去可笑至极：

"卡罗琳这么写的？"

"是的。"

波洛停顿一下才说：

"你感到吃惊？"

"你要是在法庭上见到她了你也会吃惊的。可怜的，被人逼得无处可躲，孤立无援。甚至挣扎都不挣扎一下。"

"是个失败主义者？"

"不，不是。她不是那样的。我猜，是因为她得知她杀死了她所爱的人——我想是那样的。"

“你现在不能肯定了?”

“她临死时还——郑重地写了这些——”

波洛提示道:

“也许是个善意的谎言。”

“也许。”可是梅雷迪思有些怀疑,“那不像——不像卡罗琳会干的……”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卡拉·莱马钱特也这样说过。卡拉有的只是一个孩子顽固的印象。但是梅雷迪思·布莱克却非常了解卡罗琳。波洛第一次得到证实卡拉的信念是可靠的。

梅雷迪思·布莱克抬头看他,接着慢吞吞地说:

“假如——假如卡罗琳说她是无辜的——噢,这整件事简直是疯了!我找不出——任何一种别的可能的解释……”

他猛地反过来问波洛:

“那你呢?你怎么看?”

一片静寂。

“至今,”波洛最后说道,“我还没有考虑过。我只是在收集一些印象。看卡罗琳·克雷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艾米亚斯·克雷尔又是什么样的。当时在场的人们又都是什么样的。那两天的的确确发生了那些事情。这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一个一个地反复考虑这些事实。你弟弟答应就此给我帮忙。他会把自己记得的一切都写下来寄给我。”

梅雷迪思·布莱克急忙说:

“你别以为从中能得到多大的帮助。菲利普是个大忙人。事情只要一过去他就都全忘掉了。说不定他都记错了。”

“当然会有些出入。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告诉你——”梅雷迪思突然停住，然后又说下去，说话时有些脸红。“要是你愿意，我——我也可以这么做。我是想，可以作个参考，是吧?”

赫尔克里·波洛和蔼地说：

“会相当有价值的。太好了！”

“那好。我说到做到。我还有些从前的日记，记不清放在什么地方了。跟你说，”他笨拙地说着，“我文笔不好。甚至拼写有时也出错。你——你的期望值不会太高吧?”

“啊，我在乎的不是风格。平淡地叙述一下你记得的一切就行了。每一个人都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表情举止，还有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即使看上去毫不相干也没关系。怎么说呢，这有助于营造一种气氛。”

“好，我明白了。要是从未见过一个人或到过一个地方，你当然很难使它历历在目地出现在眼前。”

波洛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奥尔德伯里与你的庄园比邻是吗？能不能去那里一趟——亲眼看看悲剧发生的地点?”

梅雷迪思·布莱克慢吞吞地说：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但是，当然那里变化很

大。”

“没有重建吧?”

“谢天谢地,没有——还不至于那么糟。但是现在成了个什么旅馆——被某个公司买走了。一到夏天年轻人成群结队去那儿,自然所有的房屋都被隔成了小间,地板也有很大的变化。”

“劳驾你解释一下原来的样子。”

“我尽量吧。以前你要是见过它就好了。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庄园之一。”

他带路从落地长窗出去,沿一片草地向下走。

“谁负责把它卖掉的?”

“是代表孩子的遗嘱执行者。克雷尔的一切财产都由她继承。他并没有立过遗嘱,但我想财产自然会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卡罗琳的遗嘱上把她的一切也都留给了孩子。”

“没有留一点东西给她的同母异父的妹妹?”

“安吉拉自己的父亲给她留了一些钱。”

波洛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接着他叫道:

“你把我往哪里带呀?前面就是海边了!”

“哦,我得给你讲一下这里的地形。你看,这里有条小溪,人们叫它骆驼河,在陆地上流淌——看上去完全像一个河口,但事实上不是的——还是海。沿陆路去奥尔德伯里得绕过小溪,但是从这里去奥尔德伯里最近的路线是划船从溪流的最窄处过去。奥尔德伯里就在正对面

——那儿，透过树丛你能看见那所房子。"

他们到了海滩。正对面在高高的树丛顶上依稀可见一个郁郁葱葱的高地和一所白色的房子。

海滩上停着两只小船。波洛笨手笨脚地帮着梅雷迪斯·布莱克把一只船拖到水面上，他们很快就向对岸划去。

"从前我们常走这条路，"梅雷迪思解释道，"当然，除了有风暴或下雨，那样我们就开车去。要是绕道就差不多有六英里。"

他把船轻轻地划到对岸的石码头边上。他不屑地瞥了一眼几座小木屋和一些水泥台阶。

"都是新建的，以前是船屋——旧的都拆了——一点也不剩。以前可以沿着沙滩去那些石头底下游泳。"

他扶客人下了船，把船拴好，然后带着他走上了一条陡峭的路。

"别以为我们会碰得见谁，"他扭过头说道，"四月份谁也不会来这里——除了复活节。即使碰见谁了也没有关系。我和邻居们关系不错。今天天气真好。像是夏天。那天天气也很好。更像是七月而不是九月。阳光明媚——只是有点冷风。"

小路穿出林子，环绕在一片裸露的石头周围。梅雷迪思用手指着说：

"那就是他们所说的巴特利花园。我们差不多是在它的底下——绕过去吧。"

他们重新钻进树丛，沿着另外一条小路走到一座高

墙的门旁边。小路继续向前蜿蜒伸展，而梅雷迪思开了门，两个人走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波洛从树荫里走到阳光中时有些头昏眼花。巴特利花园是一片人工开辟出来的草地，雉堞墙上点缀着大炮。它给人的印象像是悬挂在大海上。花园上面、后面都有树，但靠海的一边光秃秃的，只有下面的海水在闪烁着令人晕眩的光芒。

“景致不错吧，”梅雷迪思说道。他轻蔑地瞥了一眼后墙边上的一个亭子。“以前没有的——只有一个破木棚，艾米亚斯把画具、一些瓶装啤酒和几把躺椅储存在那里。也不是水泥做的。从前还有一条长椅和一张桌子——是铁的，上了油漆。就这些，其余的——没有多大的变化。”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波洛问道：“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

梅雷迪思点点头。

“长椅以前在那儿——靠着木棚。他就仰面躺在那儿。他画画时有时也躺在那儿——突然躺下，眼睛死盯着——又突然跳起来开始发疯地在画布上涂抹着。”

他停顿一下。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没什么异常之处。像是睡着了——刚刚打了个盹。但是眼睛却睁着——他——已经僵硬了。你知道，就像是中风。没有任何痛苦……我常常为此庆幸……”

波洛故意问起一件早已知道的事：

“谁发现的？”

“是她。卡罗琳。在午饭后。我想，我和埃尔莎是最后看见他还活着的人。就在那时可能已经发作了。他——看上去很怪。我宁愿不谈这些。我会写信告诉你的。那样容易一点。”

他突然转身出了巴特利花园。波洛默默地跟在后面。

两人上了那条蜿蜒的小路。比巴特利花园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另外一小片草地。树木掩映之中有一条长椅和一张桌子。

梅雷迪思说道：

“这里他们没有改变多少。但长椅以前不是这样的。是铁的，上了油漆。坐上去有些硬，可是看上去很美。”

波洛表示同意。他从树丛间望过去，视线可以越过巴特利花园俯瞰河口。

“那天上午我在这儿坐了一阵。”梅雷迪思解释道，“那时树没有这么茂密，很容易看见下面巴特利花园的雉堞墙。你知道，埃尔莎就在那儿摆着姿势。她扭头坐在墙上。”

他的双肩有点发抖。

“没料到树长得那么快，”他喃喃地说道。“哦，是呀，可能是我老了。上去看看房子吧。”

他们继续沿路走到房子跟前。是一所很不错的旧房子，乔治式的。扩建过，附近的一片绿色的草坪上设了约莫五十个供沐浴用的小屋。

“小伙子们睡在这儿，姑娘们睡在屋子里，”梅雷迪思解释道，“我觉得这儿没有什么值得你看的。所有的房间都隔开了。以前这里还辟过一个温室。这些人在这儿建了一个凉亭。哦，是的——他们一定喜欢在这儿度假。不可能一切保持原样——挺遗憾的。”

他突然转身。

“我们从另外一条路下去。知道吗，一切都回到我脑海中来了。幽灵，到处都是幽灵。”

他们取道另一条荆棘丛生的更长的小路回到了码头。两人都沉默不语。波洛十分尊重同伴的情绪。

再次回到汉德克罗斯庄园时，梅雷迪思·布莱克突然开口说道：

“你知道吗，我买下了那幅画。就是艾米亚斯正在画的那幅。我无法忍受它被卖掉——让所有的人指指点点——让一大群心怀叵测的浑蛋对着它说三道四。那是一幅杰作，艾米亚斯说是他最好的作品，我不在乎他说的是否是事实。差不多快画完了，他只希望再润饰一两天。你——你愿意去看看吗？”

赫尔克里·波洛连忙答道：“愿意，我非常乐意。”

布莱克带他穿过大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他打开一扇门，两人走进一间中等大小的满是灰尘，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布莱克走近窗口，打开木栓。然后，他费力地推开窗，一股芳香的空气一涌而进。

梅雷迪思说道：“这下好多了。”

他站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空气，波洛也走过去。无须

多问这间屋子从前是用来干什么的。架子上空空的，但是曾经放瓶子的地方留下了印迹。一方墙边上放着弃置不用的医疗器皿和一个洗涤槽。屋子里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梅雷迪思·布莱克看着窗外说：

“回想起这些太容易了！站在这里，闻着茉莉花的香气，——讲啊——讲啊——像个傻瓜——我一个劲地讲着我的宝贝药水和蒸馏法！”

波洛不经意地把手伸出窗外。他将一枝茉莉的茎扯断了。

梅雷迪思·布莱克大踏步地从地板上走过。墙上有一幅画蒙在挡灰的毯子里。他掀开了挡灰的毯子。

波洛屏住呼吸。迄今为止他已经看过了艾米亚斯·克雷尔的四幅作品：两幅在泰特美术馆，一幅在伦敦的一个商人那里，还有静物玫瑰。但此时他看到的是艺术家自认为最好的杰作，波洛马上体会到了他曾经是怎样一个卓绝的艺术家。

这幅画表面上十分光滑。第一眼看上去觉得可能是一幅广告画，对比十分鲜明。一个女孩，一个穿着浅黄色衬衫和深蓝色长裤的女孩在灿烂的阳光下坐在灰色的墙上，背景是蔚蓝的大海。就是广告画上常出现的题材。

但是第一印象是不可靠的；有一点轻微的变形——在阳光下惊人地灿烂而清晰。而那个女孩——

是的，这就是生命力。她似乎是个青春、活力的象征。浑身洋溢着耀眼的活力。那张脸上，那双眼睛

里……

如此充满活力！如此动人的青春！这，就是当时艾米亚斯·克雷尔眼中的埃尔莎·格里尔，就是她使他无视温柔的妻子。埃尔莎就是生命。埃尔莎就是青春。

她很出众，苗条，直率，傲慢，头偏向一边，眼睛里闪烁着胜利的光芒。看着你，盯着你——在等待着什么……

赫尔克里·波洛摊开两手说：

"了不起——真的，真是了不起——"

梅雷迪思·布莱克回答的声音很怪：

"她那么年轻——"

波洛点点头。他默默地想着：

"一般人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年轻'。指的是无邪，动人，又无助。而青春不是那样的！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了力量的——是的，而且残酷！还有——青春是脆弱的。"

他跟着主人走到门口。他的兴趣马上转移到了他下一步该拜访的埃尔莎·格里尔身上。岁月在那个狂热而放荡不羁的胜利者身上又会留下什么样的烙印呢？

他回头再看那幅画。

那两只眼睛。注视着他……注视着他……在告诉着他一些什么……

假如他没有办法理解那两只眼睛所诉说的东西，真实的那个女人会告诉他吗？或者说那两只眼睛诉说的是真实的女人所不知道的？

如此傲慢，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期待着。

就在那时死神降临，从那双急切的、紧紧抓住的年轻的手中夺去了它的猎物……

于是光芒从那两只奔放的期待着的眼睛里暗淡下去。现在的埃尔莎·格里尔的双眼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最后看了一眼那幅画，走出了屋子。

他想："她太有活力了。"

他觉得——有点——恐惧……

第八章　这头小猪吃烤牛肉

位于布鲁克街的这所房子窗台上种着达尔文郁金香。客厅里有一大瓶白色的丁香花，向着敞开的大门送出阵阵的幽香。

管家是个中年人，他为波洛摘下帽子，接过手杖。一个男仆过来把这些取走了。管家毕恭毕敬地轻声对他说：

“先生，跟我走好吗？”

波洛随着他穿过客厅，下了三级台阶。一扇门打开了，管家一字一顿地通报了他的姓名。

接着他身后的门关上了，一个瘦高个男人从壁炉边的椅子上站起身向他走来。

迪蒂斯汉姆爵士将近四十岁。他不仅出身贵族，还是个诗人。他有两部梦幻诗剧耗巨资搬上了舞台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他前额很突出，下巴上翘，而眼睛和嘴巴却十分好看。

他说道：

“请坐，波洛先生。”

---

① 原文为法语。

波洛坐下来，接过主人递过来的香烟。迪蒂斯汉姆爵士盖上烟盒，划了根火柴让波洛点烟，然后自己也坐下来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位来访者。

他说道：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妻子的。”

波洛回答道：

“迪蒂斯汉姆夫人能约我来，她真是太好了。”

“喔。”

沉默了一阵子。波洛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我希望，你不会反对吧，迪蒂斯汉姆爵士？”

那张瘦削的充满梦幻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微笑。

“波洛先生，如今丈夫们的反对从来不被当回事。”

“就是说你真的反对？”

“不，不能那么说。但是我得承认，我还是有些担心会给我妻子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许多年前，当时我妻子还是个年轻姑娘，她经受了一次可怕的磨难。但愿她已经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我渐渐觉得她已淡忘。而你又出现了，你的问题无疑会重新唤起那些旧时的记忆。”

“真遗憾，”赫尔克里·波洛彬彬有礼地回答说。

“我不太清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迪蒂斯汉姆爵士，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会尽可能小心些，尽量不使迪蒂斯汉姆夫人难过。她毫无疑问十分脆弱，容易受刺激。”

话刚落音，对方突然发出使人莫名其妙的大笑。他

说道：

“埃尔莎吗？她壮实得像头牛！”

“那——”波洛知趣地停了下来。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迪蒂斯汉姆爵士说：

“我妻子什么都吓不倒。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她打算见你的原因？”

波洛平静地回答说：“是好奇吧？”

对方眼睛里浮现出尊敬的神情。

“啊，你意识到了？”

波洛答道：

“这是难免的。哪个女人不想见见私人侦探；男人们会对他说见你的鬼去吧！”

“也有些女人会对他说见你的鬼去吧。”

“那是在见过他之后——不是之前。”

“也许是吧。”迪蒂斯汉姆爵士稍微停了一下。“写这本书的旨意是什么？”

赫尔克里·波洛耸耸肩。

“有人翻写老曲调，有人翻新些老的舞台情节，有人翻出些老的戏装。也有人重新写过去的谋杀案。”

“哼！”迪蒂斯汉姆爵士说道。

“你可以嗤之以鼻。但你这样并改变不了人的本性。谋杀案就像一场戏。人类对戏剧有着很强的欲望。”

迪蒂斯汉姆爵士低声说道：

“我懂——我懂……”

波洛说:“你明白了吧,这书是要写的。我要做的是确保没有言过其实,不歪曲事实。”

“我还以为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呢。”

“是的。但对事实的阐释并非如此。”

迪蒂斯汉姆连忙问道:

“这话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尊敬的迪蒂斯汉姆爵士,看待问题的方式很多,比方说,一个历史事件吧,以你们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为例,很多部书都以这个人为主题展开。有的把她写成一个殉道者,有的写成放荡不羁的淫妇,或一个头脑简单的圣徒,一个杀人凶手、阴谋家,还有的把她写成当时的环境和命运的牺牲品!谁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而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克雷尔被其妻所杀——当然,这没有任何异议。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妻子在法庭上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来她不得不让人偷偷地护送出去。公众舆论对她很不友好。”

“英格兰人,”波洛说,“道德标准很严格。”

迪蒂斯汉姆爵士答道:“他们真该死!”

看着波洛,他又加上一句:“那你呢?”

“我?”波洛答道。“我在生活中恪守道德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脑袋里有关道德的条条框框很多。这不是一回事。”

迪蒂斯汉姆爵士说道:

“我常常很诧异,这位克雷尔夫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说什么受伤害的妻子之类的——我有一种感觉,背

后肯定有文章。”

“也许你的妻子知道，”波洛对他的话表示赞成。

“我妻子，”迪蒂斯汉姆爵士答道，“从来没有提起这个案件。”

波洛看着他，愈来愈有兴趣。他说：

“啊，我开始觉得——”

对方赶忙问：

“你觉得什么了？”

波洛鞠了一躬答道：

“诗人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迪蒂斯汉姆爵士站起身按铃。他唐突地说道：

“我妻子在等你。”

门开了。

“先生，你叫我？”

“带波洛先生去见夫人。”

上了两段楼梯，双脚就踩在柔软的绒毛地毯上。柔和的灯光。钱，钱，到处都是花钱的贵重东西。但是格调却不那么高雅。迪蒂斯汉姆爵士的屋子里显得朴素而昏暗。而这儿，这屋里却是挥霍无度，是最奢侈的，却不见得是最耀眼或最惊人的。只是“不惜代价”，加上缺乏想象力。

波洛自言自语地说：“烤牛肉？对，烤牛肉！”

波洛被领进了一个不大的屋子。大的起居室在二楼。这是女主人个人的起居室，当波洛被通报姓名并领进来时，女主人正靠着壁炉台站着。

他一惊，脑海中闪出一句话，并且再也挥之不去了。

她年纪轻轻就死了……

当他注视着闺名埃尔莎·格里尔的迪蒂斯汉姆夫人时，心中就是这么想的。

他在她身上根本就看不到梅雷迪思·布莱克指给他看的那幅画上的影子。那幅画，最主要的是青春和活力。而面前的这位，没有青春气息——也许从来没有过青春气息。然而他却意识到（从克雷尔的画中他并没有发觉），埃尔莎十分漂亮，是的，上前迎接他的这个女人十分漂亮。而且肯定不显老。她多大年纪来着？要是悲剧发生时她二十岁的话，现在也不超过三十六岁。她漂亮的头上秀发如云，编成了俊俏的发型，面容差不多是倾国倾城，妆化得妙极了。

他心中奇怪地怦然一动。兴许老乔纳森先生搞错了，说什么朱丽叶……这里哪有什么朱丽叶——除非能把朱丽叶设想成幸存下来了——没有了罗密欧而继续活着……难道早逝不是朱丽叶角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埃尔莎·格里尔被留下来了，还活着……

她用平稳的、十分单调的语调说：

"我很感兴趣，波洛先生。坐下来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

他心想：

"可她不感兴趣。任何事情都吸引不了她的注意力。"

灰色的大眼睛——像两潭死水。

波洛又显出十足的外国人的样子。

他感慨道：

“我很困惑，夫人，我实在是困惑不解。”

“哦，不会吧。为什么？”

“因为我意识到——意识到重构过去的一出戏一定会使你十分痛苦！”

她看上去乐了。是的，是给逗乐了。真的乐了。

她答道：

“我想是我丈夫使你这么想的吧？你来的时候他先见过你了。当然他一点也不明白。他从来都不明白。我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敏感的人。”

从声音里听得出，她还觉得很好笑。她说：

“你知道，我父亲是在磨坊干活。他凭自己的工作渐渐阔了，发了财。要是那么敏感你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也一样。”

波洛心中暗想：是啊，一点不错。脸皮薄的人也不会呆在卡罗琳·克雷尔家里。

迪蒂斯汉姆夫人问：

“你想让我做什么？”

“夫人，你能肯定回忆过去不会使你十分痛苦吗？”

她思索了一会儿。波洛突然觉得迪蒂斯汉姆夫人很坦率。出于无赖她也许会撒谎，但她绝对不会故意撒谎。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缓缓地说：

“不，不会的。怎么说呢，我倒希望会。”

“为什么？”

她不耐烦地说：

“从来没有任何感觉，简直是个笨蛋……”

波洛心想：

“是的，埃尔莎·格里尔死了……”

他大声说道：

“迪蒂斯汉姆夫人，这下使我好办多了。”

她兴奋地问：

“你想知道什么？”

“你记性好吗，夫人？”

“应该不错，我想。”

“你确信回忆那些天的细节不会使你痛苦？”

“根本不会。事情只在发生的时候让人痛苦。”

“我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的确如此。”

迪蒂斯汉姆夫人回答说：

“这就是爱德华——我丈夫——所不能理解的。他认为传讯以及那一切都是我遭受的残酷的折磨。”

“难道不是吗？”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答道：

“不，我很开心。”她的语气不无得意。她继续说道：“天哪，残忍的老德普利奇那样地对我穷追不舍。他简直是个魔鬼。我喜欢和他辩论，他没能赢我。”

她微笑地看了波洛一眼。

“但愿我没有破坏你的幻想。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我应该被征服了，我想——应该受到羞耻心之类的折磨。当时我可没有。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只想一件

事。”

“什么事?”

“送她上断头台,没错。”埃尔莎·迪蒂斯汉姆回答说。

他的视线落在她的双手上——非常美,但指甲又长又钩。具有掠夺性的双手。

她问:

“你觉得我报复心强是吗?我的确报复心强——想报复伤害我的任何一个人。那个女人我认为属于最低贱的那种。她知道艾米亚斯喜欢我——知道他要抛弃她,她就把他杀了,这样我就得不到他了。”

她的目光紧逼波洛。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你不理解或同情她吗?除了嫉妒?”

“不,我觉得没有。要是你已经输了,你就是输了。要是你留不住丈夫,就不失风度地让他走好了。我不理解的就是这种占有欲。”

“你要是嫁给他了也许就会理解。”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不是——”她突然对波洛微微一笑。他觉得,她的微笑有点使人害怕。那样不含半点真情。“我想跟你说清楚,”她说,“别以为艾米亚斯·克雷尔勾引了一个不谙人世的姑娘。根本不是那回事!在我们两个之间,我该负责。我在一次晚会上遇见他,对他一见倾心——我知道一定要得到他——”

惊人相似的场面——只是有些古怪——

> 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海角天涯……①

"尽管他已有妻室？"

"想控告我妨碍他人家庭？别那么脱离现实了。要是他和妻子在一起不快乐，而跟我在一起却快乐，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

"可是据说他和妻子关系不错。"

埃尔莎摇着头说：

"不。他们吵得鸡犬不宁。她成天烦他。她是个——天哪，这个女人真可怕！"

她站起身点燃了一支香烟。然后微笑着说：

"很可能我这样对她不公平。但我的确觉得她十分可恶。"

波洛慢吞吞地说："一场可怕的悲剧。"

"是的，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她突然转而盯着他，原先疲倦、死气沉沉的脸上竟然闪烁出一丝活力。

"这场悲剧要了我的命，你懂吗？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什么都不存在了——根本都不存在了。"她的声音变得微弱。"一片空虚！"她不耐烦地挥挥手，"就像玻璃箱中飘浮的鱼的标本！"

---

① 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全集》之八 P.39。

“艾米亚斯·克雷尔对于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她点点头。这微微一点头显得有些古怪,似乎对他十分信赖——又出奇地使人怜悯。

“我觉得我一直很固执。”她沉吟着说,“我认为——真的——我应当自杀——像朱丽叶那样。可是——那么做就意味着承认自己被打败了——成了生活中的失败者。”

“相反呢?”

“一旦挺过去了,还应该拥有一切,一点不差。我的确挺过来了。现在对于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我觉得我早已开始了下一步。”

是的,下一步。波洛看出她为了实现那个决心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看出她美丽,富有,把男人们弄得神魂颠倒,她用掠夺成性的双手努力地填补着空虚的生命。她出于英雄崇拜——先是嫁给了一个著名的飞行员——接着又嫁给一个探险家,巨人阿诺德·史蒂文森,兴许外表都有些像艾米亚斯·克雷尔——最后又回过头来成了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妻子:迪蒂斯汉姆夫人。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说:

“我从来都不虚伪!有一句西班牙谚语一直都让我欣赏。‘上帝说,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然后付款。’啊,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想要什么我就拿——但我一贯乐意按价付款。”

赫尔克里·波洛答道:

“你所不明白的是有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她瞪了他一眼说：

“我指的不仅仅是金钱。”

波洛说：

“是啊，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生活中不是每样东西都明码标价，不是的。有些东西是不出售的。”

“胡说八道！”

他淡淡一笑。她的语气中带着曾是一个磨坊工人的暴发户的傲慢。

赫尔克里·波洛顿然生起一阵怜悯。看着那张看不出年龄的光滑的脸，那双疲倦的眼睛，他想起了艾米亚斯·克雷尔画中的那个姑娘……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说道：

“跟我说说这本书吧。目的是什么？谁的主意？”

“噢！亲爱的夫人，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还不是翻点陈芝麻烂谷子供人娱乐。”

“你不是作者？”

“不是，我是破案专家。”

“你是说他们写有关案件的书请你当顾问？”

“也不总是。这次我被赋予这一使命。”

“谁赋予的？”

“我——怎么说呢——代表一位对此案感兴趣的人审核本书。”

“是谁？”

“卡拉·莱马钱特小姐。”

“她是谁？”

“是艾米亚斯和卡罗琳·克雷尔夫妇的女儿。”

埃尔莎盯着波洛好一会儿。然后她说：

“哦，那当然，是有个孩子。我记起来了。她应该长大成人了吧？”

“是的，二十一岁了。”

“长得什么样子？”

“高个子，黑头发，我觉得还挺漂亮的。而且她有勇气，有个性。”

埃尔莎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见见她。”

“她也许不乐意见你。”

埃尔莎有些吃惊：

“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但是太荒唐了！她不可能还记得什么。当时她最多不过六岁。”

“她知道她的母亲曾因为父亲被谋杀而受到侦讯。”

“而她认为是我的错。”

“很可能得这么解释。”

埃尔莎耸耸肩说：

“真是个蠢货：要是卡罗琳理智一点，像个人样——”

“这么说你一点也不负责？”

“干吗要我负责？我没什么好觉得羞耻的。我本可以给他带来幸福的。”她的目光紧逼着波洛。她的“面具”碎了——突然，十分不可思议地，他看见了画上的姑娘。她说：“要是我能让你理解就好了。要是你能从我的角度看就好了。要是你知道——”

波洛的身子向前倾了倾。

“我想要做的就是这一点。你看，当时在场的菲利普·布莱克先生打算把发生的一切详细记录下来给我看。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也有此打算。现在要是你——”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深深了吸了一口气。她不屑地说：

“那两个家伙！菲利普蠢透了。梅雷迪思老是跟在卡罗琳屁股后边转——不过他可爱极了。从他们俩的记述中你找不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

他注视着她，看见活力点燃了她的眼睛，看见原先那个死气沉沉的女人渐渐恢复了生气。她飞快地差不多是厉声说道：

“你想知道真相吗？噢，不许出版。要是只供你过目——”

“没有你的许可我哪里能出版呢？”

“我愿意记录下来事实的真相……”她静静地想了一两分钟。他看见她僵硬的脸颊上显现出年轻的轮廓，生命之潮涌上来，犹如昨日重现。

“回忆往事——全部写下来……让你看看她是什么样的——”

她的眼睛一闪，胸脯急剧地起伏着：

“她杀了他。她杀了艾米亚斯。杀了想活下去——想要好好活着的艾米亚斯。仇恨不应该比爱更强烈——可她的仇恨就更强。我对她的仇恨也——我恨她——我

恨她——恨她……”

她向他走过来。她弯下腰来用手拽着他的衣袖。她急切地说：

“你得明白——你必须这么做——明白我们俩彼此之间的感情。我说的是艾米亚斯和我。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看。”

她一阵风似的跑到屋子的另一侧。她打开一个小桌子上的锁，抽出藏在文件格里面的一只抽屉。

她转身回来了，手中有一封皱巴巴的信，墨水已经褪色。她把信送到他手中。波洛猛然清楚地想起他曾认识的一个孩子，她把一件宝贝送到他手中，那是她在海边拾到而且一直煞费苦心地保存着的一个珍贵的贝壳。那个孩子就是这样站在一旁注视着他。看着他接住了她的宝贝，她是那么自豪，又有点怯怯地，又急于知道他的评价。

他打开褪了色的信笺。

埃尔莎——可爱的孩子！从来都没有人比得上你的美貌。而我恐怕，我太老了，我已是中年，脾气暴戾，性格一点也不稳定。不要信任我，不要相信我——除了工作上，我没有一丝优点。我最好的那一部分全都投入工作之中了。好了，千万别说没有人警告过你。

见鬼，我亲爱的——我还是想要你。为了你我宁肯下地狱。我要为你画一幅画，让这个

傲慢的世界惊愕吧，喘息吧！我爱你爱得发疯——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埃尔莎——埃尔莎——埃尔莎——我永远属于你——属于你，一直到死。

艾米亚斯

十六年前的事了。褪色的墨水，一碰就要碎的信笺。而那些文字却还活着——使人震颤……

他凝视着递这封信给他的那个女人。

而他看见的不再是他盯着的女人。

是一个沉浸在爱河中的女孩子。

他又想起了朱丽叶……

第九章　这头小猪饿肚皮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波洛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考虑着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意识到那张皱巴巴的小脸上一双非常机敏的灰色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他刚刚爬上这幢没有任何装饰的建筑的顶层，敲响了吉莱斯皮楼第584号的房门，这种楼是为劳动妇女提供“小公寓”而修建的。

这个方方正正的小屋子，就是塞西莉亚·威廉斯小姐的栖身之所。这屋子既是她的寝室、起居室又是餐厅，而且，屋里有个小煤气炉，说明还是厨房——另外还有一间小浴室。

尽管条件十分简陋，威廉斯小姐却竭力将小屋按自己的品味布置。

四壁刷成灰白色，上面挂着几幅名画的复制品。其中一幅是但丁在桥上与比阿特丽斯相会——那幅画曾被一个孩子形容为“一个瞎眼的小姑娘坐在橘子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做《希望》”。还有两幅威尼斯的水彩风景画，一幅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复制品。一个低矮的带屉桌上放着大量的褪色的照片，从照片上的人的装束和发型来看，大部分是二三十年前拍的。

地毯早已磨破，劣质的家具也破旧不堪。赫尔克里·波洛很清楚塞西莉亚·威廉斯一贫如洗。这里可没有烤牛肉。这就是那头饿肚皮的小猪。

威廉斯小姐坚持又问了一遍，声音清晰，一针见血。

“你希望我写一份关于克雷尔案件的回忆材料！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据波洛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们说，他往往喜欢撒谎，不辞劳苦地先故意作一些错误的推断，最终得出结论，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出真相。这种时候叫人拍案叫绝。

可这一次他很快作出了结论。赫尔克里·波洛不是一个有英语家庭教师的比利时或法国孩子，但他的回答与那些小男孩一样简单而不可避免。当被问起：“今天早上你刷牙了吗，哈罗德（或者理查德、安东尼等）？”的时候，他们飞快地开动脑筋考虑撒谎的可能性，继而一再压制着这个念头，最后难过地回答说，“没有，威廉斯小姐。”

因为威廉斯小姐具备每一个成功的教师必须拥有的那种秘密的力量，即权威性！当威廉斯小姐说，“去洗洗手，琼。”或者“我希望你读一下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这一章，要能够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毫无例外孩子们会去做。威廉斯小姐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听她的。

于是这次赫尔克里·波洛没有先提到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过去的案件的书。相反，他简要说明了一下卡拉·莱马钱特把他请出来的情形。

这位瘦小的老太太侧耳倾听。她衣衫破旧，却十分整洁。

她说道：

“得到那个孩子的消息我很有兴趣——总算知道她的下落了。”

“她长大成人了，很可爱，有魅力，勇气非凡，很有头脑。”

“那好，”威廉斯小姐简洁地回答。

“而且她，可以说非常固执。不是那么容易拒绝或者用三言两语就可以打发掉的。”

前任家庭教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她问道：

“她有艺术气质吗？”

“我觉得没有。”

威廉斯小姐干巴巴地说：

“谢天谢地！”

这句话的语气使威廉斯对艺术家的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又补充说道：

“按照你说的我想象得出来她像母亲而不是父亲。”

“很有可能。你要是见到她了肯定会这么说。你想见她吗？”

“真的很想见见。能看到以前熟知的一个孩子现在长成什么样子总是叫人挺高兴的。”

“我想，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一定还很小吧？”

“她五岁半。很可爱——也许有点太静了。总是一

个人玩，不让外人加人。很自然，没有被宠坏。"

波洛说：

"幸亏她那么小。"

"是的，的确如此。要是她再大一点的话，受这场悲剧的惊吓对她肯定有极坏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波洛答道，"都会觉得受到伤害，哪怕孩子再小，或者尽可能不让她知道，总会有一种神秘气氛。有意回避或突然就远离故土，这些对孩子都不好。"

威廉斯小姐一边思索一边说道：

"也许没有你想象得那么严重。"

波洛答道：

"我们暂且不提卡拉·莱马钱特，就是从前的小卡拉·克雷尔。不过，我想问你一件事。要是有人能作出解释的话，我猜也只有你了。"

"是什么？"

她用询问的语气含含糊糊地答道。

波洛挥挥手，努力地想说得更清楚一些。

"有一件事——一个很细微的地方我弄不明白——可是似乎每次我提起那个孩子时，人们好像都没有对她给予足够的重视。每次我提到她，得到的反应总是有点吃惊，好像和我讲话的人早就忘了还有个孩子。尊敬的女士，这是不是显得有些不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往往举足轻重，倒不是她本身多么了不起，可她是维系家庭的核心。也许艾米亚斯·克雷尔有些理由抛弃自己的妻子——但却没有理由抛弃孩子。一般婚姻破碎中孩子的

地位很重要。但是在这里孩子似乎不算什么。就我看来——很奇怪。”

威廉斯小姐紧接着说：

“你提到的这一点很关键，波洛先生。你说得对。这也几乎是我刚才为什么说那些话——说把卡拉带到别的地方去从某些方面说也许不是一件好事的原因。要知道，她若是再大一点，也许就会觉得缺乏家庭的温暖。”

她的身子向前倾了倾，很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在工作过程中，很自然地看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问题的方方面面。许多孩子，应该说是大多数孩子，由于得到父母亲过多的关注而受伤害。父母给予了孩子过多的爱、过多的关注。孩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往往感到不安，他就想要获得自由，想要逃脱、不再受到监视。独生子女尤其如此，最妨碍他们自由的莫过于母亲们。常常给婚姻带来不幸。丈夫往往讨厌处于次要地位，有的就到别处寻找安慰——或者是奉承或关注，迟早就会以离婚而告终。我深信，对孩子最好的就是父母双方给予他，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即‘有益的忽视’。要是一个家庭的孩子众多或者经济拮据很自然就会这样。他们被忽视是因为母亲一般都没有时间一心扑在他们身上。他们清楚地知道母亲爱他们，但并不会因为这种爱的过多表现出来而感到不舒服。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偶尔人们会发现一对夫妻如此沉浸在两人世界当中，如此情投意合，以至于婚姻的结晶——孩子对于任何一方都显得不太真实。于是孩子

渐渐产生反感，他觉得受到了欺骗和冷遇。你也明白，我说到的绝不是那种‘忽视’。打个比方说，克雷尔夫人真可谓一个模范母亲，她总是为卡拉的利益、卡拉的健康着想——适当的时候还陪她玩耍，总是那么可亲，那么快活。但除此之外，克雷尔夫人一心扑在丈夫身上。可以这么说，她活着就是因为他，也就是为了他。"威廉斯小姐稍作停顿，接着轻轻地说："我觉得，这也就是她最后那么做的理由。"

赫尔克里·波洛问：

"你是说他们俩更像是一对情人而不像是夫妻？"

威廉斯小姐对这个词有些不屑，她轻轻地一皱眉，说：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

"他也像她一样情有独钟吗？"

"他俩情投意合。但是，当然啰，他是个男人。"

威廉斯小姐努力地使那个词听起来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意义。

"男人们——"威廉斯小姐欲言又止。

她说起"男人们"就像一个富有的资本家说"布尔什维克"——像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说"资产阶级"——像一个家庭主妇说"蟑螂"。

她一生未嫁，靠当家庭教师度日，形成了十分强烈、偏激的女权主义的观点。听了她的话没有人怀疑，对于威廉斯小姐来说，男人就是天敌！

波洛说："你不是对男人有偏见吧？"

她干巴巴地回答说：

"这个世界上男人占了一切优势。我希望不会永远这样。"

波洛沉思着看了威廉斯小姐一眼。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想象出她是如何抱定反对男人的信念而忍受一切。他不再泛泛地谈所有的男人，说起那个具体的男人。

波洛问：

"你不喜欢艾米亚斯·克雷尔？"

"我当然不喜欢克雷尔先生。我也从不赞成他的行为。我要是他的妻子，早就离开他了。有些事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

"而克雷尔夫人却忍受着，是吗？"

"是的。"

"你觉得她这么做不对？"

"是的。一个女人应该有某种自尊，不向侮辱低头。"

"你跟克雷尔夫人说过这类的话吗？"

"当然不会。这话轮不到我说。我的任务是教育安吉拉，而不是自告奋勇地给克雷尔夫人提什么建议。这样做未免太鲁莽。"

"你喜欢克雷尔夫人？"

"我非常喜欢克雷尔夫人。"洪亮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饱含深情与温暖。"非常喜欢，也为她感到十分难过。"

"那你的学生——安吉拉·沃伦呢？"

“她很有意思——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有意思的之一。她的脑瓜真聪明。虽然不受约束，脾气急，很多时候难以控制，但是却是个很不错的孩子。”

她稍作停顿然后继续说道：

“过去我一直认为有朝一日她能有出息。她真的出息了！你读过她的书了吗，写撒哈拉的？她还在法尤姆发掘那些最有意思的古墓！是的，我为安吉拉而骄傲。我呆在奥尔德伯里的时间并不长——两年半——但我一直深信我在启迪她的思维，激发她对考古学的兴趣方面对她有过一些帮助。”

波洛轻声地说：“我听说打算送她上学继续接受教育。想必你不喜欢那个决定吧。”

“根本不是，波洛先生。这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让我给你讲得更清楚一些吧。安吉拉是个可爱的姑娘——真的很可爱——热心肠，容易动感情——但她也是个，我称之为问题少女。就是说，她处在一个很麻烦的年纪。女孩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段时间对自己没有把握——既不是孩子又不是成人。安吉拉一会儿会通情达理，显得成熟——挺像个大人，而事实上——过一会儿她又是那副野丫头的样子——搞恶作剧，举止粗鲁，老发脾气。要知道，女孩子们在这个年纪都觉得很难受——她们尤其敏感。跟她们说什么她们都讨厌。把她们当孩子吧她们烦，把她们当大人看吧她们又突然觉得害羞。安吉拉就处于这种状态。她脾气不好，会突然讨厌你跟她

逗乐,然后大发雷霆——接着一连好些天她都郁郁寡欢,皱着眉头坐在那里——然后她又玩野了,爬树啦,和园子里的男孩子到处乱跑啦,根本没有人能管得了她。"

威廉斯小姐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女孩到了这个阶段,上学很有好处。她需要的是其他的心灵的刺激——以及全面的集体约束,有助于她成为一个理智的社会成员。安吉拉的家庭环境还够不上我所称之为理想的标准。一方面是克雷尔夫人老惯着她。安吉拉只要向克雷尔夫人通通气,她就总会支持她。结果安吉拉认为姐姐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首先花在她身上,带着这种情绪她常常与克雷尔先生发生摩擦。克雷尔先生自然觉得他应该是第一位的——也想要这么做。他的确很喜欢这姑娘——他们是好伙伴,常在一块儿嘻嘻哈哈地拌嘴,可是有时候克雷尔先生突然讨厌起克雷尔夫人老护着安吉拉。像所有男人一样,他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他期待着每个人都宠他。于是他们俩常常就真的吵起来了——而克雷尔夫人十有八九站在安吉拉一边。因而他就怒不可遏。另一方面来说,要是她支持他,安吉拉也会怒发冲冠。在这种时候安吉拉往往故技重演,玩起孩子的把戏,跟他要恶作剧。他有喝东西一饮而尽的习惯,有一回她就在他的酒中放了大量的盐。自然喝完了他就吐个不停,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一次是她往他床上放了许多鼻涕虫。他怕鼻涕虫怕得出奇。他完全火了,大发雷霆,并且说非把这丫头送进学校不可。安吉拉难过极了——尽管事实上她提过

一两次自己想去上寄宿学校——但她故意弄出伤心透了的样子。克雷尔夫人不想让她去但还是听从了劝告，决定让她去——我认为主要取决于我就这一点对她讲过的一番话。我向她指出这样做会对安吉拉大有裨益，我认为安吉拉一定会大有长进。于是就定下来让她去赫尔斯顿，南部海岸的一所很好的学校，秋季入学。但是整个假期克雷尔夫人仍然不高兴。安吉拉一想起来就跟克雷尔先生过不去，也不至于特别严重。你知道，波洛先生，但这给那年夏天留下了一层阴影——啊，给别的一切留下了阴影。"

波洛问："你指的是——埃尔莎·格里尔？"

威廉斯小姐简洁地说：

"完全正确。"说完把嘴巴抿得紧紧的。

"你对埃尔莎·格里尔有什么看法？"

"对她我根本没有任何看法。一个完全不守规矩的年轻女人。"

"她还很年轻。"

"不至于年轻到不知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我替她找不出任何理由——根本没有。"

"她爱上他了，我猜想——"

威廉斯小姐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的确是爱上他了。波洛先生，我希望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感情，都应该好好控制一下。而且我们当然也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个女孩子根本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可言。她完全不在意克雷尔先生是个有妇之夫。真不要

脸——既残忍又固执。可能从小没受什么管教吧——而这是我能替她找到的惟一的理由。"

"克雷尔的死一定使她十分震惊吧?"

"哦,是的。可是她全得怪自己。我还不至于到袒护谋杀的地步。但是,波洛先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话,那个女人就是卡罗琳·克雷尔。坦率地告诉你吧,有时候我自己都想动手把他俩给杀了。他当着妻子的面跟那女孩子打情骂俏,对妻子不得不忍受她的侮辱听之任之——她真的太过分了,波洛先生。噢不,艾米亚斯·克雷尔真是活该。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他那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而逃脱惩罚。他的死是报应。"

赫尔克里·波洛说:"你的反应强烈……"

瘦小的女人用坚强不屈的灰色眼睛盯着他说:

"我对婚姻关系的纽带反应十分强烈。除非婚姻关系得到尊重和提倡,否则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不断下降。克雷尔夫人一心扑在家庭上,是个忠实的妻子。她的丈夫故意无视她的存在,公然把情妇带到家里来。让我说,他是罪有应得。他激起了她过去一再忍耐的苦楚,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责备她所做的一切。"

波洛慢吞吞地说:"他做得太糟糕了——这一点我承认——可别忘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威廉斯小姐狠狠地发出一声冷笑。

"噢,是吗,我知道。如今总找这种理由。艺术家!成了过放荡生活、酗酒、吵架以及不忠实的行为的极好的借口!都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克雷尔先生究竟是怎

样一个艺术家？他的画也许能流行一些年。但绝对不会长久。怎么说呢，他甚至都不会画画！他的透视糟透了！甚至结构也不对。波洛先生，我对我所谈到的这些还是略知一二的。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佛罗伦萨学过一阵绘画，而且对于任何一个了解并欣赏大家的人来说，克雷尔先生的涂鸦之作真是可笑至极。只是在画布上胡乱洒些颜料——没有结构——没有仔仔细细地画过。不，"她摇着头说，"别想让我去欣赏他的作品。"

"有两幅在泰特陈列馆，"波洛提醒她说。

威廉斯小姐哼了一声。

"可能吧。爱泼斯坦先生有尊雕塑也在那儿，我相信。"

波洛觉察到，根据威廉斯小姐的口气，这件事到此为止了。他就不再提艺术的主题了。

他问道：

"当克雷尔夫人发现尸体时你是和她在一起？"

"是的。午饭后她和我一起从屋子里走出来。安吉拉游完泳后把一件套头衫落在海滩上或者船上了。她总是丢三落四。我跟克雷尔夫人在巴特利花园门口分手，可她立刻就把我叫回来了。我相信当时克雷尔先生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了。他四肢伸开躺倒在离画架不远处的一条长椅上。"

"发现之后她惊呆了吗？"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波洛先生？"

"我问的是你当时的印象。"

“那，我明白了。是的，她看上去神情恍惚。她打发我回去打电话叫医生。毕竟，当时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他死了——也许只是僵直性昏厥。”

“她说过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记不清了。”

“你去打电话了？”

威廉斯小姐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我走到半道上碰见了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我把任务交给了他便回去见克雷尔夫人。你看，我想她兴许晕倒了——这种事男人可应付不了。”

“她晕倒了吗？”

威廉斯小姐干脆地说：

“克雷尔夫人控制住了自己。她可不像格里尔小姐，歇斯底里地叫人难堪。”

“怎么样叫人难堪？”

“她竭力地想打克雷尔夫人。”

“你的意思是她意识到克雷尔夫人该为克雷尔先生的死负责？”

威廉斯小姐思索片刻说：

“不，她也不能确信。那种，嗯，那种可怕的怀疑还没有被激起来。格里尔小姐只是叫道：‘是你干的，卡罗琳。你杀了他。都是你的错。’她并没有真的说出‘你毒死了他。’但我觉得她无疑就是这么想的。”

“那克雷尔夫人呢？”

威廉斯小姐来回地挪动着身子。

“我们非得那么伪善吗，波洛先生？我无法告诉你克雷尔夫人当时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感觉。到底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恐惧呢——”

“她看上去像吗？”

“不——不，我不能说是这样的。惊呆了。对——而且，我觉得，吓坏了。对，我敢肯定，吓坏了。但这很自然。”

赫尔克里仍不满意地说：

“对，也许很自然……对于丈夫的死，她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自杀。从一开始，她就非常明确地说肯定是自杀。”

“私下里她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吗，或者，她还提出过别的可能性？”

“没有。她——她——努力地想给我留下印象肯定是自杀。”

威廉斯小姐有些尴尬。

“那你怎么说的呢？”

“波洛先生，我怎么说的真的重要吗？”

“是的，我这样认为。”

“我不明白——”

但他沉默的期待似乎对她有催眠作用，她犹犹豫豫地说：

“我想我说的是：‘当然啰，卡罗琳。肯定是自杀。’”

“你相信自己的话吗？”

威廉斯小姐抬起了头。她坚决地说：

“不，我不信。但是请你想一想，波洛先生，我完全站在克雷尔夫人一边，你可以这么认为。我是同情她，而不是警方。”

“你希望宣告她无罪？”

威廉斯小姐毫不屈服地说：

“是的。”

波洛问道：

“这么说你同情她女儿的感情？”

“我十分同情卡拉。”

“要是让你给我一份记述悲剧发生经过的详细材料，你会反对吗？”

“你是说给她看？”

“是的。”

威廉斯小姐慢慢地答道：

“不，我不反对。她下定决心要弄清真相，是吗？”

“是的。我敢说要是不让她知道真相会更好——”

威廉斯小姐打断他的话：

“不。面对现实总是更好。用篡改事实的方法来逃避不幸没有用。卡拉听说这个事实已经大为震惊——现在她想弄清悲剧发生的来龙去脉。在我看来像是个勇敢的年轻人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一旦她了解了一切就会把它重新忘掉，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

“也许你说得对。”波洛答道。

“我确信自己是对的。”

“但是你看，还不仅仅如此。她不仅想要了解真相——她还想要证明她的母亲无罪。”

威廉斯小姐感叹道：“可怜的孩子。”

“你这么说吗？”

威廉斯小姐回答说：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她要是从来都不知道就更好了。不过，这样做还是最好。希望发现母亲无罪是很自然的事——尽管实际情况也许很糟，但据你所说的我觉得卡拉会十分勇敢，会认识到真相而不是躲开它。”

“你确信那就是真相吗？”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觉得卡罗琳有罪的推断没有任何漏洞？”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认真考虑过那种可能性。”

“而她自己坚持说是自杀？”

威廉斯小姐果断地说：

“可怜的人不得不说点什么。”

“你知道吗？克雷尔夫人临终前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郑重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威廉斯小姐惊愕地看着他。

“她这么做就太不对了。”她厉声说。

“你这么认为？”

“是的。噢，我敢说你跟大多数男人一样，都是感伤主义者——”

波洛愤愤地打断她的话：

“我不是感伤主义者。”

“但是有滥用感情的倾向。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庄严的时刻，写下一个谎言？想减轻孩子的痛苦？是的，许多女人会这么做。但我万万想不到克雷尔夫人会这样。她既勇敢又诚实。我认为要是劝女儿不要作出评判倒更像是她干的。”

波洛略有些恼怒。他问道：

“你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一下卡罗琳·克雷尔写下的也许是实情？”

“当然不会！”

“而你仍声称曾经很喜欢她？”

“我是喜欢她。我非常喜爱她，并且深切地同情她。”

“那——”

威廉斯小姐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你不明白，波洛先生。我现在说这些没有关系了——都过了那么久。要知道，我碰巧知道了卡罗琳·克雷尔有罪！”

“什么？”

“真的。当时隐瞒了事实是否做得对我不清楚——但我的确隐瞒了。但是我敢保证，千真万确，我知道卡罗琳·克雷尔有罪……”

第十章　这头小猪嗷嗷叫

安吉拉·沃伦的公寓俯瞰着里根公园。在这个春日里，一阵和风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要不是楼底下不停地传来过往车辆讨厌的轰鸣声，人们真会疑心自已置身于乡间。

门开了，波洛从窗口转过身来，安吉拉·沃伦走进屋来。

他不是第一次见到她。他找机会去皇家地理协会听过她的演讲。他觉得她讲得棒极了。也许，就一般人来说，显得有些枯燥。沃伦小姐口才很好，她从不停顿，也不因措词而犹豫。她从不重复啰嗦。语调清晰而富有韵律。她并不刻意迎合听众喜浪漫、爱冒险的口味。演讲中很少带感情色彩。只是令人钦佩地叙述精练的事实依据，用幻灯片配合进行恰如其分的阐释，根据事实作出聪明的推断。演讲利落、准确、清楚、平实，而且非常具有学术价值。

赫尔克里·波洛心悦诚服。他觉得，她的思路相当清晰。

近看安吉拉·沃伦，他意识到她本可以出落得相当美丽。她五官端正，虽然显得有些严肃。弯弯的黑眉毛，清澈的褐色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皮肤白皙可人。她肩

膀很宽，走起路来有点像男人。

当然她周身看不出哪里像那头嗷嗷叫的小猪。可是在右脸颊上，嵌着那道早已治愈的伤疤，把皮肤弄得皱巴巴的变了形。右眼稍微有些扭曲，眼角向下耷拉着，却没有人会看出那只眼睛根本就看不见。波洛几乎可以断定她看上去像是已经忍耐自身的残疾太久了，现在根本不在意了。他突然想到此次调查中他发生兴趣的五个人中，起初起点最好、最有优势的未必获得成功和幸福。埃尔莎，可以说起初具有一切优势——年轻，漂亮，富有——过得却最糟糕。她像一朵花，受到不期而至的风霜的袭击——还在含苞待放——却没有了生命。塞西莉亚·威廉斯，就外在情况来看，没有可以夸口的资本。然而，在波洛眼中，她毫不消沉，也没有挫败感。威廉斯小姐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思——她对人对事还具有浓厚的兴趣。她具有严格的维多利亚式教育培育出来的极大的心理和道德优势。我们这一代人却不具备——她在生命的旅途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因而赢得了上帝的欢心，确信自己最终会得到上帝的召唤，从而给自己披上了一副能抵御嫉妒、不满、后悔等的刀枪不入的盔甲。她拥有回忆，拥有自己小小的快乐，所以成了尽管手头拮据，却有足够的健康和体力继续饶有兴趣地关注自己的生活的人。

而在安吉拉·沃伦——那个破相致残而蒙受苦难的年轻人——身上，波洛相信自己看见了一个因不得不为树立自信和增强自信而拼命努力从而坚强起来的灵魂。

放荡不羁的女学生成长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女人,一个具有相当强的心理素质,具有无穷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的女人。波洛坚信,她是个既幸福又成功的女人。她的生活充实,生气勃勃,充满欢乐。

不过,她恰巧不是波洛真正喜欢的那种女人。虽然钦佩她头脑清晰,波洛却觉得她周身洋溢着某种东西使她活脱脱像个男人。波洛喜欢衣着入时、精心打扮的艳丽女子。

和安吉拉·沃伦很容易谈起他来访的目的。不需要要什么手腕。他只是重新叙述了一遍卡拉·莱马钱特拜访他的事。

安吉拉·沃伦脸上严肃的神情一扫而光,她高兴地问道:

"小卡拉?她来这儿了?我真想见到她。"

"你没有和她保持联系?"

"我应该多跟她联系才好,可是我没做到。她去加拿大时我在上学。我觉得,过一两年她肯定会把我们给忘了。后来,我们只是偶尔寄寄圣诞礼物,别的就没有联系了。我原以为,如今,她已经完全融入加拿大的氛围当中,会一辈子呆在那儿。形势所逼,那样更好。"

波洛答道:"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更换了姓名以及生活环境,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但是往往没那么简单。"

接着他讲起卡拉订婚的事,到了规定年龄她发现的秘密以及她来英国的动机。

安吉拉·沃伦静静地听着,一只手托着破相的脸颊。

她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波洛讲完了，她才轻声说道：

“她做得对。”

波洛一震。听到这样的反应还是头一次。他问道：

“沃伦小姐，你赞成她的做法？”

“那当然。我希望她能成功。我会尽一切努力帮助她。要知道，我很过意不去，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去做这件事。”

“你觉得她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

安吉拉·沃伦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当然是对的。卡罗琳没有干。我一向清楚得很。”

赫尔克里·波洛轻轻地说：

“你真让我大吃一惊，小姐[1]。我拜访过的别的人都——”

她急忙打断他的话：

“你不要信那一套。我从来就相信，现场取得的证据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我认定她无罪是建立在我对她——我姐姐的了解的基础上的。我只知道卡罗绝对不可能杀任何一个人。”

“可不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人都根本不会去杀人？”

“很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打包票。我赞成说人这

---

① 原文为法语。

种东西很奇怪，很难说。但是卡罗琳不同，她有特别的理由——这些理由我比任何人更容易理解。”

她抚摩着受过重伤的脸颊：

“你看见了吧？很可能你早已听说过吧？”波洛点点头。“卡罗琳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肯定——我知道——她没有杀人。”

“大多数人大概不会觉得这会有说服力吧？”

“对，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我相信，审讯时就是那样用来作证的。证明说卡罗琳脾气暴烈，不可控制！就因为我小时候她伤了我，那些博学多才的先生们就推论道她为什么就不会毒死不忠于她的丈夫呢。”

波洛回答说：

“就我个人而言，我至少明白两者之间有差别。一阵莫名的无法控制的怒火不会让人先去偷来毒药，接着第二天再用在别人身上。”

安吉拉·沃伦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我非得努力地跟你讲明白不可。假设你是这样一个人，通常很可爱、性情温和——但是你同时非常嫉妒。设想一下在嫉妒之火最难以控制的那些年里，突然一阵狂怒之下你干下了近乎是谋杀之类的一件蠢事。想一下那可怕的惊吓、恐惧和让你挥之不去的你的悔恨吧。如果你是像卡罗琳一样敏感的人，恐惧和悔恨就永远不会离开你了。这些永远都萦绕在她的心头。我不是说当时我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回忆起来我看得明明白白。卡罗琳被伤害我这件事困

扰着，一直都被困扰着。她一刻也不得安宁。她做的一切也都打下了烙印。这说明了她为什么那样对待我。对我再好她却还觉得不够。在她眼中，我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和艾米亚斯之间的争吵一半都是因为我而引起的。我总是嫉妒他，对他搞各种恶作剧。我偷偷地把猫食放入他的饮料中，还有一次在他床上放了一只刺猬。可是卡罗琳总帮着我。”

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当然啰，这样对我不利。我完全给宠坏了。不提这些了。我们谈论的是那件事对卡罗琳的影响。一时冲动铸成的大错阻止了她一生中再有此类的行为。她时时监视着自己，总担心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她有自己的防范措施。其中的一条就是滥用语言。她觉得（我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是有道理的），要是她的语言足够激烈了她就不会有过激的行动。从实践中她总结出的这个方法十分奏效。这就是为什么我听见卡罗琳说过‘我要把某某切成几片放在油锅里慢慢地炸’之类的话。她还对我，或对艾米亚斯说，‘要是再来烦我我就宰了你。’同样她还动不动就跟我们吵得很凶。我觉得，她是意识到暴力的冲动已植根于她的天性之中，她故意用这些办法发泄出来。她和艾米亚斯常常吵架，没有人能比他们吵得更荒唐、更可怕了。”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

“是，别人也说过。他们吵得鸡犬不宁。”

安吉拉·沃伦答道：

"一点不错。那些人的证词就是那样愚蠢，那样引人误入歧途。卡罗琳和艾米亚斯两人当然经常吵架！他们当然是怒不可遏地对骂着一些尖刻、残忍的话！可是没有人明白他们俩以吵架为乐。可他们的确是这样！艾米亚斯也不例外。他们夫妻俩就是这样的。他们俩都喜欢戏剧，喜欢演出充满各种感情的一幕幕。大多数男人都不喜欢。他们宁愿太平些。可艾米亚斯是个艺术家。他喜欢大叫，喜欢恫吓别人，还总喜欢显得粗暴无礼。这样做似乎可以消除他心中的压抑。他就是那种人，领扣掉了都要把房子吼倒。听起来很怪，我知道，可是生活在没完没了的吵闹与和好之中就是艾米亚斯和卡罗琳的最大的乐趣！"

她又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说：

"要是他们当初不把我弄走而让我作证，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些的。"她耸耸肩。"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而且当时我脑袋里怎么也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当时我都明白，但从来没有细想过，自然也从来没有想象过会变成文字。"

她盯着波洛：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波洛使劲地点头。

"我全听明白了——而且你说的对极了。有人要是意见一致他们就嫌单调。他们需要意见分歧的刺激来创造出生活中一出出的戏。"

"非常准确。"

“沃伦小姐，我能问你一下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

安吉拉·沃伦叹息道：

“我记得当时大惑不解，却又无能为力，就像是一场最离奇的梦境。卡罗琳很快就被逮捕了——我想大概在三天之后。我记得我当时愤愤然，气得说不出话来——还有，当然啰，怀着孩子般天真的想法觉得这不过是犯了个愚蠢的大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卡罗琳放心不下的主要就是我——她希望我能尽量远离这一切。她让威廉斯小姐几乎马上把我送到一家亲戚那里。警方没有反对。后来，他们决定不需要我提供证词了，于是我得到允许去海外上学。

“我自然死活不愿离开。但是有人向我解释说卡罗琳对我相当放心不下，我惟一能够帮助她的就是离开。”

稍停片刻，她接着说：

“于是我就到了慕尼黑。那时，判决下来了。他们从来不让我去探望卡罗琳，说是卡罗琳不同意让我去。我觉得，那是她惟一一次不理解我的心情。”

“你不能那样断定，沃伦小姐。去狱中探望最亲近的人说不定会给一个年轻而敏感的姑娘留下极为可怕的印象。”

“可能会吧。”

安吉拉·沃伦站起身，说道：

“姐姐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从来没给任何人看过。我觉得现在应该给你看看。也许

能帮助你了解卡罗琳是怎样一个人。要是你愿意也可以拿给卡拉看。"

她走到门口又转身说道：

"跟我来，我的房间里有张卡罗琳的画像。"

这是波洛第二次全神贯注地凝视一张画像。

从画的角度讲，卡罗琳·克雷尔的画像只是平庸之作。但波洛饶有兴趣地看着它——吸引他的并非是画的艺术价值。

他看见的是一张长鹅蛋脸，下巴的轮廓十分优雅，表情有点羞怯。这是一张对自己没有把握而充满感情的脸，具有一种隐而不露的内在的美。它缺乏她女儿脸上的那种生气和活力——卡拉·莱马钱特的不知疲倦、快活的神气无疑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画中的人物没有那么积极的生活态度。然而，看着画像中的这张脸，赫尔克里·波洛明白了像昆廷·福格这样想象力丰富的人为什么忘不了她。

安吉拉·沃伦又出现在他的身旁——手中拿着一封信。

她轻轻地说：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她长的是什么样子——看看她的信吧。"

他仔细地展开信，读起卡罗琳·克雷尔十六年前写下的话。

我亲爱的小安吉拉：

听到这个坏消息你一定会很伤心，可我想告诉你这真的没什么。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谎，现在我说我真的很高兴我也不是对你撒谎——我体会到了一种以前从不知道的必不可少的公正和平静。没什么，亲爱的，这没什么。不要回顾过去，不要感到遗憾，不要为我伤心——继续生活下去，取得成功。我知道，你会的。真的没什么，亲爱的，我要随艾米亚斯去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会分开。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为我做一件事，那就是——快活起来。我跟你说过——我很幸福。欠债总得要还的。心情平静下来可真好。

爱你的姐姐

卡罗琳

赫尔克里·波洛把信通读了两遍，然后还给她。他说：

"信写得真漂亮，小姐——写得真棒。棒极了。"

"卡罗琳，"安吉拉·沃伦说，"人就很棒。"

"对，不同凡响……你觉得这封信表明她是无辜的?"

"那当然!"

"她并没有清楚地说出来呀?"

"因为卡罗琳知道我从来连做梦也不会认为她有

罪！”

“也许——也许是的……但也有可能有另外一种理解。可以理解成她有罪，通过赎罪她会得到平静。”

他想，这种理解倒是符合对她在法庭上的表现的描述。这时，他经历着对自己所接受的使命最怀疑的一刻。迄今为止，一切都毫无例外地表明卡罗琳有罪。现在甚至她自己写下的话也自相矛盾。

站在另一边的只有安吉拉·沃伦，她无论如何都坚持卡罗琳无罪。诚然，安吉拉十分了解她，但是，她这样一口咬定，是否出于少女凭臆想行事的忠诚，竭力地要捍卫挚爱的姐姐呢？

安吉拉·沃伦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她说：

“不，波洛先生——我知道卡罗琳是无辜的。”

波洛简洁地说：

“老天爷知道我不愿动摇你的信念。我们来实际一点。你说你姐姐无罪，那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安吉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我同意，这很难弄清。我想是像卡罗琳所说的，艾米亚斯自杀了。”

“你了解他的性格，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可能性很小。”

“你没有像刚才态度那么明确，说你知道这绝对不可能吧？”

“没有，因为我说过，大多数人的确会做出一些不可能做的事——也就是说看上去不符合性格特征的事。但

是我猜想，要是你非常非常了解他们的话，就不会是与性格相悖的了。”

“你很了解你的姐夫吧？”

“是的，但还没有像对卡罗琳那样了解。艾米亚斯会自杀在我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我想他有可能会这么做。事实上，他肯定是自杀了。”

“你想不出别的解释吗？”

安吉拉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却并非没有激起一点兴趣。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还从未真正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你是指另外一个人杀了他？那就是个有预谋的、残忍的谋杀案……”

“有可能吧，你说呢？”

“嗯，也许是的……但是看上去无疑不太可能。”

“比自杀更不可能？”

“难说……粗浅地看，没有理由怀疑其他任何一个人。回想起来，没有……”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与此案密切相关的人中应该说——谁是最有可能的？”

“让我想想。噢，我没杀他。那个叫埃尔莎的东西自然没有。他死了她都气得要发疯。还有谁在？梅雷迪思·布莱克？他对卡罗琳忠心耿耿，来到这个家里总显得十分温顺。我猜这也许为他提供了一个动机。但是要是让艾米亚斯跟埃尔莎走了，他看准时机来安慰卡罗琳，不是同样也能达到目的吗？别的我真没法看出他是凶

手。太温和，太谨慎了。还有谁在场？"

波洛提示说："威廉斯小姐？菲利普·布莱克？"

安吉拉严肃的表情放松下来，她笑了：

"威廉斯小姐？谁会相信自己的家庭教师会杀人？况且威廉斯小姐一直那么坚强，那么正直！"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当然啰，她特别喜欢卡罗琳，为她干什么她都乐意，而且她恨艾米亚斯。她完全是个女权主义者，讨厌男人。这些足够推动她去杀人吗？肯定不会。"

"看来是不太可能，"波洛表示赞同。

安吉拉又说：

"菲利普·布莱克？"她沉默片刻。然后轻轻地说："你知道，我看，要是只谈可能性的话，他就最有可能。"

波洛答道：

"我很感兴趣，沃伦小姐。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也不一定。但凭我的记忆，他是一个想象力非常有限的人。"

"想象力有限能使人杀人吗？"

"也许会使人用粗鲁的办法来解决难题。那种人从这种或那种行为中得到一定的满足。杀人非常地原始而粗鲁，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的——我想你说得有道理……这种看法有道理。但是，沃伦小姐，不管怎么说都还不止这些吧。菲利普·布莱克可能出于什么动机呢？"

安吉拉·沃伦没有马上答话。她皱着眉头看着地

板。

赫尔克里·波洛问：

“他是艾米亚斯·克雷尔最好的朋友吧？”

她点点头。

“但是你心中还有想法，沃伦小姐。有些想法你还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们俩是情敌，都喜欢那姑娘——喜欢埃尔莎？”

安吉拉·沃伦摇摇头。

“噢，不，不会是菲利普。”

“那是怎么回事呢？”

安吉拉·沃伦慢慢地说：

“你知道吗？有时候一些事情突然回到你的脑海中——甚至好多年前的事情。我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人给我讲了个故事。当时我没有明白故事的意义。我并不着急——只是简简单单地从我脑海中掠过。我觉得，我也没有像人家所说的，再去想起它。可是两年前我坐在剧院里看歌剧，那个故事回到我的脑海里，而且我当时十分吃惊，还大声叫道，‘哦，我现在明白了那个关于米饭布丁的傻故事的意思了。’而剧中根本没有与这句话相关的东西——当时只是有个好玩的人在乐队附近轻快地掠过。”

波洛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小姐。”

“那你就会明白我要跟你说起的了。我曾呆在一个旅馆里。我沿着过道走的时候，一间卧室的门开了，一个我熟识的女人走出来。那不是她的卧室——而且见到我

时，事实明明白白写在她的脸上。

“于是我一下明白了我曾在卡罗琳脸上看到的表情，那是在奥尔德伯里，有天夜里她从菲利普·布莱克的屋里走出来。”

她身子向前倾了倾，打断波洛欲言又止的话。

“当时我并不懂，你明白吧。我已经懂事了——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一般都懂——但我没有跟实际联系起来过。卡罗琳从菲利普·布莱克的卧室走出来就是卡罗琳从菲利普·布莱克的卧室走出来。跟威廉斯小姐或者我的卧室没什么两样。但我的确注意到了她脸上的表情——一种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的奇怪的表情。我跟你说过，直到有天夜里在巴黎，我在另一个女人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时我才懂了。”

波洛慢吞吞地答道：

“可是沃伦小姐，你告诉我的事真叫我很吃惊。从菲利普·布莱克本人那里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很不喜欢你的姐姐，一向如此。”

安吉拉说：

“我知道。我无法解释，可事情就是这样的。”

波洛缓缓地点点头。早在他拜访菲利普·布莱克的时候，他就隐约地觉得有些话听起来不那么真实。对卡罗琳过分的憎恨之情——总有些不太自然。

他又想起了与梅雷迪思·布莱克的谈话。“艾米亚斯结婚时他很难过——有一年多都不接近他们……”

那么，菲利普一直恋着卡罗琳吗？而当他的心上人

选择了艾米亚斯时，他的爱就变成了酸涩与仇恨吗？

对，菲利普未免太激烈，太偏激了。沉思中他的形象又出现在波洛的脑海中——那个快活的富有的人，还有高尔夫球，还有他舒适的家。十六年前他真正的感情会是什么样的呢。

安吉拉·沃伦说话了。

“我不懂得。你看，我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有过。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也许会有用——万一跟当时发生的事有关系呢。”

第二部

菲利普·布莱克的记述

（手稿上附的信）

亲爱的波洛先生：

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寄来我对有关艾米亚斯·克雷尔死亡事件的记述。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得指出我记得可能不十分准确，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真诚的

菲利普·布莱克

导致九月十九日艾米亚斯·克雷尔谋杀案诸事件来龙去脉的记录……

我与死者的友谊很早就开始了。我们两家的庄园毗邻，两家人非常友好。艾米亚斯·克雷尔比我大两岁多一点。小时候一放假我俩就在一起玩，尽管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上学。

凭我对此人的长期了解，我觉得自己尤其有资格就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提供证词。我要明确表示（对任何一个相当了解艾米亚斯·克雷尔的人），他自杀一说荒谬

至极！克雷尔永远不会要自己的命。他简直太热爱生活了！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的论点是克雷尔受到良心的谴责，悔恨之中服毒身亡，任何一个认识克雷尔的人都会觉得这样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可以说，克雷尔这人没什么良心，自然不会因为良知而导致自杀。而且，他与妻子关系不和，我认为他与自己极不满意的婚姻生活决裂也不会犹豫不决。他打算承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用，我相信他会出手大方。他向来慷慨，而且心肠好，招人喜欢。不仅是个杰出的画家，朋友们也都对他忠心耿耿。据我所知，他没有与谁结仇。

我认识卡罗琳·克雷尔也有许多年。她婚前我们就认识，当时她常常呆在奥尔德伯里。她是个有点神经质的姑娘，脾气暴躁，常常大发雷霆，很有魅力，但是无疑很难相处。

她几乎马上就表示出对克雷尔的爱慕之情。我觉得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她。但他们还是总在一起玩——我说过，她很有魅力，最终他俩订婚了。克雷尔最要好的朋友们对这桩婚事深表忧虑，因为他们觉得卡罗琳根本就配不上他。

于是头两年克雷尔的妻子与他的朋友们关系十分紧张，但克雷尔很讲义气，他绝不会因为妻子之命而放弃旧友。几年之后，他和我重归于好，我又成了奥尔德伯里的常客。另外，我还成了他们的女儿小卡拉的教父。我想，这说明艾米亚斯把我当成他最要好的朋友，也给了我替一个不再能为自己申辩的人说话的资格。

回到您让我记述的事件上来吧。我在案件发生之前五天到达奥尔德伯里(从旧日记中查到的)。也就是在九月十三日。我马上就意识到气氛十分紧张。同时做客的还有埃尔莎·格里尔小姐,当时艾米亚斯正以她为模特作画。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格里尔小姐,但对她我早已耳闻。一个月前他就向我大谈特谈这位姑娘。他说,他遇见了一个妙不可言的姑娘。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我开玩笑地说:"当心点,朋友,要不你又该昏了头了。"他告诉我别傻了。他在替姑娘画像,对她没什么个人兴趣。我回答说:"瞎扯!听你说过多少遍了。"他说:"这次例外。"听罢我不无讥讽地回答:"哪回不都一样!"于是艾米亚斯焦躁不安起来。他说:"你不懂。她还是个姑娘。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他还说她的观点很时髦,完全摆脱了旧式的偏见。他称赞道:"她诚实、自然、完全无所畏惧!"

我嘴上没说,心中却暗想艾米亚斯这回可弄糟了。几周后我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姓格里尔的丫头真是个狐狸精"。有人说艾米亚斯简直昏了头,也不想想那姑娘才多大;又有人笑道那个埃尔莎·格里尔也不是省油的灯。还听说女孩子家财万贯、财源滚滚,她从来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且"她比艾米亚斯更占主动"。谈到克雷尔的妻子怎么想的问题时,有人意味深长地说,她现在早该习惯了吧,马上有异议说早有耳闻她是个醋坛子,让克雷尔没有一天日子好过,换了谁都有理由偶尔弄出点风流

韵事。

列举出这些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充分理解我去他家之前事态发生的状况十分重要。

见到那个女孩子我很感兴趣——她相当漂亮，很有魅力——我得承认，我当时注意到卡罗琳的确吃了很多苦，心中不免幸灾乐祸。

艾米亚斯·克雷尔本人没有平日那么轻松，对他不太了解的人可能觉得他与以往没什么两样，而我和他交情深厚，马上就发现各种迹象表明他十分紧张，脾气捉摸不定，动不动走神，稍不留心就会把他惹恼。

尽管平时他一画画就情绪不稳，但这次他的紧张不完全是由工作引起的。见到我他非常高兴，一有机会单独相处他就说："感谢上帝你来了，菲尔。跟四个女人住在一所房子里足以把任何一个男人逼疯了。呆在他们中间非把我送进疯人院不可。"

气氛自然叫人难受。显然，这件事让卡罗琳吃了不少苦。真想象不出来，她居然会如此彬彬有礼、如此有教养地表现出对埃尔莎的不客气——甚至连一个真正伤人的字眼都没说过。埃尔莎呢，对卡罗琳十分粗鲁，毫不掩饰，肆无忌惮。她知道自己占了上风——她没多少教养，自然没有多少条条框框约束自己的行为。结果，克雷尔一不画画就跟安吉拉拌嘴逗乐。他俩关系不错，虽然常常发生口角，有时还大吵一架。而这次艾米亚斯说话总带刺，做什么也忿忿然，于是两人真的大动肝火了。第四个女人是家庭教师。艾米亚斯称她为"板着面孔的巫

婆",还说"她对我恨之入骨。坐在那儿吸着嘴,不停地对我表示不满"。

正在这时他感叹道:

"女人全都见鬼去吧!男人要过安宁日子非得躲开女人不可!"

"你不该结婚的,"我说,"你不是那种愿意和婆婆妈妈的事搅在一起的人。"

他回答说现在说这些为时太晚。他又加上一句,说毫无疑问卡罗琳恨不得杀了他才好呢。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事情不同寻常。

我问:"怎么回事?这么说跟可爱的埃尔莎事情闹大了?"

他嘟哝着说:

"她非常可爱,是吧?有时我希望从没见过她才好。"

我回答说:"老兄,注意点,你可得有点自制力。你不要再跟别的女人纠缠不休了。"他看着我大笑起来。他说:"你说得容易。我离不开女人——根本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于是他耸耸宽宽的双肩,笑着对我说:"啊,最后都会好起来的,我希望如此。你得承认这幅画不错吧?"

他指的是他正在给埃尔莎画的那张画像,尽管我对绘画技巧几乎一无所知,还是看出这幅作品相当有分量。

画起画来,艾米亚斯就像换了一个人。虽然他会咆

哮、嘟嘟囔囔、拼命地诅咒，有时还把画笔甩出老远，他却是真的相当开心。

只有当他回屋吃饭时两个女人之间的敌对气氛才使他沮丧。敌对气氛于九月十七日达到高潮。午餐时真叫人难堪。埃尔莎尤其——真的，我想傲慢是形容她的最恰当不过的词了！她故意无视卡罗琳的存在，不停地与艾米亚斯一个人说话，就像屋里只有他们两人似的。卡罗琳轻松愉快地跟其他的人交谈，巧妙地安排好每两三句听上去极其自然的话中就能有一处带刺。她没有埃尔莎·格里尔那份叫人鄙夷的坦诚。她总是不直说一件事，从来只点到为止。

吃过午饭，我们坐在客厅里，刚喝完咖啡，情况愈发糟了。我评论一个用磨得十分光滑的山毛榉木刻成的头像，说是很稀奇，卡罗琳回答说："这是一位年轻的挪威雕刻家的作品。艾米亚斯和我都十分钦慕他。我们希望明年夏天能去拜访他。"平静的语气中所包含的对艾米亚斯的拥有让埃尔莎无法忍受。她从不肯放过一个迎接挑战的机会。等了一两分钟，她用她清晰、过分做作的嗓音发话了。她说："要是好好收拾这屋子会挺不错的。家具太多了。将来我住这儿的时候我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掉，只留下一两件好的。我还要安上铜色的窗帘，我想——那样夕阳就能透过西边的大窗户反射到上面。"她转向我说道。"你不觉得会有多么美吗？"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卡罗琳说话了，她的声音温柔而圆润，我只能用"危险"一词来形容。她说：

“你想把这儿买下来吗,埃尔莎?”

埃尔莎答道:“我不需要买。”

卡罗琳又问:“你是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听上去不再温柔,而是生硬、铿锵有力。埃尔莎笑了。她说:“我们干吗非要装?得了,卡罗琳,你清楚得很我的意思!”

卡罗琳回答说:“我不明白。”

埃尔莎答道:“别像个鸵鸟似的。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没有好处。艾米亚斯和我彼此相爱。这里不是你的家,是他的家。我们结婚以后,我要和他一同住在这儿。”

卡罗琳答道:“我觉得你是糊涂了。”

埃尔莎说:“噢,不,我没有,亲爱的,你知道。要是我们能彼此坦诚相待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和艾米亚斯深爱着对方——你已经看得够清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你得给他自由。”

卡罗琳说:“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然而她的语气并不坚定。埃尔莎已经攻破了她的防线。

恰在此时艾米亚斯走进屋来。埃尔莎笑着说: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那问他吧。”

卡罗琳说:“我会的。”

她没做任何停顿就说:

“艾米亚斯,埃尔莎说你打算娶她。是真的吗?”

可怜的艾米亚斯。我替他感到难受。让人逼到那分上真像个傻瓜。他涨红了脸,开始胡言乱语。他转而问

埃尔莎说,真他妈的见鬼,她干吗不能少说两句?

卡罗琳追问:“那说明是真的?”

他默默无言,只是站在那里用手指在衣领里来回搓动。小时候他发窘时就总这么做。他说——他努力地想,显得有尊严、有权威性——当然做不到,可怜的傻瓜:

“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卡罗琳说:“可是我们要讨论!”

埃尔莎插嘴说:

“我觉得只有告诉卡罗琳才显得公平。”

卡罗琳用非常轻的声音问:

“是真的吗,艾米亚斯?”

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女人拼命追问,无法回避时男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她说:

“请回答我的话。我应当知道。”

他狠命地扬起头——差不多像斗牛场上的公牛。他脱口而出:

“当然是真的——可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事。”

说罢他转身拂袖而去。我跟在他身后。我不想留下来跟女人们待在一起。在阳台上我赶上了他。他在大声咒骂。我从未见过哪个男人像他那样发自内心地咒骂过。后来他咆哮着说:

“她怎么就不能管住她的舌头?真见鬼,她怎么就不能不说?现在闯出大祸了,而我得把画画完——你听见

了吗,菲尔?这是我干得最漂亮的一次。是我这辈子画得最好的一幅。而两个女人,一对该死的蠢货,却想从中搅和!"

后来他稍稍平静了一些,说女人不分主次,看不到孰重孰轻。

我忍不住露出微笑。我说道:

"是嘛,该死,伙计,都是你自找的。"

"我难道不知道吗?"他哼哼唧唧地说。过一会儿他又说:"可是你得承认,菲尔,难怪男人会在她面前昏了头。甚至卡罗琳也应该理解才是。"

我问要是卡罗琳横下心来就是不离婚,他怎么办。

可他又走神了。我重复了一遍他才心不在焉地说:

"卡罗琳绝对不会报复的。你不懂,老弟。"

"还有孩子呢,"我向他指出。

他抓住我的胳膊。

"菲尔,老弟,你是好心——但别像个老鸦似的饶舌了。我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最后会有个圆满的结局的。走着瞧吧。"

这就是艾米亚斯——彻头彻尾的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者。他兴高采烈地说:

"让他们这帮人都见鬼去吧!"

我不记得我们是否还谈了些别的事,但几分钟之后卡罗琳大步走上阳台。她戴着一顶帽子,是一顶深棕色的古怪的帽子,帽檐下垂,非常迷人。

她的声音听上去跟平时绝对没什么两样:

“把沾满颜料的外套脱了吧,艾米亚斯。我们该去梅雷迪思那边喝茶了——你们都忘了?”

他瞪大了眼睛,有些结巴地说:

“哦,我忘了。对,当——当然要去。”

她答道:

“那就去把自己弄得体面点,别像个要饭的似的。”

尽管她声音十分自然,眼睛却不看他。她向一丛大丽花挪过去,开始摘掉一些已经凋谢的花朵。

艾米亚斯慢慢转身进屋去了。

卡罗琳跟我聊起来。她说了很多。谈起这种天气会不会持续一段时间。还说不知道海边是否会有鲭鱼,要是有,艾米亚斯安吉拉和我肯定会想钓鱼去。她可真令人叫绝。我不得不甘拜下风。

但我自以为,这也说明了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有惊人的毅力,完全能控制自己。我不知道她当时是否已经打定主意要杀他——但是她若这样做了我不应该感到奇怪。而且她能够不动声色地作好周密安排,头脑相当清楚,毫不手软。

卡罗琳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当时我应该意识到她不会打算就此收场的。可我像个傻子似的认为她已经打定主意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或者她可能以为她若是表现得像往常一样,艾米亚斯兴许会回心转意的。

很快其他人都出来了。埃尔莎显出轻蔑的样子——同时又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卡罗琳看都不看她一眼。幸亏安吉拉打破了僵局。她出来跟威廉斯小姐争辩说她哪

条裙子都不换,身上这条没哪儿不好——再说对于亲爱的老梅雷迪思来说已经够好了——他从来都没注意过你穿什么衣服。

我们终于出发了。卡罗琳和安吉拉并排走。我跟艾米亚斯一起。而埃尔莎独自边笑边走着。

我并不爱慕她——这种人太厉害——但我不得不承认那天下午她美得无法形容。女人如愿以偿时就会那样。

那天下午的事我根本都说不清了,全都模模糊糊。我记得老梅里出来接我们。我想我们是先绕花园散步。我记得跟安吉拉讨论了很长时间怎样训练小猎犬抓老鼠。她吃了很多苹果,还力劝我也多吃点。

我们回到屋子,坐在大松树下喝茶。我记得,梅里显得十分不安。我猜是卡罗琳跟他说什么了,或者是艾米亚斯。他不解地看着卡罗琳,一会儿又瞪着埃尔莎。这位老兄看上去急得火烧火燎。卡罗琳自然或多或少有点喜欢让梅雷迪思听自己的使唤,这个忠心不贰、柏拉图式的朋友永远也不会做得太过分。她就是那种女人。

喝完茶梅雷迪思匆匆跟我说了几句。他说:

"你看,菲尔,艾米亚斯不能这样做!"

我答道:

"你别搞错了,他要这样做。"

"他不能撇下妻子孩子跟那姑娘走。他比她大多了。她最多不过十八。"

我告诉他格里尔小姐已满二十岁。

他说:“不管怎么说都还未成年。她不知道后果。”

可怜的梅雷迪思。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个侠义心肠的真正绅士。

“别担心,老兄。她知道她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的,人家乐意!”

我们的交谈到此为止,没有机会再细说了。我心想梅雷迪思八成是想到卡罗琳会被抛弃而不安吧。一旦离婚她有可能等着她忠诚的情人来娶她。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他更感兴趣的是否只是为无望的爱情而奉献终身呢。不得不承认,这样想着让我忍俊不禁。

非常奇怪我几乎不太记得我们参观梅雷迪思那间臭烘烘的屋子。他乐于向人展示他的业余爱好。我私下常觉得腻味透了。我大概是跟其他人一起在那间屋里听梅雷迪思长篇大论地讲毒芹碱的药效,但我现在记不清了。我没有见到卡罗琳偷药。我提到过,她行动敏捷。我的确记得梅雷迪思大声朗诵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之死的段落。我都腻味透了。古典的东西总叫我烦。

那天别的我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艾米亚斯和安吉拉空前绝后地吵了一架。我们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避免了别的麻烦。安吉拉在匆匆上床去之前最后又大骂了一通。她说,第一条,她要报复他。第二条,她巴不得他死了才好。第三条,她希望他得麻疯病一命呜呼,算是罪有应得。第四条,她巴不得像在童话故事中似的,一根香肠粘在他鼻尖上永远弄不下来。她一走我们都捧腹大笑,实在忍不住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滑稽透顶。

后来卡罗琳很快就上床休息了。威廉斯小姐尾随她的学生而去。艾米亚斯跟埃尔莎一起去花园。显然我是多余的。我独自出去溜达溜达。夜色真美。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起床。餐厅空无一人,多有趣,有些事记得那么清楚。我还记得那天的腰花和猪肉的味道。腰花真好吃,辣味的。

后来我出去想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我走出去,一个人也没碰见,点燃一支烟。威廉斯小姐急匆匆迎面走过来。她在四处寻找安吉拉,今天她的功课该是缝补一件破上衣,可跟以往一样,她又逃学了。我回到大厅,发觉艾米亚斯和卡罗琳正在书房争执不休。他们声音很大。我听见她嚷道:

"你和你那些女人!我真想宰了你。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艾米亚斯说:"别傻了,卡罗琳。"而她答道:"我可不是说着玩的,艾米亚斯。"

天哪,我不想多听了。于是我又走出去。我沿着阳台的另一侧走,看见了埃尔莎。

她坐在一把长椅上。长椅恰好在书房窗户下面,而窗户大开着。想必里面说的话没有几句她没听见。见到我她镇定自若地向我走来。她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

"今天早上多美好啊?"

她当然觉得今天早上很美好!这女孩子真残忍。不,我觉得纯粹出于诚实,缺乏想象力。她心目中只有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站在阳台上谈了约摸五分钟。我听见书房的门砰地开了，艾米亚斯走出来。他满脸通红。

他不容分说抓住埃尔莎的肩膀。

他叫道："来，你该坐在那儿了。我要接着画。"

她答道："好吧。我去取件毛衣。风有点冷。"

她走进屋去。

我不知艾米亚斯是不是要跟我谈谈，他却没多说什么，只是感叹道："这些女人！"

我说："打起精神，老兄。"

然后直到埃尔莎从屋里出来，我们俩默默无语。

他们一起走向巴特利花园。我进了屋。卡罗琳正站在大厅里。我觉得她甚至没注意到我进来了。她有时就是那样的。她好像就要走——去独自呆着。她在低声说着什么。不是跟我说，而是自言自语。我只听见几个字：

"太残忍了……"

她说的就是这些。然后她从我身旁走过，上楼去了，还是像是没有看见我——就像在梦游。我私下这样想（你知道我没有权力这么断定），她是上楼取药去了。就是在那时她决定下手的。

恰在此时电话铃响了。在有些家里应该等仆人接电话，但我是奥尔德伯里的常客，我差不多把那里当自己家了。我取下听筒。

电话里传来的是我哥哥的声音。他万分焦急。告诉我说他去过实验室，毒芹碱瓶子空了一半。

无须复述如今我知道的当时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一切。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蠢透了,竟然吓坏了。梅雷迪思在电话里慌慌张张地不知该怎么办。我听见楼梯上有动静,只是连忙告诉他赶紧过来。

我自己走下去接他。如果不熟悉地形,就不知道从这个庄园到另一个最近的路就是划船穿过一条小溪。我沿着小溪而下走向停船的小码头。路上得从巴特利花园的墙根下经过。我听得见艾米亚斯边画画边同埃尔莎聊天的声音,听上去兴高采烈,无忧无愁。艾米亚斯说天热得可怕(就九月的天气来说是个热天),而埃尔莎说坐在那儿(雉堞墙上),有一股冷风从海面吹来。接着她说:"我都快坐僵了。休息一会儿行吗,亲爱的?"我听见艾米亚斯叫道:"死了也不行。坚持住。你这丫头真难弄。告诉你,就要好了。"埃尔莎嚷道:"残酷的畜牲!"然后笑了。我走远了,再也听不见了。

梅雷迪思划船从对岸过来。我等着他。他拴好船走上台阶,看上去脸色苍白、万分紧张。他对我说:

"你的脑袋比我聪明,菲利普。我该怎么办?那药太危险了!"

我问:"你的的确确弄清楚了吗?"要知道,梅雷迪思这家伙总是稀里糊涂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有完全把这事当真。他说的确是真的。昨天下午瓶子还满满的。

我又问道:"你一点也想不出来谁会偷吗?"

他说怎么也不明白,还问我怎么看。会是某个仆人

吗？我说我猜也许是吧，但我觉得可能性极小。他不是总锁着门吗？他说是总锁着，接着又颠三倒四地说什么发现窗户底下开了几英寸的缝。可能有人从那儿爬进去了。

“恰巧碰上贼了？”我不无讥讽地说。“我觉得，梅雷迪思，有几种可能性算是糟糕透了。”

他问我究竟怎么想的？我说要是他敢保证没弄错的话，很可能是卡罗琳弄去毒害埃尔莎的——或者反过来是埃尔莎弄去毒害卡罗琳，好除去心头之患。

梅雷迪思身子微微有些颤抖。他说太荒唐，只在戏中见过，现实生活中哪里会发生。我回敬道：“不过，东西丢了就是丢了。你作何解释？”他当然无法解释。事实上我也只是想想而已，根本不想面对现实。

他又问我：“我们该怎么办？”

我真是个该死的大傻瓜，居然告诉他：“我们一定得考虑周密。要么等大家都在场时你直言相告，说毒药丢了；要么你最好找个机会单独和卡罗琳待在一起，批评她不该这么做。若是你确信她真的与此事毫不相干，你再用同样的办法去找埃尔莎。”他答道：“像她那样的女孩子！她不可能拿的。”我说我不能把她排除在外。

我们一边谈一边向房子走去。有一阵两人都默默无言。到了巴特利花园外侧，我听见卡罗琳在里面说话。

我以为他们还在为那件事争吵，但事实上谈的是安吉拉。卡罗琳在表示反对。她说：“这样对她太过分了。”而艾米亚斯不耐烦地反驳着。我们正走到门前，门

突然开了。看见我们艾米亚斯一愣。卡罗琳正准备出来。她开口道:“你好,梅雷迪思。我们在谈安吉拉上学的事呢。这样做是否会对她有好处我根本没把握。”艾米亚斯答道:“别把这姑娘当多大一回事。她会好起来的。她不在才好呢。”

正在此时埃尔莎从房子走出沿小道跑下来,手中拿着的大概是一件紫红色罩衫。艾米亚斯嚷道:

“过来。回到刚才的位置。我不想再耽误时间了。”

他回到画架跟前。我发现他有一点踉跄,怀疑他是一直在喝酒。有这么多的烦恼,男人很容易借此解愁。

他抱怨说:

“这里的啤酒都热得发烫。我们就不能搁点冰镇啤酒在这儿吗?”

卡罗琳·克雷尔回答说:

“我会给你送些刚冰过的酒来。”

艾米亚斯嘟囔了一句:

“多谢。”

卡罗琳关上花园门和我们一道朝房子走上去。我们俩坐在阳台上。她独自进屋了。大约五分钟过后安吉拉过来了,送来几瓶啤酒,端来几只杯子。那天天很热,见此我们十分高兴。正喝着,卡罗琳从身旁路过。她手上也拿着一瓶啤酒说是送下去给艾米亚斯。梅雷迪思说他去送,但她坚持要亲自去。我当时想——真笨——她只是出于嫉妒。她无法忍受那两位单独呆在那儿。刚刚那一次她去那儿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还搪塞说是讨论安

吉拉上学的事争起来了。

她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下去——我和梅雷迪思目送着她。我俩还没决定怎样行动，这时安吉拉嚷着要我陪她游泳去。看来没办法和梅雷迪思单独在一起了。我只对他说：“午饭后再说吧。”他点点头。

我就跟着安吉拉游泳去了。游得十分痛快——穿过小溪又游回来，然后躺在石头上进行日光浴。安吉拉有些沉闷，这正合我意。我下定决心午饭后把卡罗琳叫到一边直截了当地指出是她偷了毒药。让梅雷迪思去干等于白搭——他太窝囊。不行，我得义正辞严地批评她。过后她会把药还回来，或者哪怕不还她也不敢用了。我相信她会三思而行。埃尔莎这人相当理智、老练，不至于会去冒险乱动什么毒药。她精明而实际，会好好珍惜自己的性命的。卡罗琳相比之下更危险——心理不平衡，极易冲动，纯粹有些神经质。然而，要知道，我心底还怀疑梅雷迪思也许弄错了。也可能是哪位仆人进去乱翻把药瓶打翻了却不敢承认。你也知道，毒死人似乎只在戏剧中出现过——一般人不相信在现实中会发生的。

不会相信，直到出事了为止。

我看表时已经不早了，我和安吉拉匆匆跑回来。他们刚坐下——只有艾米亚斯不在，他呆在巴特利花园画画。他常常这样——我私下以为他今天这么做是明智之举。午饭很可能十分尴尬。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咖啡。我真希望能把卡罗琳的神态、行为记得更清楚些。她丝毫不显得激动。我印象中

是十分安静,还无限悲哀。多么邪恶的女人!

因为面不改色地去毒死人实在太邪恶了。要是什么地方有枝手枪她抓过来就向他瞄准——那,也许还可以理解。但这样残忍地报复别人,把他毒死……居然还这样镇定,泰然自若。

她起身,非常自然地说去给他送咖啡。她知道——她肯定知道——这会儿去一定会发现他已经死了。威廉斯小姐跟着去了。我不记得是不是卡罗琳叫她一块儿去的。我现在觉得八成是的。

两人一起走了。梅雷迪思过了一会儿就出去溜达去了。我正要找个理由跟他去,他却沿着小路往回跑。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说:

"我们得叫大夫——快——艾米亚斯……"

我一跃而起。

"他病了——不行了?"

梅雷迪思答道:

"恐怕是死了……"

我们一时忘了埃尔莎的存在。她却猛然大叫一声,恰似预报死神来临的幽灵的号哭。

她叫着:

"死了?死了?……"然后撒腿就跑。我从不知道会有人像她那样跑着——像一头鹿——像是受尽了折磨。还像一位复仇女神。

梅雷迪思喘着气说:

"跟着她。我去打电话。跟着她。你不知道她要干

什么。”

我真的跟着她去了，幸亏如此。要不她不用费多大劲就会杀了卡罗琳。我从未见过谁如此悲痛，如此仇恨得发狂。斯文、教养的伪装丧失殆尽。一眼就看出她的父亲，她父亲的母亲和父亲曾经都在磨坊里劳作。没有了情人，她就像是个原始人。她要抓卡罗琳的脸、扯她的头发，要是可能的话，她还要把她向墙上撞。她想出某种理由说是卡罗琳拿刀杀了他。她全弄错了——自然会弄错。

我拦住了她，后来威廉斯小姐负责对付她。我必须承认，她真有本事。不一会儿她就让埃尔莎控制住了自己——告诉她必须安静些，不能再这样打闹下去了。这个女人可不好惹。可她的目的达到了。埃尔莎安静下来——只是站在那儿喘着粗气，浑身颤抖。

至于卡罗琳，就我所知，再也没法伪装了。她静静地站在那儿——你肯定以为她晕过去了。但她没有。她的双眼泄密了。双眼显得十分警惕——非常紧张。我想，她是开始害怕了……

我走过去用极低的声音和她说话。我不想让另外两个女人听见。

我说：

“你这个该死的杀人犯，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她一哆嗦，说：

“不——哦，不——他——他自己干的……”

我紧盯着她的双眼，说：

“你把那谎言留着——对警察说吧。”

她是这样告诉警察的——他们却不相信她。

菲利普·布莱克的陈述到此结束。

梅雷迪思·布莱克的记述

亲爱的波洛先生：

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我开始坐下来努力地记述有关十六年前那场悲剧的各种事件。首先我想说我把最近见面时你对我说的话斟酌了再三。而回想起过去我比以前更加相信卡罗琳绝对不可能毒死自己的丈夫。尽管我一直对她被判有罪心存疑虑，但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别的关于案情的解释，而且她的态度误导了我，使我人云亦云，没能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是她没有投毒，那会是谁干的呢？

和你见面以来，我十分仔细地考虑着另一种可能性，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审判时辩护律师也提出来了。即艾米亚斯·克雷尔死于自杀。尽管当时凭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很荒唐，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改变自己的看法了。第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卡罗琳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现在我们承认这位温柔可爱的女性被判罪很不公正，那么她一再重申的观点就一定很有分量。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克雷尔。要是她觉得自杀是有可能的，那么尽管他的朋友们不相信，事实上仍是可能的。

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另外，艾米亚斯·克雷尔灵魂深处是有良知的，他的天性使他做出许多荒唐事，但他暗

自懊恨不已,甚至感到绝望,这一点惟有他的妻子明了。我觉得,这种设想并非不可能。也许他只把性格的这一面展示给了她一个人。虽然这与我亲耳听见他所说的话都不相符合,可是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性格中都往往有不被觉察的与一般表现大相径庭的一面,常使熟知他们的人大为吃惊。一个严肃、受人尊敬的人被发现品德顽劣的一面;一个粗俗、一心想赚钱的人也许私下里十分欣赏某件精美的艺术作品。难于接近、放荡不羁的人们被证实具有不为人知的爱心。慷慨、乐善好施的人却被揭露出有吝啬、残忍的一面。

因此,艾米亚斯·克雷尔的灵魂深处很可能常常有一种致命的自责,表现得却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干事情越是随心所欲,这种良心的谴责就越严重。表面上看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我重申,卡罗琳本人对此深信不疑,我重申,这十分重要!

接下来,根据这种新的观点,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或者说我记忆中的事实真相。

我想在这里我恐怕应该提到悲剧发生前几周我和卡罗琳的一次谈话。是在埃尔莎·格里尔第一次来奥尔德伯里的时候。

我跟你提过,卡罗琳清楚地知道我对她的深情厚谊。于是,她有什么事就很容易向我倾诉。她看上去一直不太开心。然而有一天她突然问起我是否觉得艾米亚斯特别喜欢他带回来的那个姑娘,这个问题令我吃惊。

我回答道:“他感兴趣的是画她。你知道艾米亚斯是

什么样的人。”

她摇着头说：

“不，他爱上她了。”

“嗯——也许有一点。”

“远远不止，我觉得。”

我说：“我承认，她相当迷人。而我俩也都知道艾米亚斯是个多情种子。但到现在为止你一定知道，亲爱的，艾米亚斯真正在乎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他常常移情别恋，但总是长不了。你是他的惟一，尽管他做得不好，但实质上并不影响他对你的感情。”

卡罗琳答道：“我过去总是这么想的。”

“相信我，卡罗琳，”我说，“现在也是这样的。”

她说：“可是这一次，梅里，我很担心。那姑娘太——太诚心诚意了。她太年轻——太热忱。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次——是动了真格的。”

我答道：“但正因为她年轻、真诚，恰恰会对她起保护作用。总的来说，艾米亚斯是喜欢玩女人，但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子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她回答说：“是啊，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情况会不同。”

她继续说道：“你知道，梅里，我三十四了。我们结婚已有十年。论模样我是远远不如这个小埃尔莎，我有自知之明。”

我说：“可要知道，卡罗琳，你很清楚——艾米亚斯的确是倾心于你的呀。”

她反驳道:"男人谁知道啊。"接着她笑了笑,显得有些懊恼,她说:"梅里,我像个原始人。我真想给那女孩一斧头。"

我说,她很可能压根儿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十分钦佩艾米亚斯,把他当成英雄来崇拜,她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艾米亚斯爱上她了。

卡罗琳只对我说:

"可爱的梅里!"于是开始谈起园子的事。我希望她不要再为此事担忧了。

没过几天埃尔莎回伦敦去了。艾米亚斯也有几周不在家。我真的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我听说埃尔莎又回到了奥尔德伯里,好让艾米亚斯把画画完。

这个消息使我有些不安。但是我看见卡罗琳时,她却没有与人交谈的心情。她像是与平时一样——既不着急也不难过。我以为一切正常。

正因为如此,知道事态的发展情况后我才会感到如此震惊。

我跟你说过我与克雷尔以及与埃尔莎的谈话。我没能有机会跟卡罗琳谈。我们仅仅说了几句话,我早已跟你说过了。

她的脸庞又浮现在我眼前,乌黑的大眼睛以及她抑制住的深情。我仿佛听见她在说:

"一切都完了……"

我无法向你描述她的话中饱含的悲哀。这句话道出了真情。没有了艾米亚斯,对于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我相信,正因为如此她才拿走了毒芹碱,以此作为解脱。这是从我就此种毒药讲的一番蠢话中得到的启示。而我朗诵的那段话把死亡描写得十分优雅。

我现在认为,她偷走毒芹碱,打算一旦艾米亚斯抛弃她,她就自杀。他也许看见她偷了——也许是后来发现她藏起来了。

这一发现给了他重重的一击。得知他的行为使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吓坏了。然而一方面是恐惧、追悔,另一方面他仍然觉得无法放弃埃尔莎。我能理解他的感情。任何人爱上了她都会觉得几乎无法抽身。

他无法设想生活中没有埃尔莎,他又意识到没有他,卡罗琳无法生活下去。他决定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自己服用毒芹碱。

他这样做可以说是反映出了他的性格特点,我觉得。他生平最珍爱画画,他故意选择手执画笔而死。他的双眼最后能看见的是他挚爱的姑娘的脸。也许他还会觉得,他的死对于她是最好不过的……

我承认我所作的推断还是无法解释某些事实。例如,在空的毒芹碱瓶子上为何只发现卡罗琳的指纹。我建议这样解释,艾米亚斯倒走毒药之后,流到瓶子表面的药液盖住了他的指纹。他死后,卡罗琳拿起瓶子看是否有人动过。这种猜想可能吗?可信吗?至于啤酒瓶上的指纹,被告的证人坚持说服毒后人手会扭曲变形,因而努力抓住酒瓶时会显得极不自然。

还有一点有待解释。即审讯过程中卡罗琳自始至终

的态度。而我现在明白其中的原因了。真正从我实验室偷走毒药的是她。是她了此一生的决心促使丈夫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诚然,这样设想也不无道理吧,过度的内疚感使她觉得自己应为丈夫的死负责——她说服自己是犯了谋杀罪——尽管不是她被指控犯下的那种谋杀罪。

我觉得我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是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你向卡拉说明事实真相就一定很容易吧?她就可以嫁给所爱的人,感到满意不再追问,知道母亲有罪的只是自杀的冲动,仅此而已。

天啦,这些话并不都是你要我讲述的——你想要的是阐述我所记得的事实。让我现在来弥补一下自己的疏忽吧。我已经跟你完整地讲过艾米亚斯死亡头天发生的事。我们现在说说当天的事吧。

我睡得很不好——为朋友们的事情变得如此糟糕而深感忧虑。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睡着,徒劳地想找出避免灾难的办法,后来大约在早上六点钟我沉沉地睡去。早茶送进来了也并没有弄醒我,最后大约在九点半钟我醒了,头还昏沉沉的,一点也不清醒。没过多久我觉得像是听见下面的屋里有动静,那间屋子就是我的实验室。

也许事实上响声是一只猫钻进去弄出的。我发现昨天一时疏忽没有关严窗户,今天缝隙开得更大一些了。那缝隙刚好能容一只猫出入。我提及这声响只是想要说明我为什么要进实验室。

我一穿好衣服就进了实验室,检查药品架时觉察到装有毒芹碱的瓶子似乎与平常不一样。我的视线被吸引

过去了，进而我惊奇地发现药量少了很多。头天瓶子几乎是满的——可这时差不多空了。

我关上窗并锁好，出了门，又把门锁严。我很不安，同时百思不得其解。一受到惊吓，我的思维恐怕就会变得十分缓慢。

一开始我感到震惊，进而十分担忧，最后完全警觉起来了。我询问了仆人们，但他们全都否认进过实验室。我又仔仔细细地考虑了一阵子，然后决定打电话给弟弟问问他的建议。

菲利普思维比我敏捷。他看出事态严重，催我马上过去商量对策。

我走出去碰见了威廉斯小姐，她从对岸过来找她逃学的学生。我告诉她没有见到安吉拉，她没到这里来过。

我想威廉斯小姐看出了有什么事不对头。她十分好奇地打量着我。可我没有兴趣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建议她去花园找找看(那里有棵苹果树是安吉拉最喜欢的)，我自己则匆匆走到岸边划船去了奥尔德伯里那边。

弟弟早已等候多时了。

我和弟弟沿着那天我带你走的那条路向房子走上去，看过地形你应该明白从巴特利花园墙根下走过完全能听清花园里的谈话。

除了听出卡罗琳和艾米亚斯在为某事争执之外，我没有留心他们在说什么。话题是关于安吉拉的，我猜卡罗琳是在请求不要立即送安吉拉去学校。而艾米亚斯却固执地咆哮道已决定的事不容更改，他要负责给她整理

行装。

我们刚走到花园门前，门就突然开了。卡罗琳走出来，见到我们她有点吃惊。她不经意地对我笑笑，说他们在谈安吉拉的事。这时埃尔莎沿着小路走下来，显然艾米亚斯想继续作画，我们就又上了小路，以免打扰他们。

事情发生以后菲利普不肯原谅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而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们当时没有证据猜出有人在策划谋杀（而且现在我相信并非是有预谋的）。显然我们应该采取某种行动，可我至今仍然坚持我们当时先仔细讨论讨论是对的。得做该做的事，不能太鲁莽——有一两次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弄错了。头天药瓶果真是满的吗？我不是那种对一切都充满自信的人（如我的弟弟菲利普）。有时记忆力就是捉弄人。例如，这种事情出现得多么频繁，你以为把东西放在某处了，后来却发现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我越是努力回忆头天药瓶的样子，我就越发不能肯定，越发怀疑起来。我把菲利普弄得十分恼火，他开始完全失去耐心了。

我们一时无法继续谈下去了，彼此心照不宣，打算午饭后再谈（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时来奥尔德伯里用午餐）。

后来，安吉拉和卡罗琳给我们端来了啤酒。我问安吉拉为什么逃学，告诉她威廉斯小姐怒气冲冲地四处找她。她回答说在游泳，还补充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补那条破得吓人的旧裙子，既然她马上去上学都要换新的了。

看来没有机会再和菲利普单独谈话了，我又十分想要自己找出个解决办法，于是我沿路溜达去巴特利花园。我带你参观过，巴特利花园上面有一块开阔地，那里从前放着一把长椅。我坐在那儿边抽烟边思索着，看着埃尔莎为艾米亚斯摆姿势。

我常常回忆起她那天的样子。姿势摆得端端正正的。穿着黄色的衬衫、深蓝色的长裤，套了一件红色的背心好让自己暖和些。

她脸上洋溢着活力，显得健康而光彩照人。她快活的声音在描绘着蓝图。

你一定以为我在偷听他们谈话吧，其实不然。我在埃尔莎的视线之内。她和艾米亚斯都知道我坐在上面。她朝我挥手嚷道这天上午艾米亚斯残暴得像头熊——他一刻都不让她休息。她四肢发僵，浑身疼痛。

艾米亚斯吼道，她还没他自己僵得厉害呢。他从头到脚全都僵了——患了风湿病。埃尔莎嘲讽道："可怜的老头子！"他回敬道她以后得侍奉一个浑身嘎嘎响的病人。

要知道当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痛苦，自己却在一起开心地展望着未来。而我对她仍没有什么不满之处。她还那么年轻，那么自信，又爱得那么深。她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她不懂得什么叫痛苦。她只是凭着孩子般的幼稚推断卡罗琳会"好起来的"，她"很快就能挺过去"。除了她自己和艾米亚斯，除了他们在一起的幸福之外，她什么都看不到。她已经告

诉过我我的观点太过时了。她没有感到怀疑、不安——也没有丝毫的怜悯之情。而有谁能指望一个光彩照人的年轻人能同情你呢？只有当人年纪大一些、具有更多的智慧之后才能产生怜惜之情。

当然啰，他们没有交谈下去。没有哪一个画家愿意在作画时跟人聊天。大约每十分钟左右埃尔莎说上几句话，艾米亚斯也胡乱应付一下。有一回她说：

“西班牙？你说得没错。第一站我们就去那儿。你一定要带我去看斗牛比赛。肯定精彩极了。只是我宁愿牛把人弄死，而不是相反的结果。我理解罗马妇女看见人被弄死时的感情。人不算什么，真正了不起的是动物。”

我觉得她本人就很像是一只动物——年轻，单纯，什么悲哀的经历啦，未可知的智慧呀等等她连一星半点都没有。我相信埃尔莎根本没有开始思考——她只是去感受。而她是那么生气蓬勃，我认识的人中哪一个都比不上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那么光彩照人，充满自信——简直快活极了。该用“傻乎乎的”这个词来形容她，是吗？

午餐铃响起来，我站起身沿着小路走到巴特利花园的门旁站住，埃尔莎向我走近。猛地从树荫中走出来阳光真刺眼。我几乎什么都看不清。艾米亚斯躺在长椅上，手臂张开着。他眼睛盯着画。我对他的这副样子习以为常了。我怎么会想到毒药早已发挥作用，当他坐着

的时候就已经使他僵硬了呢？

他多么憎恶疾病啊。他永远都不愿意生病。他肯定以为自己是晒太阳晒得太多了——症状几乎一样——但他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抱怨。

埃尔莎说：

“他不上去吃午饭。”

私下里我觉得他挺明智。我说道：

“那再见啦。”

他把视线从画上移开落在我身上。眼神有些古怪——怎么形容呢——看上去充满恶意，充满恶意地凝视着我。

当时我自然不明白——要是画画得不遂他的心愿他常常眼露凶光。我以为原因就在于此。他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

埃尔莎和我都没看出他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以为仅仅是艺术家的天性。

于是我们把他独自留在那里，她跟我有说有笑地进了屋。可怜的孩子，要是她知道永远也见不着活着的他了……噢，谢天谢地她不知道。她还能多快活一会儿。

午饭时卡罗琳跟平常没什么两样——有些心不在焉，除此之外再没有不同之处。而这不就说明她与他的死没有任何关系吗？她不可能装得那么像。

后来她和家庭教师一道下去发现了他。威廉斯小姐往回走时撞见了我。她让我打电话叫医生，自己回去看

卡罗琳。

那个可怜的孩子(我指的是埃尔莎)！她悲痛欲绝，像个孩子似的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孩子们往往不相信命运会这样捉弄他们。卡罗琳十分镇定。是的，她十分镇定。她当然比埃尔莎会控制自己。她并不显得懊丧——当时没有悔恨之情。只是说他自杀了。而我们都不相信。埃尔莎不能自持，当面控诉她杀了人。

她当然有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会成为怀疑对象。是的，这很可能说明了她为什么会有那种表现。

菲利普深信是她干的。

家庭教师帮了大忙。她让埃尔莎躺下，给了她镇静剂，警察来了之后她把安吉拉弄到一边去了。那个女人可真是很有勇气。

一切都变成了噩梦。警方搜查了房子，问了各种问题，接着记者们一窝蜂地都来了，照相机的快门不停地闪着，他们都想采访家庭成员们。

一场梦魇，整个地成了一场梦魇……

过了这么多年还像是一场噩梦。天啦，一旦你将真相告诉了小卡拉，我们就可以把它统统忘掉不再说起了。

艾米亚斯一定是死于自杀——尽管看上去不可能。

梅雷迪思·布莱克的记述到此结束。

迪蒂斯汉姆夫人的记述

这里记述的是自我遇见艾米亚斯·克雷尔至他的惨死前后所发生的事。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画室聚会上。我记得他站在窗户旁边,我一进门就看见他了。我问他是谁。有人说:“那是克雷尔,画家。”我立即表示想结识他。

在那里我们大约谈了十来分钟。要是有人给你留下的印象跟克雷尔给我留下的一样的话,你就知道想要描述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最能表现出来的莫过于说一见到克雷尔,别人都似乎变小了,渐渐地都暗淡无光了。

这次见面后我马上尽可能地去参观他的每一幅画。当时他在邦德街举行画展,他有一幅画在曼彻斯特,还有一幅在里兹,两幅在伦敦公共美术馆里。我都去参观了。后来我又见到了他。我告诉他说:“你所有的画我都参观过了。我觉得棒极了。”

他只是乐了。他说:

“谁说你可以评判画的优劣?我相信你对此一窍不通。”

我说:“不见得吧。可还是觉得他们妙不可言。”

他对我笑道:“别那么没完没了地像个小傻瓜。”

我答道:“我不是傻瓜。我想让你画我。”

克雷尔说:"你要是有一丝判断力的话,就会意识到我不给漂亮女人画像。"

我回答说:"不必画肖像,我也不是漂亮女人。"

他打量着我,像是这时才开始注意到我似的。他说道:"对,也许你不是。"

我问道:"那你愿意画我了?"

他歪着脑袋研究了我好半天才说:"你这孩子很怪,是吧?"

我答道:"你知道,我很有钱。我可以出个大价钱。"

他问:"你怎么那么想让我画你?"

我答道:"因为我想要!"

他问:"这是理由吗?"

我说:"是的,我一向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于是他感叹道:"噢,可怜的孩子,你多么年轻啊!"

我问道:"你会画我吗?"

他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推向亮的地方,仔细地打量我。然后他站得离我远一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

他终于说道:"有几次我想画降落在圣保罗教堂上的一排色彩缤纷的金刚鹦鹉。要是我以传统的户外美景作背景来画你的话,我相信会得到相同的效果。"

我问道:"那你是要画我了?"

他回答说:"你身上表现出最可爱、最质朴、最艳丽的奇特色彩,我答应画你!"

我说:"一言为定。"

他接着说:"可我警告你,埃尔莎·格里尔。要是我

真的画你,也许我会向你求爱。"

我说:"我巴不得……"

我一字一顿地说着,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听见他喘了一口气,看见他眼里闪出一种异样的东西。

你知道,一切就那么突然。

一两天后我们再次会面。他告诉我说希望我能去德文郡——那里的背景正合他意。他说:

"你知道,我有家室。而且我非常喜欢我的妻子。"

我回答说要是他喜欢她那么她一定很善良。

他说她善良极了。"事实上,"他说,"她很可爱——我也敬重她。就是这样的,小埃尔莎,信不信由你。"

我告诉他我完全理解。

一周后他开始画了。卡罗琳·克雷尔热情地接待我。她不太喜欢我,可是她干吗要喜欢我呢?艾米亚斯非常谨慎。他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尽量让妻子能听见,我对他也彬彬有礼。尽管如此,我们却彼此心照不宣。

十天之后他说我该回伦敦去了。

我说:"还没画完呢。"

他回答道:"几乎都没开始呢。说真的,埃尔莎,我没法画你。"

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一清二楚,埃尔莎。这也是为什么你得离开的原因。我的心思用不到画画上去——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除了你。"

当时我们在巴特利花园。那天天气炎热,阳光酷烈。

鸟儿在枝头叫着,蜜蜂嗡嗡地飞着。一派快乐祥和。可给人的感觉却不是那样的。让人觉得——有点——悲剧色彩。似乎——似乎将要发生的一切已有了预兆。

我明白我回伦敦也无济于事,但还是说:"好吧,你让我走我就走吧。"

艾米亚斯说:"真是个好姑娘。"

于是我就走了。我连信都没给他写。

他苦苦地撑了十天才来,消瘦,憔悴,显得痛苦不堪。我惊呆了。

他说:"我警告过你的,埃尔莎。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我回答说:"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会来的。"

他简直是在呻吟着说:"有些事任何人都无法忍耐。我茶不思饭不香,一刻不得安宁,只是因为想你。"

我说我知道,我也一样,自从第一眼见到他起。这就是命运,拼命想摆脱也摆脱不掉。

他说:"你没怎么拼命去摆脱吧,埃尔莎?"我说我根本就没有想摆脱过。

他说我要不是那么年轻就好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应该说随后几周里我们十分快乐。但快乐一词还不足以表达。事实上更深刻、更惊心动魄。

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终于彼此找到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永远在一起。

然而又出了另外一件事。那幅未完成的作品让艾米亚斯魂牵梦绕。他跟我说道:"真见鬼,太滑稽了,以

前我没法画你——你本人成为障碍。可现在我要画，埃尔莎。我要画你，好使这幅画成为空前的杰作。此刻我多么渴望能手执画笔看见你坐在灰色的雉堞墙的栗木上，以传统的蓝色的大海以及英格兰树林作背景——而你——你——坐在那儿形成强烈的反差。如同一声胜利的呼喊！”

他接着说：“我非这样画不可！而且我作画的过程中不能受一点干扰。一画完我就把真相告诉卡罗琳，我们把一切都弄个清楚明白。”

我问：“你跟她离婚她会大吵大闹吗？”

他说他觉得不会。可女人谁知道呢。

我说她要是会很难过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但是毕竟，已有了既成事实。

他说：“埃尔莎，你真善良，也很理智。可卡罗琳不理智，从来都不，自然也不会一下子变得理智。要知道，她爱我。”

我回答说我懂，但要是她爱他的话，她应该把他的幸福放在首位，而且假若他想要自由她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把他捆在身边。

他答道：“当代文学中叫人羡慕的信条解决不了生活问题。记住，世界原本是血淋淋的。”

我说：“如今我们不都是文明人了吗？”艾米亚斯冷笑道：“文明个屁！说不定卡罗琳真想一刀捅了你。也许她真会这么干的。埃尔莎，你想过没有，她要受折磨——受折磨？你知道什么叫受折磨吗？”

我答道："那就别跟她说。"

他说："不行。离婚是迟早的事。你得堂堂正正地属于我，埃尔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要明媒正娶。"

我问："要是她不愿意跟你离婚呢？"

他说："我不担心。"

我问："那你还怕什么？"

他缓缓地答道："我不知道……"

看吧，他深知卡罗琳的本性。我却不知道。

哪怕我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也好……

我们一道回到了奥尔德伯里。情况大不相同了。卡罗琳起了疑心。我不喜欢这样——不喜欢——压根就不喜欢。我向来憎恶欺骗和隐瞒。我觉得我们应该告诉她。艾米亚斯置之不理。

滑稽的是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尽管他喜欢卡罗琳而不想伤害她，究其实他完全不在意是否诚实。他发疯地画画，别的什么都无所谓。我以前从未见过他如此沉湎于工作，体味到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对于他来说，一心扑在画画上，生活琐事变得不重要了当然很自然，我就不同了。我的处境很艰难。卡罗琳恨我——确确实实恨我。惟一能把关系摆正的就是告诉她真相。

而艾米亚斯只是说在画完之前他不想因吵闹、争执而分心。我说大概不会吵起来。卡罗琳太要面子、太骄傲，她不会那么干的。

我叫道："我想要直说，我们非得诚实些不可！"

艾米亚斯答道："诚实，见鬼去吧。我正在画画，妈

的。”

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我受不了了。卡罗琳在说起她和艾米亚斯第二年夏天旅行的计划。说的时候她不无自信。我却突然觉得这太可怕了，我们正打算——而让她还这样一无所知——也许我当时还挺气愤，因为实际上是在很有手腕地刺激我，谁能受得了呢。

于是我和盘托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至今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尽管，当然了，要是我能有哪怕一点点概念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的。

马上就吵起来了。艾米亚斯对我大为光火，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我说的是实情。

我完全无法理解卡罗琳。我们一块去梅雷迪思家喝茶，卡罗琳显得若无其事的——她有说有笑。我真像个傻子，以为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太尴尬了，我要是能一走了之就好了，可要是那样艾米亚斯又会大发雷霆。我想说不定卡罗琳会走的。要是走了我们俩都能喘口气。

我没有见到她偷毒芹碱。坦率地说我觉得她所说的可能是真的，她偷药是想要自杀。

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是实情。我认为她是嫉妒心、占有欲都极强的那种人，任何东西只要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就决不放手。艾米亚斯是她的财产。我觉得她完全做好了准备，宁愿杀了他而不愿让他离开——毛发无损地溜之大吉——去投进另一个女人的怀抱。我相信她顷刻

之间就下定了决心要干掉他。而且我觉得梅雷迪思恰恰长篇大论地讲起毒芹碱正好为她提供了作案的手段。她非常尖刻、报复心强——简直是睚眦必报。艾米亚斯十分清楚卡罗琳是个危险人物。我哪里能料到。

第二天早上她最终和艾米亚斯摊牌了。我在阳台上几乎都听见了。他表现很不错——非常有耐心,平心静气。他努力劝她要理智些。他说他很喜欢她和孩子,永远都会这样。他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她们将来的幸福。接着他的语气变得十分坚定:"但你得弄清楚。我非娶埃尔莎不可——什么都拦不住我。你我不是一直同意给予对方自由吗?事情已经发生了。"

卡罗琳对他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警告过你的。"

她的声音很轻,但透出一种古怪的暗示。

艾米亚斯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卡罗琳?"

她说:"你是我的,我不会放你走的。等不到放你去那女孩子那儿我就会杀了你……"

正好这时梅雷迪思沿着阳台走过来。我站起身和他打招呼。我不想让他听见他们的争吵。

艾米亚斯不久就出来了,说该继续去画画了。我们一起来到巴特利花园。他极少说话。只说卡罗琳又吵又闹——可是看在老天的分上别说这些了。他想集中精力干活。他说,再过一天,就差不多能完工了。

他告诉我:"埃尔莎,这会成为我的杰作,哪怕以血泪作为代价也值得。"

过了一会儿我回屋去取一件背心，有股凉风。回来时卡罗琳在那儿。我猜她是来作最后一次努力请艾米亚斯留下。菲利普和梅雷迪思·布莱克也在那儿。

就在这时，艾米亚斯说很渴想喝点东西。他说花园里有啤酒，可是没有冰镇过。

卡罗琳说她给他送点冰镇啤酒下来。说得相当自然，语气几乎是友好的。她真会演戏，那个女人。当时她肯定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

十分钟之后她送来了。艾米亚斯在画画。她倒了酒，把杯子搁在他身边。我俩都没有注意看她。艾米亚斯全神贯注地画着，我不得不保持姿势。

跟往常一样，艾米亚斯一饮而尽。然后做了个鬼脸说味道真难受——好在是冰的。

即便在那时他说了这些话之后，我还没有半点疑心，我只是笑着说："肝脏。"

见他喝完了，卡罗琳就离开了。

差不多四十分钟后艾米亚斯抱怨浑身发僵、发疼。他说肯定是得了风湿病。艾米亚斯一向痛恨生病，不愿让人照顾他。说完之后他又故作轻松地说："年纪大了，是吧。你摊上一个老病号了，埃尔莎。"我取笑了他几句。但我发现他双腿行动迟缓、很古怪，他还抽搐了几下。我还想都没想过他不是犯了风湿病。不久他拖过长椅仰面躺着，偶尔起身在画布上加上几笔。以前他画画时常这么干。只是一会儿盯着我，一会儿又盯着画布。有时他一连半个小时都如此。因而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怪之

处。

听到午餐铃声，他说他不上去了。他要呆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吃。这也不足为怪，不在餐桌上面对卡罗琳他还能轻松些。

他说话时是有些怪异——咕哝着说出每一个字。可以往他若是画画进展不顺利时也这么说话。

梅雷迪思·布莱克来接我一道去吃饭。他和艾米亚斯打招呼，而艾米亚斯对他咕哝着。

我们一道回屋去，把他单独留在那儿。把他留在那儿——一个人静静地死去。我从未见过生这种病——我不太懂——我以为就是画家的脾气。要是我知道——要是我想到了——叫个大夫他也许就有救了……噢，天啦，我怎么就没有——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我真蠢。一个十足的蠢货。

没什么好说的了。

吃完午饭卡罗琳和家庭教师下去了。梅雷迪思跟在后面。他马上就跑回来。他告诉我们艾米亚斯死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明白是卡罗琳干的。我还没有想到过投毒。我以为她刚刚下去不是用枪击中了他就是拿匕首捅了他。

我只想向她扑过去——杀了她……

她怎么下得了手呢？怎么能呢？他那么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熄灭了他的生命之火——使他变得冰冷。只是为了不让我得到他。

可怕的女人……

可怕的、遭人唾弃的、残忍的、报复心强的女人……

我恨她。至今还恨她。

他们甚至不绞死她。

他们应该把她绞死的……

即使上绞刑架都算便宜她了……

我恨她……恨她……我恨她……

迪蒂斯汉姆夫人的记述到此结束。

塞西莉亚·威廉斯的记述

亲爱的波洛先生：

我给你寄来对一九一一年九月发生的事情的记录，都是我的亲身见闻。

我开诚布公，无所保留。你可以给卡拉·克雷尔看。她会十分难过，但我向来信奉真理。姑息养奸则后患无穷。人必须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没有这份勇气，生命就毫无意义。给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就是不让我们知道真相的人。

相信我，忠实的

塞西莉亚·威廉斯

我叫塞西莉亚·威廉斯。于一九一一年被克雷尔夫人聘请给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吉拉·沃伦做家庭教师，当时我四十八岁。

我在奥尔德伯里开始工作，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庄园，位于德文郡南部，属于克雷尔先生家族已有数代的历史。我知道克雷尔先生是位著名画家，但直到我在奥尔德伯里住下来时才见到了他。

这一家除了克雷尔夫妇、安吉拉·沃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之外，还有三个仆人，他们都跟随了这家许多年。

我发现我的学生很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她能力超常,教她真是一种乐趣。她有点野,桀骜不驯,但这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因为她太有活力造成的。我向来主张女孩子应该朝气蓬勃才好。经过训练和引导,旺盛的精力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使她们走上成功之路。

总的来说,我觉得安吉拉还是可以理喻,有希望管教好的。她以前是有些被宠坏了——主要责任在克雷尔夫人,她处处纵容安吉拉。而克雷尔先生的干涉,在我看来,也很不明智。他今天把她宠上天,明天又莫名其妙地吹毛求疵起来。他情绪变化无常——可能是由于艺术家的天性造成的吧。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都不觉得具备艺术天赋可以成为借口,原谅一个人行为不检点。我本人并不崇拜克雷尔先生的作品。我觉得他的画漏洞百出,着色过分夸张。不过当然啰,不会有人请我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很快我就被克雷尔夫人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敬慕她的人品以及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克雷尔先生经常拈花惹草,我觉得是她的痛苦之源。换了别的性格倔犟的女人早就离开他了,但克雷尔夫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她忍耐着他一次次的不忠行为,一再原谅他——但我可以说她并非真的忍气吞声。她最终反抗了——有气魄!

侦讯时有人说他们常常吵得鸡犬不宁。我觉得过于夸张——克雷尔夫人太要面子了,不至于这样,但他们的确吵过。我觉得吵架也都是有原因的。

我和克雷尔夫人相处仅两年多，格里尔小姐就走上了舞台。她是在一九——年夏天来到奥尔德伯里的，在此之前，克雷尔夫人没见过她。她是克雷尔先生的朋友，她来的目的据说是要让克雷尔先生给她画像。

克雷尔先生迷上了这姑娘，这很快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姑娘本人却根本不给他泼凉水。在我眼中，她做得太过分，对克雷尔夫人相当无礼，还公开地与克雷尔先生打情骂俏。

克雷尔夫人自然不会对我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她受了刺激，很不开心，我尽最大的努力分散她的注意力好减轻她的负担。格里尔小姐每天都坐在那里摆好姿势，可我注意到画的进展并不快。他们不必说自然有别的事好谈的！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学生几乎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怎么说呢，她的心理年龄似乎跟不上她的实际年龄。尽管知识增长很快，她却根本不属于早熟的孩子。不想读的书她似乎根本不去读，也不像同年龄的女孩那样好奇心重。

因此，她丝毫看不出克雷尔先生和格里尔小姐的关系不正常。不过她讨厌格里尔小姐，觉得她笨。这一点她没错。我猜想格里尔小姐受过不错的教育，可她从来不摸书本，对时下流行的文学引喻一窍不通。甚至就任何一个知识性的话题展开的讨论中她都说不上几句。

她完全沉湎于她的外表、衣着和围着她转的男人们之中。

我觉得安吉拉没有注意到姐姐不开心。那时她的洞察力还不够强。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玩上了，比如说爬树啦，骑车到处瞎逛等等。她还如饥似渴地读书，对书籍的喜好表现得很有品味。

克雷尔夫人总是仔细地隐藏起任何不高兴的迹象不让安吉拉知道，在她面前尽量表现得兴高采烈、神采飞扬。

格里尔小姐回伦敦去了——告诉你，真是大快人心！仆人们同样不喜欢她。她这种人给别人添了无数的麻烦却总不记得说声谢谢。

克雷尔先生很快就走了，我知道他一定是追那姑娘去了。我真为克雷尔夫人感到难过。这些事对她打击很大。我尤其痛恨克雷尔先生。有那么温文尔雅、仪态万方又知书达理的妻子，他竟然完全不把她当一回事。

但她和我都希望这件事早早了结。并不是因为我俩交换过意见——我们没有——但她清楚地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不幸的是，过了几周，他俩又双双出现了，似乎要继续画像了。

这次克雷尔先生画得如醉如痴。他像是更多地想着画像而不是姑娘本人。不过我意识到这些与往常不同。那姑娘完完全全征服了她，她是动真格的。他如同一团蜡任她摆布。

他死之前的那一天事态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那是在九月十九日。这之前的几天里格里尔小姐态度专横，

让人无法忍受。她已是成竹在胸，竭力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重要。克雷尔夫人表现出大家风范。她虽然冷淡但也礼貌周全，同时也明白地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九月十七日这天，吃过午饭后我们都坐在客厅里，格里尔小姐口出狂言，竟然说等她住在奥尔德伯里时她将如何如何重新装饰房子。

克雷尔夫人自然不会轻饶她。她质问她，格里尔小姐居然有脸当着众人的面说她就要和克雷尔先生结婚。她居然说要嫁给一个有妇之夫——而且是跟他的妻子说！

我对克雷尔先生忍无可忍。他竟敢让这小丫头侮辱自己的妻子，还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他要是真想跟她走的话，和她私奔不就得了，完全不应该把她带回家，任凭她侮辱妻子而替她撑腰。

无论心里多难受，克雷尔夫人还是不失体面。恰巧丈夫走进来，她马上要他作出回答，埃尔莎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毋庸置疑，格里尔小姐一点不考虑他的处境，把他逼到这分上令他大为恼火。别的不说，这一下弄得他威风扫地。男人都不喜欢失了面子，虚荣心大大受挫。

他站在那里，人高马大的，却十分胆怯不知所措，简直是个淘气的小学生犯了错误的样子。妻子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他讷讷了半天，傻乎乎地答道是真的，心里却不希望她当真。

她鄙夷地看着他，这种神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随

后昂首挺胸地走出门去。她非常美——比那个恬不知耻的丫头漂亮十倍——走路的姿态像女王一般。

我多么希望艾米亚斯·克雷尔能遭报应。他对这个长期蒙受苦难的高尚女人那么残忍,又给她带来那么大的耻辱。

生平第一次我试图把心中的想法告诉克雷尔夫人,她却制止了我。

她说:

“我们必须争取表现得跟平常一样。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得去梅雷迪思·布莱克家喝茶了。”

于是我对她说:

“我觉得你真了不起,克雷尔夫人。”

她答道:

“你不知道……”

她正要走出去,又回来吻了吻我。她说:

“你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她回了自己的房间,我猜她哭了。他们一道出发时我又见到了她。她戴的帽子帽檐很宽,把脸遮住了——她很少戴这顶帽子。

克雷尔先生很不自在,但还是硬着头皮撑着。菲利普·布莱克先生努力装得若无其事。而那位格里尔小姐简直像一只得到了奶油罐的猫。瞧她那副得意洋洋、不可一世的样子!

他们一起出发了。大约六点才回来。那天晚上我没有机会与克雷尔夫人相处。晚饭时她没多说话,镇定自

若。她睡得挺早。我觉得没有人知道她在遭受多大的折磨。

那天克雷尔先生和安吉拉断断续续地吵了一晚上。他们又搬出了上学的老话题。他心烦意乱,动不动就发火,而她却非要去惹他。本来这事早就定下来了,她的行装都已置备齐全,根本没必要再争辩,她却突然抱怨起来。我觉得不用说她是感觉到了空气十分紧张,毫无例外受到了影响。恐怕这样说有点以己度人。最后她把镇纸向克雷尔先生砸去,一头冲出了屋子。

我追上她,严厉地批评她,说她的行为只有三岁孩子才做得出来,但她的怒气未消,我觉得最好还是让她一个人呆着。

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到克雷尔夫人房间里去,但最后还是打定主意不去烦她。我多么希望我当时能克服胆怯的心理坚持让她跟我谈谈。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就会大为改观了。要知道,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知心话。虽然我羡慕别人有很强的自制力,但不得不承认,有时也会走极端。感情若得到自然的宣泄会更好。

我回自己的房间时碰见了克雷尔先生。他道了声晚安,我连理都没理他。

我记得第二天阳光明媚,人们觉得醒来之后一切都会平静下来,人也一定会恢复理智。

吃早饭前我进了安吉拉的房间,发现她早已起床出去了。我拾起一件她扔在地板上的破裙子带下楼,想让她吃完饭补一补。

可她早就从厨房取了面包和果酱出门了。我吃过早饭四处找她。我提这些是想说明那天早上我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和克雷尔夫人呆在一起。而当时我觉得我的任务是去找安吉拉。她非常调皮，坚持不肯补衣服，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任她放任自流。

她的游泳衣不见了，于是我来到海滩上。水上、岩石上都没有她的影子，因此我猜她可能到对岸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家去了。他们俩是忘年交。于是我划船到对岸继续找她。没有找到，最终我只得返回。克雷尔夫人、布莱克先生以及菲利普·布莱克先生都坐在阳台上。

那天上午一不刮风就热得要命，但房子和阳台都有阴凉的地方。克雷尔夫人说也许该来点冰镇啤酒。

房子上面有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建的小温室。克雷尔夫人不喜欢，就没有用来种什么，而改成了酒吧，装有各种瓶装的杜松子酒、苦艾酒、柠檬汁、姜啤等等，一架架排放着，还有一个小冰柜，每天早上添满冰块，里面装着一些啤酒和姜啤。

克雷尔夫人去那儿取啤酒，我跟着去了。安吉拉在冰柜旁正取出一瓶来。

克雷尔夫人走在我前面。她说：

“我想拿瓶酒给艾米亚斯送去。”

现在太难弄清我当时是否应该有所觉察。我几乎觉得可以相信，她的语气、声音与平常毫无不同。但我得承认我当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吉拉而不是她身上。安吉拉站在冰柜旁，我欣慰地看见她红着脸显得羞愧难当。

我狠狠地批评了她，令我奇怪的是她却十分温顺。我问她去哪儿了，她说游泳去了。我说："我在沙滩上没见到你。"她笑了。我又问她毛衣呢，她说肯定是忘在沙滩上了。

我提到这些细节，想说明我为什么让克雷尔夫人把啤酒亲自送到巴特利花园去。

那天上午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脑海里一片空白。安吉拉取来做针线用的东西开始老老实实地补裙子。我记得自己也跟着补一些帘子什么的。克雷尔先生没来吃午饭。我暗自庆幸他至少还要点面子。

午饭后克雷尔夫人说她要去巴特利花园看看。我想到沙滩上找回安吉拉的毛衣。我们结伴而行。她进了花园——我继续向前走，突然她尖叫着让我回来。上次见面时我跟你讲过，她让我回屋子里去打电话。半路上我碰见了梅雷迪斯·布莱克先生，我又折回来陪克雷尔夫人。

以上是我受到询问以及后来出庭作证时所讲述的一切。

下面我将写下的是一些我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半个字的事实。凡被问及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如实作出了回答。但我有负罪感，因为我隐瞒了部分事实——而我并不觉得我当时不该这么做。若是一切重演我还会这么做。我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出这些我会遭到众人的谴责，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人会较真——尤其是我没有提供证据克雷尔夫人也已经被判罪。

以下就是事情的真相。

我遇见了布莱克先生(上文提到过)之后以最快的速度顺小路往下跑去。我穿的是轻便鞋,而且我一向脚步轻。来到巴特利花园敞开的门边,看见了如下一幕。

克雷尔夫人正在桌子上用手帕忙着擦啤酒瓶。擦完后,她抓起死去的丈夫的手在瓶上印下指纹。她一直在听动静,十分警觉。她脸上的恐惧让我恍然大悟。

顿时我完全明白了,毫无疑问卡罗琳·克雷尔毒死了丈夫。我对她却没有半点责备之意。他欺人太甚,把人逼上了绝路,这是报应。

我从来没告诉克雷尔夫人我看见了这一幕;她一直也不知道我早已亲眼目睹。

卡罗琳·克雷尔的女儿千万不能一辈子蒙在鼓里。知道这一切无论会使她多么伤心,她还是应该认识真相才是最重要的。

请转告她我觉得谁也无权评判她的母亲。这位可爱的妇人被逼得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的女儿应该理解她,原谅她。

塞西莉亚·威廉斯的记述到此为止。

安吉拉·沃伦的记述

亲爱的波洛先生：

为了遵守诺言，我把自己所能记得的关于十六年前那个可怕的日子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了。然而直到下笔我才发现我记得的太少了。要知道，事情一旦发生就无可挽回。

对夏日我只有一点模糊的记忆——而且都是些互不相干的片断，而我甚至想不起来究竟是哪个夏天发生的！艾米亚斯的死有如晴天霹雳。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导致悲剧发生的一切我又似乎都没能听到或注意到。

我许久以来一直在思索这到底应不应该。难道十五岁的姑娘都像我当年那样感觉迟钝、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许她们是这样。我觉得当时我能很快觉察出别人心情怎样，但却从来懒得费神去弄清他们为什么有这种心情。

另外，正好在那段时间，我突然开始感受到好的词句令人陶醉。我读过的一些东西，如莎士比亚的诗的片断，常常在我脑海中回荡，我还记得自己沿着花园中的小径漫步，如醉如痴地吟诵着，简直太美妙了，我忍不住一遍一遍地吟诵。

除了这些新发现、新感受之外，我还玩一些从记事起

就热衷的游戏：游泳啦，爬树啦，摘果子吃啦，跟小马倌打闹啦，有时还去喂马。

卡罗琳和艾米亚斯我没太在意。他们是我生活的中心，至于说他们关系怎样啊，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心情如何啊，我都没有细想过。

埃尔莎·格里尔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我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她太笨，也没觉得她好看。我只把她当成是一个富有但令人讨厌的人，是来让艾米亚斯给她画像的。

事实上，我第一次介入这件事是有天吃完午饭我溜了出去，在阳台上我居然听到——听到埃尔莎说她要嫁给艾米亚斯！我听了之后觉得太可笑了。我记得为这个我还找艾米亚斯对质。那是在汉德克罗斯庄园。我对他说：

"埃尔莎怎么说她要嫁给你？她办不到。没有人能娶两个老婆——犯重婚罪要坐牢的。"

艾米亚斯气呼呼地说："见鬼，你怎么听见了？"

我说我是在书房窗外听见的。

他越发生气，说我早该上学去，早该改掉爱偷听别人谈话的习惯了。

我还记得听完他的话我有多么气愤。因为这太不公平了，绝对地完完全全地不公平。

我愤怒地嚷道我根本没有去偷听——而且，无论如何，埃尔莎怎么说出这种蠢话？

艾米亚斯说那只是句玩笑话。

他的话按道理应该使我满意。我也几乎相信了。但

还有点半信半疑。

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对埃尔莎说:“我问了艾米亚斯你说要嫁给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开玩笑。”

我觉得这是将她一军。她却只笑,没有回答。

我不喜欢她的笑。我去了卡罗琳的房间。当时她正梳妆打扮准备去吃晚餐。我直截了当地问她艾米亚斯可不可能娶埃尔莎。

卡罗琳的话还清清楚楚地响在我耳边。当时她的语气一定十分强硬。

“除非等我死了艾米亚斯才能娶埃尔莎,”她说。

我这下完全放心了。死离我们还远着呢,不过,艾米亚斯下午说的话还叫我耿耿于怀,吃晚饭时我老跟他过不去,我记得我们大吵了一架,我一头冲出屋子,扑到床上号啕大哭直至入睡。

那天下午在梅雷迪思·布莱克家发生的事我不太记得了,但我的确记得他高声诵读了柏拉图《菲多篇》中描绘苏格拉底之死的一个段落。我觉得那是我听到过的最美、最动人的诗篇。这些我都记得——但我不记得发生在什么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说是在那年夏天哪个时候都有可能。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记得了,尽管我想了又想。我隐约地感到我很可能去游泳了,我好像被叫去补什么东西。

这段记忆都很模糊,直到梅雷迪思气喘吁吁地上了阳台,他面色煞白,十分古怪。我记得一只咖啡杯从桌子

上掉下去摔得粉碎——是埃尔莎弄的。我还记得她跑了出来——发疯似的沿路跑下去——脸上的神情真叫人害怕。

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艾米亚斯死了。”可丝毫不像是真的。

我记得福赛特医生来了,他脸色阴沉。威廉斯小姐忙着照顾卡罗琳。我十分寂寞到处瞎逛,总是挡着人们的去路。我觉得太难受了。他们不让我下去看艾米亚斯。渐渐地来了不少警察,他们在本子上作记录,很快他们就把尸体放在担架上抬了上来,尸体上蒙着一块白布。

后来威廉斯小姐把我带进卡罗琳的房间。卡罗琳坐在沙发上。她脸色苍白,十分憔悴。

她吻了吻我,说她希望我尽快离开,一切都太可怕了,叫我不要担心,也尽可能不要想这些了。我将去特雷西利安夫人家和卡拉呆在一起,因为这所房子要腾出来。

我紧紧地抓着卡罗琳说我不想走。我想跟她在一起。她说她知道,但我最好还是离开,她可以少操许多心。威廉斯小姐也插话说:

“安吉拉,你按姐姐说的去做,不要闹,就是给她帮了最大的忙。”

我于是说卡罗琳想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卡罗琳说:“这才像我亲爱的安吉拉。”她拥抱着我说没什么好怕的,尽量少谈起、少想起就行了。

我被叫下去跟一个警监谈话。他非常和蔼,问我最后一次见到艾米亚斯是在什么时候,还有许多别的问题。

当时我觉得毫无重点,没有针对性,而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他只是想证实从我那里听到什么别人没说过的东西。于是他告诉威廉斯小姐他不反对把我送到费里比庄园的特雷西利安夫人家去。

我去了那里,特雷西利安夫人待我很好。但我马上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几乎马上就逮捕了卡罗琳。我又惊又怕就病倒了。

后来我得知卡罗琳非常担心我。在她的坚持下没等开庭我就被送出了英国。这些我已经跟你面谈过了。

你看,我能写下来的少得可怜。与你谈过之后我把自己有限的记忆过了一遍又一遍,搜肠刮肚地想找出各人的表情或行为的细节。哪个人都不像是有罪。埃尔莎简直像疯了。梅雷迪思煞白而忧虑的面孔。菲利普沉痛而悲愤——似乎都很自然。尽管如此,我觉得也许还是有谁参与了吧?

我仅仅知道,卡罗琳没有干。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永远也不会动摇,但我拿不出别的证据,我只是凭着对她性格的深切的了解这样认为的。

安吉拉·沃伦的记述到此结束。

第三部

第一章　结论

卡拉·莱马钱特抬起头。她眼睛里充满疲惫与痛苦。她用手疲倦地理理刘海。

她说：

“这些真把人弄糊涂了。”她摸着那一大叠记述。“因为角度都不同。每个人眼中的妈妈都不一样。而事实都一样。每个人对事实的态度都一致。”

“读这些让你灰心了吧？”

“是的。你难道不？”

“不，我发现这些文件很有价值——信息量很大。”

波洛若有所思地缓缓地说。

卡拉答道：

“但愿我没有读过！”

波洛盯着她说：

“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我还能怎么想？你知道，我想过，要是我母亲没有干，那么一定是这五个中的一个干的。我甚至还作了一番推理。”

“哦，挺有意思。说说看。”

“不过，只是推断而已。比如说，菲利普·布莱克。他是证券经纪人，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我父亲也许托他理财。艺术家一般都对钱不太在意。有可能菲利普·布莱克陷入了困境用了我父亲的钱。他说不定得要我父亲签字什么的，于是整个事情就要暴露了——惟有我父亲的死能替他解围。这是我想到的一种解释。”

“想象力不错。别的呢？”

“哦，是埃尔莎。菲利普·布莱克说她太精明不会偷毒药的，但我根本不相信。假设我母亲找到过她告诉她自己决不离婚——没有任何事能叫她动离婚的念头。你怎么看都可以，我却觉得埃尔莎很要面子——她想要堂堂正正地结婚。因此我觉得埃尔莎完全有可能偷药——那天下午她一样有机会——也许是想毒死我母亲免去心头之患。我认为这很符合埃尔莎的性格特点。而后来，出了可怕的差错，是艾米亚斯而不是卡罗琳中了毒。

“这次推理也不错。还有呢？”

卡拉一字一顿地说：

“嗯，我想过——也许是——梅雷迪思！”

“呵——梅雷迪思·布莱克？”

“是的。你看，我觉得他看上去就像会制造谋杀案的人。我指的是，他老是优柔寡断，别人都取笑他，兴许他心底恨透了。另外，我父亲娶走了他想娶的姑娘。而且我父亲既成功又有钱。他于是制出各种毒药！兴许他研制的目的是想要什么时候杀人用。他想出主意让别人以为毒药让人偷走了，以转移对他的怀疑。而他自己拿药

的可能性比任何人都大。他甚至可能想送卡罗琳上绞刑架——因为她很久以前拒绝了他的求爱。要知道，我觉得他所写的叫人无法相信——说什么人们常常干出与性格不符的事。要是他写这些指的是自己呢？”

赫尔克里·波洛答道：

“这一点你没错——至少知道写下的不一定真实。写下这些有可能是故意引你入歧途。”

“嗯，我知道。我心里一直明白。”

“别的想法呢？”

卡拉缓缓地说：

“我怀疑过（读这个之前）威廉斯小姐。你知道，安吉拉一上学她就丢了饭碗。要是艾米亚斯暴死，安吉拉很可能不上学。我指的是像自然死亡那样——我猜要是梅雷迪思没有发现丢失毒芹碱。我查过毒芹碱的资料，说是服毒死后没有显著特征。也许会被当作是晒死的，我知道仅仅丢了工作听上去作案动机不充分。但是一个又一个谋杀案都是出于一些似乎可笑的极不充分的动机，常常是为了一点点钱。而一位中年的也许很不称职的女家庭教师可能会提心吊胆看不到未来。

“我说过，这是我看了这个之前的猜测。但威廉斯小姐根本不像那种人。她一点也不像不称职——”

“对。至今她还精力充沛、头脑清晰。”

“我明白。很显然。她似乎也完全值得信赖。这真叫我不安。哦，你知道——你能理解。当然啰，你不在乎。你一直明明白白地说过你要的是事实。我猜如今我

们已经弄清真相了！威廉斯小姐说得对。人必须接受事实。仅仅因为希望谎言是真的而一辈子生活在谎言当中没有任何好处。那好吧——我可以接受这个现实！我母亲并非是无辜的！她给我写那封信是因为她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想要把我解放出来。我不对她作任何评判。兴许换了我也会这么做。我想象不出监狱能怎样折磨一个人。我也不责备她——要是她对我父亲那样绝望的话，她肯定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同时我也不怪父亲。我懂得——有一点点——他是怎么想的。那么精力充沛——想要得到一切……他没有办法——生性如此。而且他是个伟大的画家。我觉得这能说明不少问题。”

她转过脸来看着赫尔克里·波洛，脸涨得通红，下巴微微地向上扬着。

赫尔克里·波洛问：

“那——你感到满意了？”

“满意？”卡拉·莱马钱特哑然失声。

波洛探着身子慈爱地拍拍她的肩膀。

“听着，”他说，“最值得出击的时候你却撤退了。我赫尔克里·波洛对发生的事情却有了很好的解释。”

卡拉紧盯着他说：

“威廉斯小姐热爱我的母亲。她看见她——亲眼看见的——伪造自杀的证据。要是你相信她所说的——”

赫尔克里·波洛站起身来说：

“小姐，正因为威廉斯小姐说她看见你母亲在酒瓶上伪造艾米亚斯的指纹——记住，是在酒瓶上——只需要

这一点，我就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你的母亲没有毒死你的父亲。”

他点了几下头就走出门去，留下卡拉惊愕地盯着他的背影。

第二章　波洛提出五个问题

I

“是你,波洛先生?”

菲利普·布莱克听上去显得不太耐烦。

波洛答道:

“我得感谢你为克雷尔一案作出详实的记述,令人可敬可佩。”

菲利普·布莱克显得很不自在。

“承蒙夸奖,”他低声说,“实在令人吃惊,一动笔我发现自己居然记得那么多。”

波洛说:

“写得相当详实,但还是有些删减,是吗?”

“删减?”菲利普·布莱克--皱眉。

赫尔克里·波洛说:

“可不可以这么说,你的记述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坦率。”他语气坚毅起来。“我听说,布莱克先生,那年夏天至少有一天夜里,有人看见克雷尔夫人在一个不太方便的时刻从你的房间里走出来。”

一片沉寂。只听见菲利普·布莱克沉重的呼吸声。他最后问道:“谁告诉你的?”

赫尔克里·波洛摇摇头。

"谁说的没有关系。我知道了是关键。"

又是一片沉寂;菲利普·布莱克打定了主意,他说:

"你问到了我的个人隐私,看起来像是纯属偶然。我承认跟我写下的有些出入。但还没有到你设想的程度。我不得不告诉你真相了。

"我的确对卡罗琳·克雷尔充满了憎恨。同时我又深深地被她迷住了。也许前者就是由后者引发的。我憎恨她对我具有的魅力,竭力想揪住她的缺点不放来抵消她的魅力。我从来都不喜欢她,但愿你能理解。但每时每刻我都有向她求爱的欲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她,她对我从不在意,我耿耿于怀。

"艾米亚斯被那个女孩迷得晕了头,我的机会到了。我稀里糊涂地告诉卡罗琳我爱她。她十分平静地回答说:'是的,我向来知道。'瞧她那傲慢劲儿!

"我当然知道她不爱我,但我看出艾米亚斯爱那女孩子爱昏了头,她很受打击,心灰意冷。女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被人赢得芳心。她答应那天夜里来找我。她真的来了。"

布莱克停住了。他觉得话很难出口。

"她进了我的房间。而当我用双臂紧紧地拥住她时,她异常冷淡地说这样不好!她说,她毕竟是个从一而终的女人,不管怎样她都是属于艾米亚斯的。她说她是一直对我太不好了,可她没有办法。她求我宽恕她。

"然后她就走了。离我而去!我对她的仇恨顿时加

深了一百倍。你不奇怪吧，波洛先生？她羞辱了我——而且她还杀死了我至爱的朋友！”

菲利普·布莱克浑身颤抖，他大声吼道：

“我不想谈这些，你听见了吗？你已经得到答复了，快走吧！不要对我再提起此事了！”

Ⅱ

“布莱克先生，能不能告诉我那天你的客人离开实验室的先后顺序？”

梅雷迪思反驳说：

“可是亲爱的波洛先生，都过去十六年了！我怎么可能还记得？我说过卡罗琳最后出来的。”

“你能肯定吗？”

“是的——至少——我想是这样……”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一定得弄得确切无疑。”

梅雷迪思一边带路，一边嘴里还在反驳。他开了锁，取下门栓。波洛威严地说：

“那好，朋友。你刚刚带客人们参观了你研制出来的各种有意思的草药。现在请闭上眼睛想一想——”

梅雷迪思·布莱克顺从地闭上眼睛。波洛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绢来回抖动着。布莱克鼻翼翕动，他喃喃地说：

“是的，是的——真出奇，一下子怎么都想起来了。我记得卡罗琳穿了件浅咖啡色的衣服。菲尔很不耐烦……他总是觉得我的爱好毫无意义。”

波洛说：

"想一想吧，你正要离开屋子。你要去书房朗诵描绘苏格拉底之死的诗篇。谁先离开屋子的——是你吗？"

"是我和埃尔莎——对。她先出门的。我紧跟在后面。我们在说话。我站住等其他的人出来我好锁门。菲利普——对，后面是菲利普。还有安吉拉——她在问他什么是公牛，什么是熊。他们沿着大厅继续往前走。艾米亚斯跟在后面。我还站在那里——当然是为了等卡罗琳。"

"这么说你能肯定卡罗琳在最后。你看见她在做什么了吗？"

布莱克摇摇头。

"没有，要知道我当时背对着屋子。我在跟埃尔莎说话——我想她一定是没有兴趣——我说的是按照古老的迷信有些植物得在满月的时候采。接着卡罗琳出来了——匆匆忙忙的——我就锁上了门。"

他停下来看着波洛，波洛忙着把手绢装进口袋。梅雷迪思·布莱克鄙夷地翕动着鼻翼，心中暗想："喏，这家伙还真的搽香水呢！"

他大声说道：

"我敢肯定，次序就是这样的。埃尔莎，我自己，菲利普，安吉拉和卡罗琳。对你有用吗？"

波洛回答说：

"完全符合。听我说。我想安排在这儿会面。我想不会很难吧……"

III

“什么事?”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急切地问——像个孩子似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夫人。”

“是吗?”

波洛说:

“一切都结束之后——我指的是侦讯——梅雷迪思·布莱克向你求婚了吗?”

埃尔莎瞪大了眼睛。她的神色不无鄙夷——似乎又兴味索然。

“是的——他求过。怎么啦?”

“你感到意外吗?”

“我感到意外?记不清了。”

“那你怎么回答的呢?”

埃尔莎大笑。她说:

“你觉得我能说什么?接替艾米亚斯——梅雷迪思?太可笑了!他真蠢。他一向太迂腐。”

她突然微笑着说:

“你知道吗,他想要保护我,——要‘照顾我’——他是这么说的!和别人一样,他觉得对簿公堂是对我极大的折磨。还有那些记者!和对我喝倒彩的人群!以及他们对我说的各种难听的话。”

她闷闷不乐地沉思片刻,然后说:

“可怜的老梅雷迪思!简直像头笨驴!”说罢又大笑

起来。

Ⅳ

赫尔克里·波洛又一次迎上威廉斯小姐的十分精明，一眼能把人看穿的目光，他又一次感到时光在倒流，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温顺而怯生生的小男孩。

他忙解释说，他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威廉斯小姐看上去乐于听听到底是什么问题。

波洛仔细措辞，缓缓地说：

“安吉拉·沃伦很小就受伤了。我的记录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克雷尔夫人把一方镇纸砸向婴儿。另一种说她是用铁棍打那孩子的。哪一种说法正确？”

威廉斯小姐坚定地说：

“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铁棍。正确的是用镇纸。”

“谁跟你说的？”

“安吉拉自己。她很早就主动告诉我了。”

“她具体是怎么说的？”

“她摸着脸颊对我说：‘我小时候卡罗琳弄的。她把一方镇纸向我砸过来。你永远都别提好吗，因为她会感到非常非常不安。’”

“克雷尔夫人有没有向你提过？”

“只隐隐约约提到过。她猜我知道。我记得她有一次说：‘我知道你觉得我老宠着安吉拉，但是你看，我总感觉到做什么都不能够弥补我对她犯下的过失。’还有一次她说：‘知道自己使他人终生残废是一个人最大的思想包

袱。'"

"谢谢你,威廉斯小姐。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塞西莉亚·威廉斯直截了当地问:

"你让人费解,波洛先生。我的记述你给卡拉看了吗?"

波洛点点头。

"可你还——"她不再说下去了。

波洛说:

"请你想一想。假若你从一家鱼店路过看见案板上摆放着十二条鱼,你会觉得它们都是真鱼,是吧?可也许其中有一条是鱼皮制成的标本。"

威廉斯小姐饶有兴趣地说:

"可能性极小,但是——"

"啊,可能性小,是的,但不是不可能——因为曾经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拿了一条鱼的标本来跟活鱼作比较呢(他是干这个的,要知道)!十二月份你若在客厅里看到一盆,你会说是假的——但也可能是从巴格达空运来的活鱼。"

"你胡诌这些是什么意思?"威廉斯小姐问道。

"是要告诉你只有心灵的眼睛才能真正看清楚……"

V

走近俯瞰里根公园的一大片公寓楼时波洛放慢了脚步。

其实认真想起来他没有什么问题好来问安吉拉·沃

伦的。他惟一想问的可以等到……

不,事实上带他来这里的是未得到满足的追求对称的热情。五个人——应该有五个问题!更清楚一些。显得更圆满。

是啊——他要想出点问题。

安吉拉·沃伦殷切地和他打招呼。她说:

"你发现什么了吗?到什么程度了?"

波洛像满清官员似的缓缓点头说道:

"终于有了进展。"

"是菲利普·布莱克?"语气既像是肯定又像在询问。

"小姐,眼下我什么都不想说。时机尚未成熟。我想问你的是你能不能赏脸去一趟汉德克罗斯庄园。其他的人都同意了。"

她眉头微微一皱,说:

"你打算做什么?重构十六年前发生的事?"

"也许看的角度能更清楚。你去吗?"

安吉拉·沃伦不紧不慢地说:

"嗯,我去。再见到他们肯定很有趣。也许现在我看他们的角度(按你所说的)能更清楚。"

"你能带上你给我看过的那封信吗?"

安吉拉·沃伦眉头紧锁。

"信是我的。给你看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但我不想让不熟识的或者缺乏同情心的人去读。"

"这次能按我说的去办吗?"

"我不干。我将带上信,但我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不会比你差。”

波洛摊开双手示意告辞。他站起身往外走，一边说着：

“你能允许我问一个小问题吗？”

“什么问题？”

“悲剧发生前你是否刚刚读过萨默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

安吉拉瞪着他。然后说道：

“我相信——啊，对，是真的。”她看着他，显然十分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想要说明，小姐，哪怕在很小的事情上，我也差不多是个魔术师。有些事不用别人说我也会知道。”

第三章 重构

午后的阳光照进了汉德克罗斯庄园的实验室。屋里搬进了一些安乐椅和一排长椅，却使屋子显得越发空旷。

梅雷迪思·布莱克跟卡拉闲聊着，显得有点局促不安，用手揪着自己的胡子。有一回他突然说："亲爱的，你很像你母亲——又有些不像。"

卡拉问："哪里像，哪里不像？"

"肤色像，走路的样子也差不多，但你——怎么说呢——比她积极得多。"

菲利普·布莱克眉头紧锁，眼睛盯着窗外，手不停地敲着窗玻璃。他说：

"坐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多么晴朗的周六下午——"

赫尔克里·波洛赶忙替他消消气说：

"啊，真抱歉——我知道，让你打不上高尔夫球了。但是，布莱克先生，你最要好的朋友的女儿就在这里。为了她你就通融一下，好吗？"

管家通报道："沃伦小姐到。"

梅雷迪思上前迎接。他说："你能抽空来太好了，安吉拉。我知道你很忙。"

他把她让到靠窗的座位上。

卡拉说："你好，安吉拉姨妈。今天早上我读了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有个了不起的亲戚可真好。"她指着一位长着一双可靠的灰眼睛、高挑个、下颌宽宽的小伙子说："这是约翰·拉特里。我们俩——打算——结婚。"

安吉拉·沃伦说："哦！我还不知道……"

梅雷迪思去迎接下一位客人。

"威廉斯小姐，好多年没见面了。"

年长的家庭教师走进屋来，她瘦弱不堪，却仍显得十分坚强。她看了一眼波洛，若有所思，继而目光就落在穿着花呢套装、宽肩膀的高个女人身上。

安吉拉·沃伦过来招呼她，微笑着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亲爱的，我为你骄傲。"威廉斯小姐回答说，"你为我争了光。这是卡拉，是吧？她记不起我了。当时她太小……"

菲利普·布莱克心烦意乱地说："这是干吗？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赫尔克里·波洛说："我称之为——我本人认为——漫游往昔。大家都坐下好吗？最后一名客人到了我们就开始。她一来了我们就切入正题——让鬼魂显灵。"

菲利普·布莱克叫道："别胡闹了，你不是要开降灵会吧？"

"不，不是。我们只是要讨论一下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些事——讨论一下，也许能把来龙去脉弄得更清楚些。

至于鬼魂,他们不会现形。但谁说得准,他们真的不在屋里呢?虽然我们看不见。谁能断定艾米亚斯跟卡罗琳不在这里——听着呢?"

菲利普·布莱克:"荒唐,简直胡扯——"说了一半就停住了。门开了,管家通报迪蒂斯汉姆夫人到。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她一贯的略显傲慢又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神情。她对梅雷迪思淡淡一笑,冷冷地盯着安吉拉和菲利普,然后走到窗户旁离众人较远的椅子上坐下来。她松开脖子上的深灰色的毛领,任其垂落到背上。她的目光在屋里搜寻了一两分钟,然后落在卡拉身上,卡拉也看着她,打量着这个给父母带来灭顶之灾的女人。她年轻而真诚的脸上没有憎恨,只是充满了好奇。

埃尔莎说道:"真抱歉,我是不是来晚了,波洛先生?"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夫人。"

塞西莉亚·威廉斯轻轻地哼了一下。埃尔莎碰上了她那仇视的目光,却完全没有兴致。她说:"我几乎认不出你了,安吉拉,过了多少年了?十六年?"

赫尔克里·波洛抓住时机插话道:

"是的,从我们就要谈论的这件事到现在,十六年过去了。首先请允许我讲一讲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相聚。"

他用寥寥数语概括了卡拉怎样请求他,他又如何接受了使命。

他说得很快，根本不在意菲利普脸上阴云密布，梅雷迪思既震惊又鄙夷的神色。

“我接受了使命——我开始工作想弄清——真相。”

卡拉·莱马钱特坐在大安乐椅里，远远地模模糊糊地听见了波洛的话。

她用手蒙住眼睛，从缝隙中偷偷地看着这五张脸。她能否看得出来谁是凶手？古怪的埃尔莎，涨红脸的菲利普，和蔼可亲的善良的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阴郁、凶悍的家庭女教师或者是冷静、能干的安吉拉·沃伦？

她能不能——要是努力地去想——想象出其中的一个人杀人的场面？有可能吧——但不是这种谋杀的办法。她可以想象出菲利普·布莱克狂怒之下把某些女人一个个掐死——对，能想象出来……她还想象着梅雷迪思·布莱克拿着手枪威胁一个夜盗的贼——一不小心走火了……她还想象安吉拉·沃伦开枪，但不是不小心走火了，不需要任何的个人感情——这样才能保证探险的安全！而埃尔莎在某个奇妙的城堡中，坐在由东方丝绸制成的长椅上说道：“把那个贱货扔到墙外去！”天马行空——可哪怕沉浸在最荒诞的幻想之中，她也想象不出威廉斯小姐会杀人！又闪出一幅荒诞不经的画面：“你杀过人吗，威廉斯小姐？”“继续做你的算术题，卡拉，别问些傻问题。杀人是邪恶的。”

卡拉想：“我一定是生病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听着，傻瓜，听听那个小个子在说什么，他说他什么都知

道了。”

赫尔克里·波洛正在讲着。

“这就是我的职责,踏上回转的车轮,回到过去,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菲利普·布莱克说:“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弄虚作假简直就是诈骗——就是不要脸的骗子。你就是想弄虚作假从这姑娘手中骗钱。”

波洛压住火气说:

“你说我们都知道真相,这么说未免欠考虑。已被接受的对某些事实的阐释未必就是真的。比如说,你,布莱克先生,表面看来痛恨卡罗琳·克雷尔。你的态度众人皆知。但是只要稍微懂点心理学,人们就马上会明白事实上恰恰相反。你一直被卡罗琳·克雷尔深深地吸引着。你厌恶这个事实,于是努力地想去克服它,一再告诉自己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以加深自己的憎恨情绪。同理,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多年中一直对卡罗琳·克雷尔情有独钟,他在对悲剧前因后果的记述中提到自己为卡罗琳着想痛恨艾米亚斯·克雷尔的行为。但只要细细揣摩字里行间,就会看出大半生的奉献得不到半点回报,终于使爱情枯竭,当时占据他心灵的是美丽的埃尔莎·格里尔。”

梅雷迪思慌忙辩解,而迪蒂斯汉姆夫人笑了。

波洛继续说道:

“我提这些事情只是想做个引子,虽然它们与事实真相有一定联系。好,我现在就开始踏上探访昔日的旅途

——去了解关于这个悲剧我能了解的一切。我跟大家说说我是如何着手干的。我找了卡罗琳·克雷尔的辩护律师、法官、对克雷尔家庭十分了解的老律师、当时出庭的诉讼律师的书记员，还有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官等一一谈话——最后找到了在场的五位证人。通过所有这些我得出一个画面——关于一个女人的拼凑起来的画面，我得知了如下事实：

"卡罗琳·克雷尔从未申辩自己无辜(除了在写给女儿的惟一的信中)。

卡罗琳·克雷尔在被告席上无所畏惧，事实上，她显得没有任何兴趣，她从头到尾采取的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失败者的态度。在狱中她沉着冷静。定罪后不久她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听从命运的安排。和我谈话的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卡罗琳·克雷尔有罪(仅有一个例外)。"

菲利普·布莱克点点头："那当然！"

赫尔克里·波洛说：

"但我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判断。我必须自己检验已有的证据，去检验事实，看作案心理与事实是否相符合。为此我仔细地翻阅了警察局的卷宗，还成功地使在场的五个人给我写下了自己对悲剧前因后果的回忆。这些记述很有价值，其中包含了一些在警察卷宗中找不到的东西——即：一、从警察的角度讲不相干的一些谈话和事件；二、他们自己对卡罗琳·克雷尔的思想感情的看法(律师取证时是不允许的)；三、一些故意对警察隐瞒的

事实。

“于是我就该自己来断案了。卡罗琳·克雷尔作案动机充分,似乎不言而喻。她爱丈夫。他却公开承认他要离开她跟另一个女人走,而且她自己也承认过自己嫉妒心很强。

“再看看作案手段。在她卧室的抽屉中发现了一只空香水瓶,其中曾装过毒芹碱,上面只留有她的指纹。警察询问时,她承认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屋里拿的。这里的毒芹碱瓶子上也留有她的指纹。我就那天五个人离开屋子的次序问过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因为我觉得似乎无法叫人相信当着五个人的面会有人偷得了毒芹碱。离开的次序是——埃尔莎·格里尔,梅雷迪思·布莱克,安吉拉·沃伦和菲利普·布莱克,艾米亚斯·克雷尔,最后是卡罗琳·克雷尔。而且,等到克雷尔夫人出来时,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背对着屋子,因此他无法看见她在做什么。也就是说,她有机会。于是我相信她的确偷了毒芹碱。我还得到了间接的证明。那天梅雷迪思·布莱克先生对我说:‘我记得那天我站在这里,闻见窗外飘来的茉莉花香。’而当时正值九月,窗外的茉莉花早已开尽。一般茉莉花期在六、七月。而在她房间中找到的装过毒芹碱的香水瓶曾经是装茉莉香水的。因此我肯定,克雷尔夫人决定偷毒芹碱,她偷偷倒掉了她装在包中的香水瓶里的香水。

“后来我又测试了一次,我让布莱克先生闭上眼睛试着回忆离开实验室的顺序。一阵茉莉花香味马上就激起

了他的记忆。气味对我们影响之大 ·般人是没有料到的。

“现在说到那个致命的上午。关于事实大家都没有分歧。格里尔小姐突然说出她和克雷尔先生正在考虑结婚的事;艾米亚斯证实了她的话;卡罗琳·克雷尔十分沮丧。这些都不是从一个证人那里得来的,而是得到了公认。

“第二天早上夫妻俩在书房发生争执。先是听见卡罗琳·克雷尔愤愤地说:‘你跟你那些娼妇!’接着她又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菲利普·布莱克在大厅里听见的,而格里尔小姐是在外面的阳台上听见的。

“随后她听见克雷尔先生劝妻子理智些。她听见克雷尔夫人答道:‘不等你跟那小丫头走——我就要杀了你。’很快艾米亚斯·克雷尔走出来催促埃尔莎·格里尔下去摆好姿势,她拿了一件背心跟他下去了。

“到此为止从心理学角度讲没有不正确之处。每个人的行为都在意料之中。但下面就有不协调之处了。

“梅雷迪思·布莱克发现丢了东西,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他们在岸边相遇一起向上走,路过巴特利花园,卡罗琳·克雷尔在跟丈夫讨论安吉拉上学的事。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夫妻俩刚刚吵得不可开交,以妻子明明白白的威胁宣告结束,然而,二十分钟左右之后,她却下去跟他争论一点家常琐事。”

波洛看着梅雷迪思·布莱克。

“你在记述中写下了听来的几句话。是‘全都定下

来了——我替她收拾东西走。'是吗?”

梅雷迪思·布莱克说:“差不多吧——是的。”

波洛又转向菲利普·布莱克。

“你记得是这样的吗?”

后者一皱眉。

“你不说我就想不起来——现在记起来了。是说了收拾东西!”

“是克雷尔先生——而不是克雷尔夫人说的?”

“艾米亚斯说的。我只听见卡罗琳说什么对这姑娘来说太残忍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安吉拉过一两天就要上学去了。”

波洛答道:“你没听清楚我的意思。为什么是艾米亚斯·克雷尔替这姑娘收拾行装?太离奇了!有克雷尔夫人,威廉斯小姐,还有一个女仆,整理行装是女人的活儿——不是男人干的。”

菲利普·布莱克不耐烦地说:

“那又有什么关系?跟案件没有任何联系。”

“你觉得没有?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个暗示。很快还有别的暗示。克雷尔夫人绝望了,心都碎了,刚刚还在威胁丈夫,自然她不是在考虑自杀就是在策划谋杀,现在却以最友好的方式表示自己要给丈夫拿一些冰镇啤酒下来。”

梅雷迪思慢慢地说:“她要是在预谋杀人的话就不奇怪。无疑,她就是要从中做手脚,还要掩饰一下!”

“你这么看,她下定决心毒死丈夫,毒药已弄到手。

丈夫在巴特利花园储存了一些啤酒，她要是聪明的话，无疑会趁没人的时候放进那些酒瓶里。"

梅雷迪思·布莱克反驳说：

"她不能那样做。也许别人会喝的。"

"对，有埃尔莎·格里尔。你是说打定主意要毒死丈夫，她会在乎怕毒死了这姑娘？

"不过我们不必争论，还是回到事实吧。卡罗琳·克雷尔说她要给丈夫送些冰镇啤酒下来。她回到屋里，从温室里取了一瓶送来了。她给他斟满并递给他。

"艾米亚斯·克雷尔一饮而尽，说：'今天什么都难喝。'

"克雷尔夫人又回屋去了。她吃了午饭，显得跟平常没什么两样。据说她有点着急、心不在焉。这对我们没多大的帮助——因为谋杀者的行为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有的凶手十分平静，有的却兴奋过度。

"吃过午饭她又去了巴特利花园，她发现丈夫死了。她的行为显然也在意料之中，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打发家庭教师去打电话叫医生。现在我要说到的一点是以前鲜为人知的。"他看了一眼威廉斯小姐。"你不反对吧？"

威廉斯小姐面色苍白。她说："我没有求过你保密。"

波洛平静地复述了一遍家庭教师所见到的一幕，效果却是惊人的。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挪动了一下身子。她盯着巨大

的太师椅里坐着的干枯的老妇人。她万分诧异地问:“你真的看见她这么做了?”

菲利普·布莱克一跃而起。

“这不就得了!”他叫道,“得到了彻彻底底的证明。”

赫尔克里·波洛不动声色地看着他说:“不见得。”

安吉拉·沃伦干脆地说:“我不相信。”她扫了一眼瘦小的家庭教师,目光中闪过一丝敌意。

梅雷迪思·布莱克揪着胡子,脸色阴郁。只有威廉斯小姐不动声色。她坐得笔直,脸颊上有点红晕。

她说:“是我亲眼所见。”

波洛缓缓地说:“当然了,只是你的一面之辞……”

“是我的一面之辞。”那双不屈的灰眼睛迎上波洛的目光。“波洛先生,我从不习惯我的话受到怀疑。”

波洛点点头说:

“我不怀疑你的话,威廉斯小姐。你说的确有其事——正因为你看到了这一幕我意识到卡罗琳·克雷尔是无辜的——根本不可能犯罪。”

那个高个子、满脸急切的年轻人约翰·拉特里第一次开口了。他说:“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波洛先生。”

波洛转向他说:

“当然啰。我会告诉你的。威廉斯小姐见到的是——她看见卡罗琳·克雷尔非常仔细、非常急切地擦去指纹,后来把已死去的丈夫的指纹印在酒瓶上。在啤酒瓶上,注意。但毒芹碱在酒杯里——根本不在啤酒瓶里。

警察在酒瓶里根本就没有找到毒芹碱。瓶里从未有过毒芹碱,而卡罗琳·克雷尔压根就不知道。

“被认为毒死丈夫的人根本就不知他是如何被毒死的。她以为毒药在酒瓶中。”

梅雷迪思反驳说:“那为什么——”

波洛连忙打断了他:

“对——为什么?为什么卡罗琳·克雷尔如此殚精竭虑想证明他是自杀?答案——也许是——十分简单。因为她知道是谁毒死他的,她愿意做出一切——忍耐一切——而不愿让人对那个人有半点怀疑。

“现在越来越接近了。那个人会是谁呢?她会袒护菲利普·布莱克?或者梅雷迪思?或者埃尔莎·格里尔?或塞西莉亚·威廉斯?都不是,只有一个人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他稍作停顿,接着说道:“沃伦小姐,如果你带了姐姐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希望能诵读一下。”

安吉拉·沃伦回答说:“不行。”

“可是,沃伦小姐——”

安吉拉站起来身来。她嗓音洪亮,又刚强、冷峻。

“我明白你所暗示的是什么。你不是想说是我杀了艾米亚斯·克雷尔而我姐姐知道了吗?我完全反对你的指控。”

波洛说:“那信……”

“那信是给我一个人过目的。”

波洛往两个最年轻的人坐的地方看了看。

卡拉·莱马钱特叫道，"安吉拉姨妈，求你按波洛先生说的做吧。"

安吉拉·沃伦愤愤地说："真的，卡拉！你难道一点体面也不讲吗？她是你的母亲——你——"

卡拉的声音清晰而严厉。

"是的，她是我的母亲。这就是我为什么有权请求你。我是替她说话。我希望念那封信。"

安吉拉·沃伦缓缓地从包里取出信交给波洛。她气呼呼地说：

"真不该给你看。"

她转过身去看着窗外。

赫尔克里·波洛念着卡罗琳·克雷尔的最后一封信，这时屋子角落里的阴影越来越重了。卡拉突然感觉到屋里有人在渐渐显形，在听着，呼吸着，等待着。她想："她在这里——我妈妈在这里。卡罗琳——卡罗琳·克雷尔就在屋里！"

赫尔克里·波洛的声音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我想你们都会觉得这封信写得相当不错，也写得很美。相当不错。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省略——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

安吉拉·沃伦头也不回地说："没那个必要。"

"对，沃伦小姐，是没有必要。卡罗琳·克雷尔没有必要告诉妹妹她是无辜的——因为她觉得妹妹早已知道这个事实——完全有理由知道。卡罗琳·克雷尔所关心

的一切就是安慰安吉拉，防止她供认。她一再重复——没什么，亲爱的，真的没什么。"

安吉拉·沃伦答道："你还不懂？她是希望我幸福，仅此而已。"

"是的，她希望你能幸福，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是她最大的忧虑。她有个孩子，但她想到的不是孩子——后来才想到。不，占据她的全部心思的是妹妹，别的都不是。妹妹必须得到安慰，受到鼓励继续活下去，去赢得幸福和成功。因而代人受过的负担也许不太重，卡罗琳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概括说：'人必须偿还自己欠下的债。'

"这句话说明了一切。这里的'负担'清清楚楚指的是卡罗琳背了许多年的心理包袱，自从她少年时代一阵狂怒之下把一方镇纸掷向襁褓之中的妹妹使她终身致残开始。最终，在此时，她终于找到了偿还的机会。说到'安慰'，我想告诉大家我真的相信偿还之后，卡罗琳·克雷尔的确得到了从未体会过的平静。正因为她相信自己是在还债，审讯、判罪对于她来说就不是什么酷刑了。这么说一个杀人犯也许很怪——但她的确拥有了一切快乐。是的，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这里我来进一步说明。

"这样一解释，就卡罗琳本人的反应来讲，一切都顺理成章了。让我们从她的角度看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一开始是在头天晚上，有一件事让她回想起了自己狂放不羁的少女时代。安吉拉把一方镇纸砸向艾米亚斯·克

雷尔。请记住，许多年前，她就是这么干的。安吉拉冲艾米亚斯喊道巴不得他死了才好。接着，第二天早上卡罗琳去温室，发现安吉拉正摆弄啤酒。记住威廉斯小姐的话：‘安吉拉在那儿。她看上去羞愧难当……’对于威廉斯小姐来说，她是因为逃学而感到羞愧，而对于卡罗琳来说，她不知不觉中被抓住了，满脸羞愧，也许意义就大不相同了。记住在此之前安吉拉不止一次往艾米亚斯酒中放过东西。她也许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

“卡罗琳把安吉拉给她的那瓶酒送到了巴特利花园。她倒了酒递给艾米亚斯，他一饮而尽做了个鬼脸，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什么都那么难喝。’

“当时卡罗琳并没有起疑心——但是午饭后她走到巴特利花园发现她死了——她知道无疑他是被毒死的。她自己并没有干，那么是谁干的呢？整件事在她脑海中闪过——安吉拉的威胁，安吉拉脸凑在啤酒瓶上，不经意中被抓住了，羞愧——羞愧——羞愧。这孩子为什么这么做？想报复艾米亚斯，也许不是故意想杀他，只是想让他病倒或呕吐？或者是为了她自己的缘故？她是否意识到了艾米亚斯想抛弃姐姐而讨厌他？卡罗琳记起来——天啦，太清楚了——她记起了自己在安吉拉那么大时脾气那么大，那样无法控制。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该怎样保护安吉拉？安吉拉动过酒瓶——安吉拉的指纹会留在上面。她赶紧擦去了。要是人人都相信是自杀就好了。要是只发现艾米亚斯的指纹在上面就好了。她费劲地把他僵硬的手指摁在瓶子上——孤注一掷——一边听

着是否有人来……

"一旦承认这种假设,一切都好解释了。她一直为安吉拉忧虑,她坚持把她送走,不让她与调查、侦讯有半点关系。她害怕安吉拉遭到警察盘问。最后,她非要在侦讯开始之前把安吉拉送出英国不可。因为她一直担心万一安吉拉挺不住了,她会忏悔自己的过失。"

第四章　真相

安吉拉·沃伦缓缓地转过身来。她向众人的脸上扫视一遍，双眼充满了轻蔑，又咄咄逼人。

她说：

“你们这些盲目的傻瓜——你们都是。你们不知道吗，要是我干的我早就供认了！我绝对不会让卡罗琳替我受过。永远不会！”

波洛说：

“可你的确摆弄过那瓶啤酒。”

“我？摆弄那瓶啤酒？”

波洛转向梅雷迪思·布莱克。

“听着，先生[1]。你的记述中说你听到这个屋里有动静，在卧室的下面即这间屋里，就在发案的那天早上。”

布莱克点点头。

“但只是一只猫。”

“你怎么知道是猫呢？”

“我——我记不起来了。但是就是一只猫。我确信是只猫。窗户开了一条缝，宽窄只能容一只猫出入。”

---

① 原文为法语。

“但并不是固定在那个位置不变。窗栓可以自己动。也有可能被推上来了,人可以进出。”

“是的,但我知道是只猫。”

“你没有看见猫吧?”

布莱克一脸迷惑,他慢吞吞地说:

“没有,我没看见猫——”他停顿了一下,眉头紧锁,“但我还是知道。”

“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为什么。同时我跟你提出这一点。那天早上有人来到你的住宅,进了实验室从架子上取了一样东西又溜走了,你没有发现取走了什么。如果这人是从奥尔德伯里来的,那么不可能是菲利普·布莱克,也不是埃尔莎·格里尔,或者卡罗琳·克雷尔或者艾米亚斯·克雷尔。我们都清楚他们当时在做什么。剩下的是威廉斯小姐和安吉拉·沃伦。威廉斯小姐在这里——你出去时碰见她了。她告诉你说在找安吉拉。安吉拉一早就出来游泳,但威廉斯小姐在水里、岩石上到处都找不到她。她能轻易地游过岸来——事实上那天上午后来她和菲利普·布莱克一起游泳时就游过来了。我的看法是她当时游了过来,进了房子,从窗户钻进去从架上取走了某个东西。”

安吉拉·沃伦说:“我根本没干过——没有——至少——”

“啊!”波洛不无得意地说,“你记起来了。你不是告诉过我,你跟艾米亚斯搞恶作剧,把一种被称为‘猫食’的东西——放进——”

梅雷迪思·布莱克毫不迟疑地说道：

“缬草！没错。”

“正是。这就是为什么你心里清楚是猫钻进屋了。你的鼻子很灵。你闻到了缬草难闻的味道，尽管很淡，当时也许还不知道自己闻见了——但你的下意识受到提醒是‘猫’。猫喜欢缬草，会四处寻找它。缬草味特别难闻，而你头大的讲解使淘气的安吉拉打算弄点放到姐夫的酒里去，她知道他习惯于一饮而尽。”

安吉拉·沃伦边想边说：“真的是那天吗？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偷过。对，我记得把酒拿出来，卡罗琳过来了，差点被她抓住！我当然记得……可我没跟那天联系起来。”

“当然联系不起来——因为在你脑海中它们没有任何联系。你觉得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一个只是无数次恶作剧中的一次——另一个却像一发炮弹向你袭来，使你对这场悲剧没有任何防备，接着使各种次要的事件从你的记忆中隐去。而我注意到你提起时是这样说的：‘我弄来某某，某某，要放到艾米亚斯的酒中去。’你并没有说你真这么干了。”

“没有，因为我从未真干过。我正要拧开瓶盖卡罗琳进来了。噢！”她叫起来。“而卡罗琳以为——她以为是我——！”

她停住了，环视四周。她用平常那种冷静的语调说：“我想你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停顿片刻她再说道：“我没有杀死艾米亚斯。既不是

恶作剧的结果也不是别的。要是我干的我绝对不会沉默。”

威廉斯小姐马上答道：

“你当然不会，亲爱的。”她看着赫尔克里·波洛。“除了傻子没有人会这么认为。”

赫尔克里·波洛温和地说：

“我不是傻子，我也不这么认为。我非常清楚是谁杀了艾米亚斯·克雷尔。”

他略作停顿。

“我们经常面临这样一个危险，只要被证明是真的我们就相信了，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们以奥尔德伯里的情形为例吧。一个非常古老的场面。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我们想当然认为艾米亚斯·克雷尔打算离开妻子跟另一个女人走。我却想说他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

“他以前有过拈花惹草的事。一陷进去他就会身不由己，但往往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他爱上的女人往往都有某种特点——她们不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太多。但这次这个女人却想得到。要知道，她还称不上是女人。她还是个姑娘，而且用卡罗琳·克雷尔的话说，她真诚得惊人……她说话也许显得老练，很有心计，对待爱情她却一心一意。由于她自己深深地爱着艾米亚斯不能自拔，她就以为他对自己的感情也一样深。她以为毫无疑问他们的热忱可以持续一生。她连问都没问过他就以为他会离开妻子。

“也许你们会问，艾米亚斯·克雷尔难道没跟她讲明

白？我的答案是——那幅画。他想把画画完再说。

“有些人会觉得简直太荒谬——但了解艺术家的人不一定会这样说。我们基本上接受了这种解释。现在梅雷迪思·布莱克与克雷尔之间的谈话就明白得多了。克雷尔有些尴尬——拍着布莱克的背，乐观地告诉他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要知道，对于艾米亚斯来说，什么事都很简单。他在画一幅画，略微受了一点打扰，用他的话来说，是受到了两个争风吃醋、神经兮兮的女人的打扰——但是谁也不许干涉对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要是告诉埃尔莎真相画就画不成了。也许他感情冲动时他告诉过埃尔莎要离开卡罗琳。恋爱中的男人常说这种话。兴许他只是让她觉得是这样，就像现在人们也还觉得是这样似的。他不在乎埃尔莎的想法。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只要能让她安静一两天，怎么都行。

“然后——他再告诉她真相——他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他从来不被小事绊住手脚。

“我认为，一开始他作了努力不和埃尔莎卷到一起。他警告过她自己是什么样的——但她不听。她听任命运的摆布。像克雷尔这种人把女人完全当成玩物。要是你问他，他也许随口就说埃尔莎还小——她很快就会忘了的。艾米亚斯·克雷尔就是这么想的。

“究其实妻子是他在乎的惟一的人。他不太担心她。她只需要多忍受几天就行了。埃尔莎把事情告诉了卡罗琳，他火冒三丈，但他还是乐观地以为会‘好起来的’。卡罗琳会像从前那样原谅他，而埃尔莎——埃尔莎也得

'忍着点儿'。对于像艾米亚斯·克雷尔这种人来说，生活就这么简单。

"而我觉得头天晚上他真的着急了。为卡罗琳，而不是埃尔莎。兴许他去了她的房间，但她拒绝跟他说话，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吃过早餐他就把她叫到一边说了实话。他是一度迷恋过埃尔莎，但已经成为过去了。他一画完画就不再跟她见面了。

"于是卡罗琳·克雷尔气愤地喊道：'你跟你那些娼妇！'看，这句话把埃尔莎和别的女人划归了一类——别的女人都已经早滚蛋了。她又愤愤地加上一句：'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

"她对他的无情及对姑娘的残忍感到怒火中烧。当菲利普·布莱克在大厅见到她时听见她喃喃自语，'太残忍了！'她当时想到的就是埃尔莎。

"而克雷尔出了书房看见埃尔莎跟菲利普·布莱克在外面，马上叫她下去摆姿势。他所不知道的是埃尔莎·格里尔一直坐在窗外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听去了。她后来对他们的对话的叙述是不真实的。是她自己编的，别忘了。

"设想一下听到他无情地说出真相，她该有多么震惊吧！

"梅雷迪思·布莱克说过头天下午他等卡罗琳从实验室出来时是站在过道里，背朝着实验室。他在跟埃尔莎·格里尔谈话。这意味着她是面向着他，她能越过他的肩膀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在做什么——而且她是惟一能

做到这一点的。

“她看见卡罗琳取了毒药。她没有吱声，但坐在书房窗外，她回想起来了。

“艾米亚斯·克雷尔走出来后她借口要拿背心就去了卡罗琳的房间找毒药。女人一般都清楚别的女人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她找到了，并且小心地不蹭掉指纹，也不留下自己的指纹，她把药液汲入一个自来水笔囊中。

“于是她又出来了，跟克雷尔一起去了巴特利花园。无疑没过多久她给他倒了些啤酒，他跟往常一样一饮而尽。

“与此同时，卡罗琳·克雷尔感到非常不安。看见埃尔莎回来了(这次是真的取背心)，卡罗琳抓紧时间去巴特利花园数落丈夫。他的所作所为真丢人！她无法忍受！对那姑娘太残忍太无情简直难以置信！艾米亚斯受到打扰怒不可遏，说全都定了———画完他就让她收拾东西滚蛋！‘全都定下来了——我要让她收拾东西走。我告诉你。’

“这时他们听见了布莱克兄弟的脚步声，卡罗琳出了花园，稍微有点尴尬，轻声说什么安吉拉上学啦，有许多东西要准备之类的，两兄弟自然会联想到他们听见的谈话是说安吉拉，而‘我要让她收拾东西走’就变成了‘我要替她收拾东西走。’

“而埃尔莎手里拿着背心沿路下来，冷静地微笑着，又摆好了姿势。

“毫无疑问，她已经算计好了，卡罗琳会受到怀疑，毒芹碱的瓶子在她的房间里。然而此时此刻卡罗琳完全落到她手里了。她送来一瓶冰镇啤酒倒给丈夫喝。

“艾米亚斯将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做了个鬼脸说：‘今天什么都难喝。’

“你听说这话里有话了吗？什么都难喝？那么在这杯啤酒之前肯定有什么东西很难喝，他口中还有回味。还有一点。菲利普·布莱克说克雷尔有点踉踉跄跄，怀疑‘他是否醉酒了’。而这踉跄恰恰表明毒芹碱起作用了，意味着卡罗琳端来冰镇啤酒之前他就已经中毒。

“埃尔莎知道必须不使克雷尔怀疑，尽量坚持到最后，她坐在灰色的雉堞墙上快活而自然地跟他谈笑。不久她看见梅雷迪思出现在上面的长椅上，她向他招手，因为他的缘故她装得更卖力。

“艾米亚斯一向憎恶病痛，绝不屈服，他坚持作画直到四肢僵硬、语言含糊不清，他仰面躺在长椅上无能为力，而心里仍然十分明白。

“午餐铃响过，梅雷迪思离开座位来到巴特利花园。我猜测就在那一瞬间埃尔莎离开自己的位置跑到桌子旁边把最后几滴毒药撒进刚刚装啤酒的杯子里，那酒本来没有任何问题（她在回房子的路上扔掉了自来水笔囊——把它摔得粉碎）。接着她在门口碰见了梅雷迪思。

“梅雷迪思从树荫走到明处晃了眼有些眩晕。他看不太清——只见到他的朋友仰面躺在熟悉的地方，见到

他的眼睛从画上移开,似乎在充满恶意地瞪着自己。

“艾米亚斯知道或者猜出了几分?我们不知道他的心理活动,但他的手和眼睛是忠实的。”

赫尔克里·波洛指着墙上的那幅画。

“我第一眼见这幅画时就应该明白的。因为这幅画太了不起了。是一幅由被害人给杀人凶手画的画像——画的是一位姑娘看着她的恋人死去……”

第五章　尾声

接下来是一片沉寂——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在沉寂之中，落日的余晖渐渐退去，最后一缕阳光落在窗口坐着的女人的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皮衣上，这时也隐去了。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挪动一下身子发话了。她说：

“把他们带走，梅雷迪思。我要跟波洛先生谈谈。”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门在他们身后关严了。她才说道：“你还挺聪明的，是吧？”

波洛没有回答。

她问：“你指望我做什么？供认？”

他摇摇头。

埃尔莎说：

“因为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我什么也不会承认。而我们一起在这里说的不算数。因为只是你与我意见不同而已。”

“一点不假。”

“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办？”

赫尔克里·波洛说：

“我要尽一切努力说服当权者给卡罗琳·克雷尔免罪。”

埃尔莎笑道："多荒唐！免一个你并不知道犯没犯的罪。"她又说："那我呢？"

"我会在必要的人面前说出我的结论。要是他们决定有可能对你立案就让他们立案吧。我可以告诉你，没有足够的证据——只有一些资料，而不是事实。并且，除非有足够的理由，他们不会想要对你这样名声显赫的人立案。"

埃尔莎说：

"我不在乎。要是我得站在被告席上，为我的生命抗争——也许有点意思——有点刺激——叫人兴奋。我兴许——会很乐意。"

"你的丈夫不会乐意的。"

她盯着他。

"你以为我哪怕有一点点在乎我丈夫怎么想吗？"

"不，我不认为。我觉得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意过别人怎么想。要是在意过，你兴许会幸福得多。"

她连忙问：

"你怎么还替我惋惜？"

"因为，我的孩子，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学。"

"我得学什么？"

"所有的成人的感情——惋惜，同情，理解。你知道的只是——曾经懂得的——爱和恨。"

埃尔莎说：

"我看见卡罗琳拿毒芹碱。我想她是想自杀。这样事情倒简单了。而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了。他告诉她丝毫

不在乎我——他在乎过，但是一切都结束了。他一画完就让我收拾东西走。她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

“而她——觉得我可怜……你能理解这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找到了毒药给他服下，我坐在那里看着他死。我从未觉得那么青春焕发，那么快活自在，那么充满力量。我看着他死……”

她一挥手。

“我不知道我是在杀死我自己——而不是他。后来我看见她中了圈套——那也无济于事。我伤害不了她——她不在乎——她全都逃脱了——有一半的时间她的心都不在那儿。她和艾米亚斯都逃脱了——他们在某个我找不到的地方。但他们没有死。死的是我。”

埃尔莎·迪蒂斯汉姆站起身来。她走到门口，又说道：

“死的是我……”

在大厅里，她从两个就要开始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身边走过。

司机打开车门。迪蒂斯汉姆夫人钻了进去，司机替她把毛毯围在膝盖上。